旅行雜誌



大金瓦寺

第十九卷第七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

中國旅行社印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服務社會

促進地方生產

輔助工商實業

營業要目

存款 — 放款 — 匯兌 — 貼現 — 押匯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重慶嘉陵新村二十一號

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illegible] 宜賓 瀘縣 自流井 樂山 [illegible]橋 [illegible] [illegible] 綿陽 南充 [illegible]陽 西安 寶雞

中國旅行社經辦招待所食堂一覽表

自辦

- 中國招待所　印度加爾各答
- 重慶招待所　青年路
- 北泉招待所　北碚北溫泉
- 海棠溪招待所　重慶海棠溪
- 成都招待所　騾馬市街
- 內江招待所　交通東路
- 西京招待所　西安尚仁路
- 貴陽招待所　科學路
- 商務酒店　昆明巡津街
- 黃山招待所　黃山紫雲集

與運輸機關合辦

- 合川招待所　民生路
- 南充招待所　紫竹街

與鐵路局合辦

- 寶雞招待所　二馬路

公路局委辦

- 綦江招待所　車站內
- 東溪招待所　承平路
- 桐梓招待所　車站內
- 桐梓支所　中北街
- 烏江招待所　車站旁
- 馬場坪招待所　車站對面
- 晴隆招待所　晴隆城內
- 曲靖招待所　北門新市場
- 黃果樹食堂　車站內
- 瀘縣招待所　藍田壩
- 敘永招待所　西門萬壽寺
- 畢節招待所　雙井寺
- 咸寧招待所　萬壽宮
- 寶威招待所　下陽街
- 赫章食堂　車站隔壁
- 廣元招待所　北街
- 褒城招待所　車站旁
- 廟台子招待所　張良廟內
- 邠縣招待所　汽車站旁
- 平涼招待所　牛市巷
- 華家嶺招待所　車站旁
- 天水招待所　天水中正門

地方政府委辦

- 蘭州西北大廈　左公西路
- 蘭州思危齋招待所　蘭園
- 華清池管理處　臨潼南門外
- 皖南招待所　屯溪栗樹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九卷　第七期　目錄

編者與讀者……編者……一

山水風物

論山水欣賞與雁蕩風景……蔣雁山……二

紀游篇章

天竺訪勝記……周祥光……五
關中游憩觀感錄（下篇）……邵潔秋……九
峨嵋四勝……黃大受……一五

旅程紀述

五千里流浪追憶錄……農暇……一九
旅行在昆明與元謀間……黃一湛……廿四
黔東行……常楓……廿九

地方素描

塔爾寺觀光記……盧健年……三二
遊學西康追憶錄……唐翹平……三六
疆蒙拾零（續）……陳國鈞……四三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illegible]

邊疆游蹤

康藏途中……梅幼雲……四六

南洋專著

荷印游紀（二）……章力生……四九

台灣調查

台灣風物雜記……陳純仁……五六

海外游蹤

錫蘭探勝記……昆志政……五九

古跡搜求

唐太宗昭陵……何正璜……六四

補白摘拾

話四川話……下江人……（8）（18）（35）

南華遊記……王直民……四一

某縣「百泉」……何敏先……四二

入步緬懷錄……周素珊……五八

川滇線上的藏城——節……鄧德定……六六

第十九卷第八期要目預告

戰後中國游覽計劃……朱立人
重慶東泉記……陳慕羣
（以上二篇爲本社主辦之大學生徵文評選第一二兩名）
峨嵋攬勝記……松廬
峨嵋之戀……黃大受
從天津歸來（上篇）……欣之
滇游散記續篇……高萬峯
一羣流亡孩子飄泊到秦西……焦光政
滯跡色許寺……梅幼雲
荷荷游紀（三）……章力生
壇站識小錄……程志政
恒河三角洲上加城風物掇拾……姚一覺
重慶到紐約……孫家謙

旅行雜誌徵稿簡約

一　旅行雜誌發刊宗旨在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介紹各地風光報導旅行實況

二　凡關於地理歷史風俗人情交通生產旅居行程及其他各地各種情況之材料以散文遊記小說等形式表出者不論創作繙譯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三　譯稿請附寄原文否則亦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地點詳細敘明

四　來稿請繕寫清晰勿用鉛筆勿多塗改俾減排印困難

五　稿末請註明現在及永久通訊地址並加蓋印章俾便發表後支付稿費時以憑核對

六　稿費每千字自五百元起於刊登後由本社專函送奉並檢贈本期雜誌一冊

七　投寄之稿本社有增刪更動之權

八　投寄之稿如未能刊載除事先聲明並附掛號郵資者外概不退還

九　投寄之稿若本誌尚未刊載他處已先行發表者即不致酬

十　稿件請寄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中國旅行社出版科

編者與讀者

遊賞山水的情趣，全靠各人的領略意境和當時的情緒而定。所謂意境者，便於怎樣去認識山水，對於山水認識，各人見解不同，因是，就造成若干意境。各人選自己嚮往的意境，領略山水的奧妙，更配合游覽時的情緒，攀躋登涉，勇邁直前，便感到極大的情趣。所以游觀之士必求怎樣欣賞山水爲第一要義。在擺裏，我們鄭重地紹介蔣雁山先生所寫的「論山水欣賞與雁蕩風景」，他告訴我們欣賞山水的方針，揭櫫了美，奇，古三個要訣，換句話說，備具了這三種欣賞因素，會造成一個認識山水的意境。

因認識山水而聯想到游覽，在中國古代，享受山水清趣的人，以高僧和隱逸之士爲多，就如蔣先生提供的，自謝靈運開始吟咏山水以後，田園與山水爲詩國中的二大領域，而畫家渲染描寫，又有南北兩派之別，這些，都只說明游覽享受，只限於少數人士，今交通事業進展，游覽名勝，纔逐漸普遍，在此次大戰以前，歐美各國，極力倡導游覽，我國各階層，亦養成旅行習慣。我們願望戰後，游覽事業，當能有所發展，而享受山水清趣，亦可期其普遍，所以欣賞山水意境的養成，在這點上仍須其重要[illegible]。

周辭光先生的「天竺訪聖記」，雖是一篇佛事旅行，但內容所提示我們的，有關於佛教哲學之精義。當作者接受象長拉氏所贈鮮花時，作者說：「吾聞娑婆世界，穢惡污泥，不能與天心相近，祇有苦無樂，有煩惱而無清淨，見花思佛，彌增感慨……」作者此次由加城訪問印，往摩萬里，歷時一月，訪晤當代兩大哲人，所得甚多。其游訪講演之結論，共有三點：（一）人類由凡轉聖，並非不可能，且有方法可行，但必須視吾人心智堅毅與否而定，（二）國家強盛與否，須視其民族心思才力所集結者爲何？（三）吾人必須發大願，起大悲，爲世界人類和平前途努力。這些見解，都值得我們接受而予以消化的。

自神聖抗戰發動迄今，已有八個整年，我們記得，在每一回戰役結束以後，旅行雜誌必收到若干篇流離失所的逃亡紀錄，其中有可歌可泣的事實，有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慘痛遭遇，所以我們把這七八年來的刊物，陳列案頭，展閱紀載，立刻就得到許多回憶，這些敵人所造成的血海深仇，是永遠無法消滅的。去年，敵人又發動兩次攻勢，一爲河南之役，一爲湘桂之役，把我們同胞逼上流亡線上，飽嘗人世間最悲慘的生活，本誌第五，六兩期所登的「豫南二千五百里」，是描寫湘桂撤退的經過，這一期所發表的「五千里流浪狼狽錄」，[illegible]南戰事的實況，雖然作者僅寫了此段的旅程，但是字裏行間，也可窺見奔波道路之狼狽情形了。

昆明西北角元謀縣，離昆明不過四百里的路程，未有公路可通，[illegible]旅伴過多，[illegible]從昆明步行到元謀，[illegible]「[illegible]元謀記」一文，就是寫述途中的情景。元謀，一個很陌生的地名，但從昆明到那邊，路上要經過許多路險。作者以直率的筆調，寫出一路的生活，很是動人，如路過三叉溝，看見了可疑人物，大家舉槍在手，形勢緊張極了，以爲遇到匪徒，然而結果竟能平安過去，可以說這一段旅行，是不平凡的。

班禪十世在寧行坐床大典，雖得周傑年先生躬逢其盛，爲我們寫了「塔爾寺觀光記」一文。場面相當偉大，千百喇嘛前呼後擁，從班禪十世的住所出來，到大金瓦寺行拜佛禮。所謂坐床者，是一半像床，一半像椅的椅子，小佛爺坐在上面，接受數千活佛和喇嘛的膜拜，經過了坐床大典後，這七歲的孩子，便正式做塔爾寺的主人。我們讀了這一篇文字，深深地感到宗教的魅力是如何偉大呀！

蘇劫雲先生的「康藏途中」一文，告訴我們由雅安到甘孜的交通工具，作者說，到康定後，常稱見「烏拉」這個名詞，烏拉，是[illegible]給[illegible]人當差的牧馬，而管理烏拉的人，都稱的「烏拉娃」。作者描寫烏拉在大雪山中的功勳，而烏拉站的設[illegible]，尤其國力稱道，又說明了在那設站行中必有採用烏拉的理由，可供後去的人參考。

台灣在不久可以解放了，[illegible]國人[illegible]一般人對於台灣的[illegible]，在第五期的本誌，我們已介紹過一篇「台灣[illegible]及其習俗」，這一期又登載了「台灣風物雜記」，從這一篇記載中可以知道台灣是一個物產富饒，風光明媚的地方。我們希望台灣光復以後，國內人士前往遊覽，將來能有更詳盡的遊記，貢獻於讀者。 編者

論山水欣賞與雁蕩風景

蔣雁山

瑰麗的大自然，早已成爲古今詩人歌詠的對象。在中國晉陶淵明首創爲田園詩人之宗，謝靈運開始吟詠山水，於是田園與山水，便成爲自然詩歌中的二大領域。唐代繪畫亦與起，北派有李將軍的金碧山水，南派有王右丞的水墨山水，到宋元以後，寫意畫盛行，一般畫家，寫些烟雲，繪些山石，以寄胸中的邱壑。於是山水在中國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更爲提高。原來中國士大夫的思想，在表面上是儒家，骨子裏却是道家「學而優則仕」，總要做官，當然在廟堂上發展其兼濟天下，要是官做不到，便只有隱居山林，修養心性，遂而過着道家的生活。因爲儒與道，原爲中國文化上的二大遺產。山的剛强代表陽，水的柔和代表陰，以至於白雲的無心出岫，山花的自開自落，這一切象徵着宇宙法則的默然運行，無爲而無不爲。山水環境適合於道家思想的體系，並進而爲士大夫所接受，自無疑問。時至現代，生活的匆促，已不容人在自然的環境中，存太多玄學的憧憬，可是優美的山水，仍爲一般人士旅行遊覽的目的地。則山水的吸引人，除了玄學上的魅力外，當另有其他值得令人欣賞的原素。這原素，我認爲不出美，奇，古三項，分別論之如下：

一、美　美是構成名山水的主要成份，詩人之所以歌詠山水，畫家之所以繪寫山水，是因爲山水本身，含容無窮美的元素，並爲歌詠與繪寫的資料。按之美學理論，美分爲壯美與幽美二類。所謂壯美，便是中國人所習稱的陽剛之美，幽美則是陰柔之美。譬如泰山的巍峨高聳，雄峙天半，屬於前者，而西湖的平波漣漪，煙柳如畫，無疑的屬於後者。據一般美學家的見解，壯美情緒的發生，起於下列兩種情況：一爲精神上之不可克服，一爲感官上之不可計算。在山水的欣賞中，壯美的情緒，大多起自數量的不可計算，連帶而引起精神上不可克服的感覺。所謂數量的不可計算，並不是眞正的不可計算，實際上無論怎樣高的山峰，闊的河川，沒有不可計算的，但是在直覺的觀照中，一剎那間感覺那數量之巨，似非人力所可計算，於是，精神上感到一種壓迫，起了反抗的意念，而壯美的情緒，也就隨着發生了，幽美的產生，是起於一種使人感到親切和喜悅的感覺，淙淙的流泉，是幽美，而轟轟的瀑布，却是壯美，因爲瀑布太偉大了，使人敬而遠之，而不能使人親近的緣故。綜上所論我們欣賞山水，首先要把握住是壯美，抑是幽美的特質，其次，一個人每一瞬間眼簾所接觸的，可以說都是一幅幅的畫面。山水所以有欣賞的價值，值得人讚美，就是天造地設的一幅幅美的畫面，使人移步換形，到處流連。故欣賞山水，要具有欣賞圖畫的態度，看看這畫面中的古趣，諧韻，風采和氣氛，在構圖上是否勻稱，在情調上是否和諧，在色彩上是否協調。（於此我們可以知道人工建築物在天然風景中如何配合的重要了。）不過更進一步，我們認欣賞山水，並不止於靜的畫面爲已足。當徘徊山水佳處，澗籟聲，松濤，鳥鳴，以至於

五四一〇〇八

鐘鳴梵唄聲，在在增加山水的音樂性，而同時雲影的飄忽，日光的推移，以及曉星夜月，朝烟暮雨，使景色變換，隨時而異。故山水的欣賞，實是空間和時間二種藝術的綜合，不單是繪畫底，而是戲劇底，欣賞山水，必須出於欣賞戲劇的態度，方能盡欣賞的能事。

二、奇　奇不是構成名山水的主要原素，而是補充原素，因為單是奇並不是美，不能滿足一個人在藝術上的衝動，可是山水中有了奇，不論是形象的怪異，或是音色的變幻，却能使景色生特殊的美感；即是說：畫面湧出特殊的構圖，或是在大自然的舞台中，有着特殊的情調，超出於平庸，使美更顯得新鮮，明銳和强烈。例如黃山的雲海，峨嵋的佛光，與其說是奇景，毋寧說是罕見的美景。有時奇的極度發展，即使並不美，且也很吸引遊人，因為它雖不能滿足一個人的愛美心，却能滿足好奇心。金華北山的三洞，便是一個好例　像冰壺洞黑漆漆的一個洞口，懷着戰兢的心，摸索下去，滿耳只聽到嘩喇喇的水聲。拿火來照，隱約看見一條瀑布。在洞中噴薄而下，不禁為之叫絕。這與其說是美吧，很難說，可是奇却奇到極點。無疑的，奇應為山水欣賞中的一個因子。

三、古　所謂古，是指與歷史發生關係的古蹟而言。這種古蹟，也僅是一塊殘缺的斷碑，或僅是一座古建築物的遺址，除了考古家，說來實無多大意義。可是一個人的意念，多少有些歷史的累積，而「人生幾何」的感想，又是任誰免不了的，於是當我們徘徊在山旁水涯，若是撫摩到一塊前代的碑石，不期而然的使人將意識世界，追溯到百年或甚至千年以前。懷想那時的人物時代，再推想未來的世界，於是當前這不隨人世滄桑而改變的山水風景，便另具一種非初次目睹時的意義　這個古的價值，純由一個人的懷古心而起。可是古蹟，為什麼在山水中更激發一般人的情緒呢？因為當我們欣賞山水時，正是徘徊的時候，吟味的時候，意念正是充分的「生的門脫兒」，所以小小的刺激，也能引起極大的波瀾。假使我們在忽忽趕路的時候見到路邊一座古墓，除了考古家們，那是多半掉頭不顧的。

以上所論山水欣賞，可以說美是為滿足一個人的愛美心，奇是滿足一個人的好奇心，而古是滿足一個人的懷古心。並且這也專指「欣賞」二字而言，若是地質學家去遊山，他還要砍石頭，生物學家去遊山，還要採標本。這是欣賞以外的事，自不在我們討論之列。

既講了一般的山水欣賞，便可進而論雁蕩的風景了。

一般人批評雁蕩風景，皆給它一個「奇」字，以與峨嵋的秀，匡廬的偉，黃山的峭，泰山的雄相並列。這大概已成為的論了。雁蕩的奇，主要是山峯巖石，酷肖各種人物禽獸的形態。誠如前節所論，因為奇，更增加了美的新鮮和別緻，例如從謝公嶺上望老僧岩，一個光頭大袖的和尚側影，前面是一口大鐘，陪襯着森森松柏，就是最好的剪影畫，也不過如此。至於說到雁蕩山水的美，大致是屬於壯美一類的。因為拔地而起的奇峯，橫亘天半的連嶂，其色相皆極莊嚴而偉大。更因為雁蕩的風景，主要皆在谷底，山環水複，負有盛名的峯如合掌峯，天柱峯，瀑布如大龍湫，西石梁，門如顯勝門，必定要走到相當近的距離，方才突然展開在眼前，這樣子，更增加了直覺的觀照中，一剎那間數量的不可計算性，於是景色更顯得壯美。不過所謂壯美也不是一概而論的。

以雁蕩這樣景色繁富的名山，主要特色雖是壯美，其中自也包含不少幽美的景色，例如波紋如錦的錦溪，一泓碧綠的仰天湖以及烟雨迷茫中的五峯山。至於如大龍湫的在壯美中包含幽美，在後詳述。最後說到古蹟一項，則因爲雁蕩開闢，在諸名山中爲最後出，古蹟很是貧乏，但我們若一讀古來名人的遊記，則對景生情，也不能自免於思古的幽情了。

雁蕩除以拔地的奇峯構成主要景色外，據蔣維喬先生的意見，當有三特色，爲他山所無：一是瀑，他山的瀑布，大都是沿崖而下，循一定的軌道，而雁蕩的瀑布，則懸空垂掛，隨風飛舞，如大小龍湫，三折瀑，散水岩等。一是洞，他山的洞都是幽深與秘向內發展，而雁蕩的洞則高大軒敞，可憩可居，如觀音洞，北斗洞，空明洞等。一是嶂，他山很少見，而雁蕩則削壁連天，橫亘數百丈餘，爲數不鮮，如鐵城嶂，屏霞嶂，連雲嶂等。蔣先生游蹤遍中國，所發表的意見，且必有相當根據。觀乎此，也可想像雁蕩風景的大概了。

我們既泛論了雁蕩的一般風景，若再拿雁蕩最負盛名的兩處風景，——靈岩和大龍湫瀑布，作一較詳細的概察，或者所獲得更多。靈岩由天柱，展旗二峯相對，構成了大門。天柱是拔地而起，二百多公尺高的巨峯，略肖柱形，其所象徵的渾厚，堅實和蒼勁，可說盡善盡美。展旗峯橫列如屏，在氣勢上是與天柱相頡頏，進了門便是一塊小平地，背面屏霞嶂，倚天而峙，石色斑斕如晚霞，嶂下映帶一片滿滿的綠竹。在整的西邊，沿有臥龍溪水，有雙鸞，獨秀，重樓，捲圖，卓筆諸峯，以及往昔以石鐘乳懸成龍首著名的龍鼻洞，而溪水繞流，便是小龍湫瀑布，在整的東部，則有石屏峯和天窗洞。在這樣面積不及一方公里的整中，聚集了雁蕩所有足以驕傲於他山的四大景色：——奇峯，飛瀑，明洞，連嶂，而其排列是這樣的謹嚴而有規律，在情調上是全然的壯美，而這壯美又不流於滯重，却有着合於韻律的變化，只要我們細心體味，便隨處可以見到一幅幅和諧的畫面，同時聽着小龍湫潺潺的瀑聲以及靈岩寺的晨鐘暮鼓，使人爲之神往不已。這眞是極山水的大觀，而堪當爲雁蕩的明堂了。其次說到大龍湫瀑，凡是瀑布，總是愈高愈大愈顯得美，因爲高與大，都是壯美的元素。大龍湫瀑布高度在一百九十公尺，當大雨過後，流量大時，自然聲勢澎湃，極壯美的能事。但大龍湫之妙，並不在此，因爲大龍湫的石壁，作九十度以上的傾斜，所以瀑水完全懸空。當流量不太大時，水從一九〇公尺的高度下落，到相當高度：水柱已散成水箭，這時候，只要從剪刀峯旁吹進微風，便足以吹動瀑布。於是瀑布飛舞了，一霎兒往那邊，似要去打擊那岩壁，一霎兒往這邊，似要灑你一頭的水。而瀑水愈到下面，水箭變成大水點，大水點變成小水點，而小水點則一部份變成濛濛細雨。於是灑在一泓澄碧的潭水上的，不是轟轟的水聲，而是一陣清脆的雨聲，像雪珠打在銀冰上，這情景，你說壯美吧？岩壁之高，害你抬起頭來要頸酸，確是壯美。但瀑布的水，却又是這樣的柔弱，這樣的靈幻，運動的軌迹，完全是不使人生粗率生硬之感的柔和曲線，那我們又只好說它是幽美了。瀑水的幽美，使你想親近它，但它又太高了，使你無從親近它，這兩者似是矛盾的，但却錯綜相生，使人有異樣的美感。所以我說：靈岩的風景，是壯美的，而大龍湫瀑布是壯而兼幽美。靈岩的謹嚴，似杜少陵的七律，而大龍湫的飄逸，則似李青蓮的七絕，靈岩的慷慨磊落，似張猛龍的北碑，而大龍湫的秀媚多姿，似王逸少的行草。以人來擬，靈岩似儒者，他身長七尺，朝冠端服，於學無所不通，而且德行堅貞，凜不可犯。而大龍湫則是美人，她亭亭玉立，飄帶隨風，明眸皓齒，如凌波仙子。極美麗，又極聰明，你要親近她，她躲避你，你要離開她，她又反顯得親近你了。地中游的碧波青容，曾使歌德小說中的迷娘，懷着若斯深切的遺憾，同樣這大龍湫靈幻的瀑水，也成爲遠行遊子，懷鄉的永遠迷戀了。

五四—〇一〇

天竺訪聖記

周祥光

回憶兩年前，余由祖國負笈來印，先後就讀於國際大學及加爾各答大學，於師友研討印度哲學時，進而聞及印度當代聖哲阿羅頻多Sri Aurolindo及拉摩禪師Sri Raman 之名，使余發生了宗教熱情之嚮慕，彼輩均居於南天竺，更增余長途旅行之興趣，理想終必成爲事實。余終於在今年四月二十四日見到了聖哲阿羅頻多及拉摩禪師，使余在生命之征程上，添了光輝而可足紀念之一頁！余於四月二十日下午，離開加爾各答 Calcutta ，溽暑炎炎，去作數千英里之長程旅行，不免使人氣餒，但宗教信仰之熱情，鼓勵我前進，當時送余到車站的，除印友數人外，尚有加城中華學校之全體學生。不久，汽笛一聲，車即轆轆南駛，車沿海邊而行，入在車中，遠望孟加拉灣，一片碧海汪洋，近視田疇，春草綠色，佛國風光，有似故國江南，誦後主詞，「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不禁神往。車中尚有盟友若干人，新自中國來此，彼輩在吾國，或在第十四航空隊工作，或在甸緬路擔任救護事務，對於吾人對日抗戰，軍民英勇，備致欽慰，彼此相談，亦解旅途寂寞。兩天車中，殊感困頓，在二十二日午間，安抵馬德拉斯Madras，此爲英領印度三大管區之一，離加爾各答約一千一百英里，假若以吾國里程計算，差不多自廣州至北平矣。馬城雖不及加爾各答熱鬧與繁華，但市街清潔，建築整然，頗具現代都市風光。余由馬城中央車站 Central Station 下車後，即偕印友 Singha 信哈 Shanti乞寂及格斯沙彌 Goeswami 三人，將行李由人力車運至伊格摩車站Ergmo station待車室，遂走訪當地僑領鮑李諸先生，蓋聖哲阿羅頻多居於法領邦迪遮里Pondicherry，火車至該地，須在晚間開行，故利用白天半日時光以訪友兼視馬城風物。當地華僑約有一百多人，以粵籍僑胞居多，鄂粵兩省次之，彼輩多開設餐館，鞋舖及鑲牙爲業，皆能刻苦奮鬥，對於社會公益事業，頗具熱情，且甚得當地英印人士之愛護：去年保前總領事君建（現任駐秘魯大使）視察來此，曾囑其成立華僑聯合會，用資團結，而固情誼，一載以來在鮑賢儀，李如杰，孫慶田諸君努力之下，頗具成績，出錢救國，更不後人。彼輩聞余至，皆來相問訊，祖國烽火漫天，吾等今能在佛國相聚，亦人生之樂事也。迄晚七時，車由馬德拉斯向維拉坡 Villapuram 開駛，乘客至爲擁擠，彼輩或赴錫蘭 Ceylon 或去屈麥若土邦 Truvancare Stale ，車中尚有一僑布商人，出身於馬德拉斯大學 ，與余相談，欣欣以印度保持固有文化爲榮，余亦答之中國亦保持其四千來之民族文化，不過衣食住行方面，係西洋之文明，文化與文明係兩事，汝不能見余穿西服，即目爲西洋文化，此則大誤矣，彼亦曰諾。夜十一時車抵維拉坡車站，余下車赴待車室，迄明晨五時，始搭專車赴法領邦迪遮里，晨七時即達目的地，旋有一印度學生前來相詢，周君祥光來此乎？余答曰周君即余也。此生名阿育王Asoka 爲印友梅斯拉教授 Prof. S. K. Mitra 囑來相迎

接者，乃同車赴阿須鑑 Aasam（義爲宗教研究院）途中即遇梅教授，略事寒暄畢，余則赴古爾岡大廈Gol Conda Dri-lding 休息，此屋計四層，具長方形，爲日本某名工程師設計，每層約二十餘間，每人各住一間，至爲舒適。管理此屋者，爲英人梅農女士 Miss Mona，見余至甚欣喜，吾輩居此，祇有靜的感覺，而無亂的心情；此屋建築費欵達印幣十多萬，爲海特拉巴土邦王帝所捐贈 聖哲阿羅頻多設有阿須鑑一所，以爲傳道之地，房屋百餘幢，位邦城之東，臨孟加拉灣，風景清幽，宜於修眞，阿氏今年七十四歲矣，鶴髮童顏，道貌岸然，望之令人肅然起敬，阿氏幼時，畢業於英劍橋大學，通拉丁，希臘，德，意，英各國文字，對於梵文巴利文尤屬專精，曾任布洛特土邦及孟加拉省公立學院院長，嗣因鼓吹印度獨立，參加實際政治活動，組織國家主義黨，自任領袖，及其胞弟組織革命團體，犯有嫌疑，被捕入獄，終以證據不全囚禁年餘， 始獲自由，阿氏即於獄中 ，專事瑜珈，而得證道，後遂飛錫至邦迪迦里，繼續潛修，發刊「梵」雜誌，以其悟證所得，昭告世人，並揭生命神聖之理，欲期衆生同登彼岸。三十五 來如一日，精進之勤，殆可想見。阿氏於一九三〇年起，即默然無語，不與任何人接談，但與聖母梅拉氏論道，則爲例外。聖母梅拉氏爲法人。今年六十四歲矣，幼時，具修眞之願，及長遂以訪道爲事，足跡遍世界各國，迄一九二〇年，她由日本來印，遇阿氏於邦迪迦里，彼此相談，契然有悟，遂與阿氏共同致力生命神聖事業，所謂生命神聖云云，要使人類由凡轉聖，並協同阿氏主編「梵」雜誌，今日阿氏弟子呼之爲聖母 ，對阿氏則稱師尊焉。聖母每日早晨，必在庭園散步，斯時，衆弟子皆鵠立於旁，合十致敬，聖母微笑相答，備見慈祥。晚間例有參禪一課，院中弟子羣坐於捨生樹下，收斂心神，期與太虛同一，捨生花香，微風拂面，此時此景，眞有如阿彌陀經上所云之七寶莊嚴極樂國也 靜坐一小時後，益覺身心舒暢，吾人能破除我執，達無我之境，則此眞我，即是上帝，道非遠人，其人自遠；斯時，吾輩復一一參見聖母，蓋此夕爲聖母來此修眞二十五週年紀念，院中小徑，遍插鮮花，余頂禮時，聖母微笑，慈祥之意露於面上，並賜鮮花一朵，留爲誌念，此花清淨，此花神聖，吾輩娑婆世界，皆染汚泥，不能天心相近，祇有苦無樂，有煩惱而無清淨，見花思維，彌增感慨！余將此花，置於案頭，虔誠致敬，敬花即敬天心也。二十四日晨，阿氏以其主要著作，生命神聖 The life divine（歐人視爲二十世紀之哲學鉅著）梵經論評 Fssay on the Gita，依修奧義書Isu Upanishad及瑜珈基礎 Basis of the Yaga 等十多種，親筆簽名見贈，聖母亦然，彼老二人，更以其近影，簽贈余，余也不敏，得此殊遇，來日唯有遵二老訓，爲人類生命神聖事業，盡一分力，以圖報耳。下午二時，爲吾輩在家弟子，向阿氏頂禮朝見之辰，連同修道院弟子在內，約四百人，來自南北各地者亦約百人，其中十九爲大學名教授，英法人士亦多，斯時阿氏與聖母共坐於一室，阿氏居右，聖母居左，吾輩各持鮮花一束供獻，余向二老頂花時不覺精神充實，雜念俱消，阿氏衣白色，印度常服二臂袒露，鬚髮現金黃色，精神矍鑠，道貌岸然，身體魁梧健壯，聖母則衣印度沙麗，二老見余至，俱微笑相答，此一剎那，即余與阿

羅頻多氏姻緣所自。事後聖母曾詢阿氏曰！汝見中國青年周君來此訪問乎？阿氏曰，余知之見之矣，此人具道器，對於生命神聖事業，當有作為，印人聞之，益為敬慕，蓋每年請求參訪者，不下萬人，能邀准者，數百人而已，而得阿氏頷可者，則更鮮矣。昔日美國威爾遜總統之女公子亦來參訪，小住而去，余在阿氏阿須篤中，時達半月，每日除看書外，則與阿氏諸大弟子，如N. K. Gupa, Pavitala, S. K. Milra, Nirada Ray, Purani 等研討生命神聖哲學問題，余亟先以吾國宋明理學問題，闡明印度哲學能與瑜珈，證相合，先明真理，而通常理，中國哲學則從事理中去體驗真理，方法雖屬有異，究竟目的則同，佛言宇宙真理祇一，衆生所見不同耳？阿氏所創生命神聖學說，為現代唯心學派中之一大學派，印人視為二千年前大聖人之再生，印度文藝復興之靈魂，昔日詩翁太哥爾先生往訪阿氏後而作詩曰：阿羅頻多，其受余之頂禮膜拜乎！今日見汝皆智慧，他日再見，則余無言歌誦矣！其受余之頂禮膜拜乎？法國文豪羅曼羅蘭亦曰：阿羅頻多集歐亞哲學文化於一身，而調和之，其敬佩之情，於斯可知。阿須篤中設有圖書館，銀行，工廠，醫院，並附設小學一所，學生百餘人，皆院中修道士之子弟，以習英法印文為主，其他學科次之，圖書館中藏書達數十萬卷，以英法印文為多，並出有一隊生季刊十種，為瀠弟子寫作園地，邦迪迦里為法領印度首都，設有總督府，高等法院，法國巴黎大學在此亦設有文理學院，及法學院，余曾往文理學院參觀，院中學生約數百人，講授一律用法文，法學院則附設於高等法院內，另有醫學院一所，因余不暗醫學，故未前去參觀，當地印人都能講法語，不暗英語，所有商店招牌：十之八九都用法文及塔米爾文Tamil二者並寫，余曾與文理學院註冊主任相談，倘若中華學校畢業學生可否選入學院，彼答曰如知法文則可，否則須補習一年方可，余在邦城小住，頗感舒適，終因校中事務太忙，不能久留，乃於五月五日搭車返馬特拉斯，是夜離邦城前，余向聖母告辭並述明余來日對生命神聖事業之志願與前進計畫，備蒙一一指示予以許可，院中各友好皆送余至車站，車於九時開行，明晨七時即安抵馬特拉斯矣，翌日印友Sethasaman前來，陪余至馬德拉斯大學參觀，馬大位在海濱，風景清幽，設各數十黌，其中省立學院，規模最大，適值學校放暑假，未能詳細參觀，僅至圖書館流覽一遍，該館藏書達數百萬卷，關於印度哲學書籍，即有十餘萬卷，惟有關於吾國哲學者，則祇有一本老子道德經（英譯本）外人欲研究中國文化，因語言文字所障，吾國學人通中國文史而又兼通外國文者甚鮮，以致不能將吾文化移植國外，殊可痛惜，嗣遇奈格坡大學哥斯伯教授Prof. M. Goespel於旅邸，彼此討論瑜珈哲學問題頗為相得，遂搭車同赴鐵路那馬里亞城Tiruvanamalai謁那摩禪師Sri Raman，晚七時車由馬城動身，翌晨抵鐵城，該地多山，氣候最熱，午後不能出門庭一步，困坐室中，入晚始覺涼爽，余抵鐵城後，與哥斯伯教授同住於來易博士Dr. Roy家中，來易博士為馬特拉斯大學名教授，近因年老退休鄉間，從那摩禪師專事養尼瑜珈（中國所謂禪學）之術，余謁那摩禪師時，乃以鮮花水菓敬獻，渠見余至，微笑點頭相答，並囑余席地而坐，禪師坐於床上，默然入定，那摩禪師自己設有阿須篤一所，於

阿由之龍，在院修道者，亦逾百人，渠與其弟子日夕共坐一室，聚發一室，身上祇穿一條短褲，携一杖，餘無他物，渠教弟子也不以口頭文字相傳，乃以心心相印，或有人問之，如何開始參禪？渠即曰，誰是你？其言外之意，吾人今日之身，皆非真我，乃一假我，如能覓得真我，則此真我即是上帝，與宇宙同大，與天地合一，故那摩禪師之教實係達摩祖師一派真傳，其來中國者，形成了教外別傳之禪宗，如要覓得真我，必須破除我執，達無我之境，不染一物於心中，古佛所謂「雁飛斜過潭含影，影滅依然澈底清」之境界，然後見任何一物，皆具生意，亦天地之心，「溪身通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杜甫所謂「等閒識得東南闕，萬紫千紅總是春」亦見天心之意也。那摩禪師今年六十四歲矣，鬚髮已白，彼於十六歲時出家，其時彼正在馬特拉斯大學參加頭錄試，忽然證道，乃棄家坐於山洞中達十八年，其後功行圓滿，始下山授道諸弟子，設阿須盞於鐵城，今日印人咸稱為大聖人 Maha Rishi，余至印度書肆中，見每一梵文經典，都印有那摩禪師及阿羅頻多肖像，足見印人敬慕之情。余住於那摩禪師阿須盞中計四日，日夕與禪師共坐一室，雖說未能，亦略知文字般若耳。至關於那摩禪師及聖者阿羅頻多氏顯聖之事跡殊多，常人聞之，恐不合科學之識，姑不敘述。余於五月十五日返馬特拉斯，備承當地僑胞熱烈招待，私衷感激，十九日安返加城。綜計此次遊訪南印，行程萬里，時歷一月，先後參訪印度當代兩大哲人，使余人安心立命之學，益具信心，服務人類之願更形堅定，余返加後，曾召集中華學校全體同仁學生作此次遊訪演講並結論曰：

（一）人類由凡轉聖並非不可能，且有方法可行，須視吾人必實踐與否而定。

（二）國家強盛與否，須視其民族心思才力所集注者為何？

（三）吾人必須發大願起大悲，為世界人類和平前途努力。憶余幼時，讀新會梁先生三十自壽詩有「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遼廓立多時」句，雄心飛騰，不可遏止，茲願以此語與學人共勉之。

三十四年六月十二日述於印度加城中華學校

釋四川話（一）

下江人

祖父喊作「爺爺」，祖母喊為「奶奶」。稱父親為「老頭子」「老人」，伯父，叔父為「伯爺」「叔爺」。叔嬸母為「嬸娘」，未出閣門的姑母為「孃孃」。而老頭子一詞，正如「先人」一般的，可泛稱高曾祖。

夫妻名為「兩口子」。鄉人稱妻人為「屋裏人」，稱夫為「門前人」。「婆娘」，不僅村夫如此稱謂，每個角落，每一階層的人們，也常道及。

「兄弟」，本是分別出生先後的兩個名詞，却巧接到了一起，變成專指父母的幼子，與對人而稱的歉語。

喊小兒女為「么兒」，小弟弟為「么兄弟」，小妹妹為「么妹」「么姑娘」，幼叔為「么叔」，庶母為「么媽」，酒樓，茶館，旅店，飯館場所的茶房為「么師」，幫閒為「老么」，年高德劭，排行最末的老太爺為「張么老太爺」「李么老太爺」。

乎人們「故人」，曾客為「稀客」，歸客稀客．叫做「走人戶」。

分娩不曾滿月的產婦，稱為「月母子」。

關中游憩觀感錄（下篇）

傅湘秋

十四日晨起，脚力已蘇，與二晉客定計登華四峯，歸宿仍在北峯。早飯後，出觀門向南行，經擦耳巖仙人砭上天梯日月巖而至臥龍庵。擦耳巖者，石徑外低而滑，人行向內側，耳部每被擦傷也。仙人砭者，爬石而升，即上天梯所在，腹摩石棱，如受砭然，故曰仙人砭也。日月巖者。岩石赤白有圓暈如日月也，臥龍庵扼蒼龍嶺之䘏，而低伏如臥也。庵南則石級嶙峋，松濤謖謖，乃太華名山蒼龍嶺是也。嶺高五百丈，嶮巇如脊走，滑脫如魚脊，自北至南，維繫北峯與三峯間之交通，而東西石壁下削，數千仞，如無地然者。膽怯者左右一俯視，足即不能成步，韓退之痛哭斯嶺，投書與家人訣別所在也。清畢秋帆亦困於此峯作絕命書，後其同僚救護而免，足徵此嶺之可畏，大可依劉熙釋名之例，補一字曰，嶺，慄也。出爲登可慄懼者也，一笑。吾人談笑過此嶺，且作一詩：

北峯勢已畢，迫此蒼龍嶺。玉脊架嶒峨，香濤秋淸聲。一脊頸而過，萬樹維崖挺。雖無驚風嘯，虛殘鬼神影。容過千尺墻，如吐一骨鯁。今來望蒼龍，又復頸生癭。慰然屢敗人，危驚多哭哽。我乘忠信騎，誰敢嗟時眇。小小翻用兵，轉覺跨更猛。請登仰天池，蕭水吟日永。

過蒼龍嶺後，瞬息則至五雲峯。五雲峯者，玉女峯斷北之一峯也。峯可縱眺及東峯，有仙掌之稱，所謂仙人掌上玉芙蓉者是也。壁間有康南海所題詩，感和一章：

大踏觀捫破石頭，四娟同上五雲山。嵐煙已散諸峯翠，鐵[illegible]水滌。圖新玉宮迎日氣，夜留殘雪浴天湖。來時袖手仍相憶，猶寄知杳靄間。

更南行則玉女峯，迄今中峯也，峯上有石龜石馬古蹟甚多，石龜背上微凹無水，杜詩所謂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者，即謂此微凹之處背爲洗頭盆也。玉女峯，漢時人，服玉漿而白日飛升者，今則像爲女身，冠蓮花冠，非嚴非妙，香火極盛。中峯有龍潭一，傳漢武臨幸於此，漢武帝曾祀明星玉女，不知是否爲此峯耳？戲詩一首：

我歸太華峯，石骨卓嶙峋。峯峯方低頭，卉側仰有姿，玉女宅中央，皎立含虛曠。朝陽作右屏，落雁翻南向。惟有西峯秀，人蹈蓮花座。神容莊且嚴，貌馬麗儀仗。五雲爲之敵，九華排作帳。玉眼洗頭盆，食沐花雨漲。鬢影點秋星，玉月環梳樣。驚聞魏夫人，俗緣同宗仰。時彼杜陵叟，仙杖想自放。終身未能至，絲百徒相望。我生披馬後，流露惆悵訪。幸倚腰脚頑，放負登高唱。新隨或撥惑，試一爲前諒。

更東行則爲朝陽峯。峯，東峯也。東峯關北上至峯頂，可眺黃河，其背石壁粲然如指形，曰仙人掌。凡自東道遠來者，入潼關即見，立東峯上反不見也。傳說黃河華山初未分離，有巨靈神者，舒其仙掌，擘山爲五歧，是爲華嶽山，決河使東往，是爲黃河。唐之文人，舊有仙掌說，辨此甚詳。此種神話，如女媧補天共工觸不周山盤古開天闢地爲一型，甚無謂，姑就其誕說，作一詩紀之：

山川雄兩戒，華嶽踞厥長。絪縕含陰陽，混沌卽元象。河嶽初未分，浮峙苦紛披，傳有巨靈神，高蹻單仙掌，擘山爲五歧，決河使東往

。至今東峯出，奇蹟尙昭朗。亭亭芙蓉萼，婉秀初陽上。俯瞰折肺腑，溷濁愜汝質。黃河一帶微，潼關疑蜿蟺，焉知蝦與狂，坐覷雞村廣。登高望中原，慘澹飄秋爽，監國亦由人，鐵甲鎖斧鑕。何當乞巨靈，劈河一洗蕩。恐此非偶然，臨風默慨慷。

東峯崖下有鷂子翻身坡，言人之經往者，先正面後反面向崖，賴鷂子翻身也。更由其地可至一石阜，阜上有鐵亭一，亂石可對坐，本是漢隱士衛叔卿博叢，今則傳爲陳希夷與宋太祖賭華山之下棋亭矣。陳希夷，眞源人，唐末舉進士，唐亡隱居不仕，宋太祖太宗一再徵聘終不出，西峯且有希夷避詔崖，鐫其自題語云，九重恩詔，休教丹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肥遯者之僞語也，或衛叔卿博亭更爲陳圖南奕亭，亦未可知。准有予法後王之例，姑信爲下棋亭，作詩張之。

棋亭原衛叔，好事說圖南。兩宋傳心學，三峯重汗談。隱崖雲作合，恩詔風猶含。何處尋公語，翛然値攀酬！

下東峯而西南行入南天門，則爲南峯，蓋名落雁者也。峯最高，東西二峯幾及其腰，三峯合觀似一冠形，南峯則其梁也。從洗心屏南過長空橋至朝元洞，經過所謂𨂽𨂽棧，𨂽𨂽二字或可作業業，小心之謂，蓋華山之最險處，莫過是矣。正西有金天殿，西北則有避詔崖，正西爲白帝祠，杜詩所謂高尋白帝問眞源者，即其地。祠南則南峯絕頂，上有池常不涸，所謂仰天池，李太白曾至是絕頂，而云呼吸可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句前來，足見壯遊移人情，賦詩雖雕肝刻腎，終道不著一句也。予竊不自揆，亦綴拾景物而成一長歌。

一峯挺出壓一峯，南峯遙天帝座通。呼吸劇聽擡長虹，吐納萬丈青芙蓉。北辰名山擁宮中，題名紀時金天宮。南天門高夜浩塘，截天石擘愁鬼工。鳥飛不到惟浩鴻，老松盤繞蒙千龍。陡峭悄樹喑嵬，幽窈若闢蛟相攻。嘆花陰崖攢小紅，細字盤口說兒童。鹿鳴驛廢駐蹲蛩，呼象碑几戈戟雌。摩月手摘攀龍瀧，下方晴霧雷塞空。日車側過隨鴻征，亭午震打懷寒松。借問君從何處來，口吐古結吟清風。自從謝朓傳佳誦，驚人句絕驚發聾。少陵甚言力窮窮，西嶽賦文徒工，乃知造物若勝籠。快其耳目滌其胸，鄒說五年遊十谷，一朝洗盡登轉蓬。老子雖垢鴻蒙隨，黃帝此中控實駿，御六氣以遊無窮，壯哉此遊何時竅！城中非麥非糊籠，獨立天風吹斷濃，高爐闢步辭編束，作詩何取吟秋蟲。

西西爲西峯。西峯者，蓮華峯也。峯於三峯爲特秀，石紋斑駁如豹，巨石數塊，若不與峯相屬，如蓮之有蓬巢然者，即所謂摘星石也。峯極峻秀，愧吾詩僿野，不能狀之。

太華石勢逝相豪，離立猶雄也卑須，白帝祠前勝雨散，北辰壇外見山高，鯨鑒鍋鑑搴青漢，百態紛披批綺縷，木末芙蓉擎千仞，會危仙掌擘神皋。

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廣十里，見山海經，正指三峯而言，東南西三峯相距不過十里也。惟其削成，故三峯皆多石而少土，山中所見惟松石，松則奇古蒼鬱，石則巉峨獰狠，松濤有聲，松身松葉有色，石形甚奇，石骨甚寒，石峯有時而出雲，令人耳目應接不暇。予行五峯間竟日，歸途爰有太華頌松太華頌石二詩之作焉。

太華石高五千仞，太華松長五十尺，北風不逐猛虎行，臨淵突兀蒼龍出。人言山高松更高，誰知松有君子德，短柯曾充軒轅轡，片鱗遊是女媧石。五嶽獨佔翠峯，萬年花雨堆黃雪。鐵樹宮前玉非遠，老松猶帶女蘿枝。仙妃愁坐明星館，隱隱驚吟人半天。（頌松）

太華高寒境，絕俗遠僻適；惟森石盤陀，蜿蜒聯古松。石色蒼以碧，冷烈賦霜虹。鳥飛不到處，秦火入石宮。猿吟未敢渡，棄地化石淙。

五四—〇一六

白苔濕霧衣，黑草掛冰蟲。郊睒細偽睒，萬古青如銅。仰行礙日車，俯出凄哀風，失腳掛枯蘚，九魂鶴巢中。但恨明星館，不生女蘿叢，至今仙酒薄，飛擊登高窮。（孟郊華山詩：仙酒不醉人）很石久而善，坐我角茸茸，路險詔平心，勢聳被翻縱。雖先後轉易，交深堪始終，自疏風麗善，自銜導徒逢。中豈聞幾禪，到耳雜清鐘。頌君無世語，仙掌青濛濛。（頌石）

自南峯下行，再北為鎮嶽宮，宮有玉井，井居三峯之中，太華全山，結氣於此。井北五里，則二十八宿潭，詩所謂開花十丈者也。再北仍至金鎖關而出臥龍庵，回北峯宿焉。道士牛與樸索詩相贈，題七律一首。十五日晨七日下山。

紺宇分棲老子宮，知非離垢本來同。晚風遙解蒼龍蟄，曉課新戀白玉弓。習靜柴山雙未穩，養生辟穀豈相通。道人再見殷勤甚，此別雲臺豈說融。

下午仍乘肩輿返華陰縣政府，縣長鹿少雲糧食局長白在廷設飲相勞苦。決定十六日乘火車往臨潼。

西嶽欣逢東道主，南人長作北飛鴻。未生白髮憑黃獨，又酌清醪引翠筒。客路詩懷飄渭水，離宮月色隱臨潼。展痕珍重華陰縣，小醉留看柳葉紅。

十六日晨早班藍鋼皮火車離華陰，縣長鹿少雲到站相送。情意殷摯，看山東道主，得此不易矣。臨潼縣臨潼水而得名，華陰赴此約華里五十餘里。車中感念昔日劉項相持，鴻門宴會，今日洛陽淪陷，三秦震動之事，作詩一首：

暝色河聲動[illegible][illegible]，鐵騎上臨潼。閉門亡壯三秦動，嶽嶺藏龍兩戒空。大碗已飧編雁日，紅盤又看石榴紅。鴻門高會無多路，舞劍何人翼沛公？

是日上午十一時抵臨潼。下車有呼黃包車往驪山華清池。華清池本在驪山行宮之內，當時分龍湯芙蓉湯，今之楊貴妃，殆芙蓉湯也。一水溫淳，餘香儼在，想像昔日殿閣珠翠之盛，為之黯然！一騎紅塵妃子笑，貴妃於此啖涪陵荔枝，焉知漁陽鼙鼓，驚破霓裳羽衣一曲，身隨天子蒙塵於道路，而卒有馬嵬之變耶？驪山有周幽王烽火臺，此又先妃子而殉豔妻者，亡國破家相隨屬，何嘗不由寵嬖女性，何嘗必由女子負任其咎乎？感成古今體詩二首：

蔚啟驪驪山，水銀為江海。蔽火引牧童，發掘一朝敗。惟餘古溫泉，嵌礬潛洩瀨。甃隆[illegible]滌瑕，藏鑑能昭昧。貞觀銘有碑，開元尚濺瀨、侈起天寶初，行宮極雕繪。諸王雄第宅，三國羅珠翠。羯鼓催花綻，樁蓮越宵沸。宮嬪玉蓮房，貴妃龍湯內。傳聞華清池，蘭麝溢漪滄，舊愛深啼痕，新嬌混粉態。金詞伴未施，玉釵容自掛。流花婺白紅，驚鳧喻進退。焉知漁陽烽，遠與禍水會。傷心馬嵬坡，觸目鴉鳴堞。宵獵未多時，魂歸成絕代。總貽侍女笑，愴上昭陵拜。歎她謠矛頭，恩愛轉燈背。向非侈心生，[illegible]猜寧啟塞。鼙鼓爭湯沐，妃子亦何罪。今看欄楯施，尚微戟陛對。漾漾芙蓉波，中有怨娥淚。與亡人巧為，媚神豈存慨。浴德澡精神，探[illegible][illegible]山態。衣上松花香，且解凝脂穢。

如皋射雉事成空，孤注君王一笑中。早是西周成疾疢，（陸游詩，譬如周東亡，豈復須太疾）豈因獵犯屬英雄。時來魚躍登舟舫，運去龍藏人禁宮。兩代名山無限好，除臺猶帶夕陽紅。

十七日，自臨潼赴西安，住中山路花園飯店，訪門古蹟名勝所在地，旅館侍者，不知所對。因先驅車至府學街看西京碑林，碑林之碑絕貴重者，聞已他運，較佳者以厚泥塗封，惜字幾時為炸彈破片所碎，吾人眼福，為之頓減！然所開放之碑，蔭立室宇七八間，亦殊難得，可供竟日摩挲也。作西京碑林歌一首：

未央宮下芳秋草，咸陽古道晉陵杳，訪舊懷古十九非，欲尋遺墟無故老。國之監中古碑林，在府貞觀陳僧造。倘交聊後看石經，饑來文字

爪塡膺。蹲踞屐起翩躚，斂區秋堂爛奇蕊。可惜大碑厄泥封，碩人美目何由皎。初觀奏篆繹山碑，鐵畫漸肥非絕好。漢石始見會仙友，開母石闕未經討。張遷下逮敬使君，鄭文公暨爨龍顏，轉學篆隸爾取宗，何以不見貞珉我？始知唐人重晉帖，羲獻父子承垂紹。驪山太宗溫泉銘，閒挺似覺途良巧。河南出王能自立，此業千秋誰易道？懷素柿葉空一歷，匆匆豈眞敢言草？所嗟飾錐畫沙，與顏漏痕成高飽。公權官書行一時，後世吏楷相絕倒。有宋四家取米蘇，瘦肥無瑕玉環蛟，元天冠山時與替，子昂風調何佼佼。明儒最善陳白沙，腕中如蒙鐵帚掃。不因愛好始臨池，豈有俗賤枉指爪。求熟避生終避熟，心手自忘人勿惱。自然媿虹吸露風，湘竹在湘貌姑藐。年老作字類幼沖，復返嬰兒還襁褓。書家可賦几老蒼，如蟹無黃肉枯槁。耽饑豈不損天和，旁觀有人眸子瞭。稱雄仰人過壯年，前發就窄諸糊皓。噫嘻從不畏落頓，但惘醜蛇臨蛟蟠。

西安爲周秦漢唐之故都，文物風俗，宜應傑出其他都會之上，顧一接實際，則與吾人理想所估定之價值，相距甚遠。如言天候地理，則自沙漠南移之後，天氣乾燥，黃塵漲舞，水道枯竭，木卉不蕃，如昔日之曲江杜曲，水木清華者，今則多爲黃沙所布，茂草尚不可見，江南人士初來此地，每不慣其水土，而輒萌歸思矣，此一端也。如言建築古蹟，秦時明月尙在，漢家陵闕全無，未央宮舊址，杳不可尋，唐代僅遺大小雁塔，已不盡饜人意。至士大夫冠蓋所集之開元寺，則盡改爲上海衖堂式房屋，妓寮林立其中，了無風雅韻味。地方政府絕無保存與復古蹟用意，姑不具論，即如途中欲詢一古蹟所在，覓一指路牌而不可得。西安街市門牌之凌亂無序，每於尋朋訪友時深感其苦，即可知矣，此又一端也，西安省會所在，無一國立省立大學，中學亦不及渭南縣立者佳，文化水準降低，故地方迷信，尙未破除。傳有某士大夫家庭，恭祀三仙，三仙者，女狐姊妹三人中之最幼者也。傳其得道成仙，能白晝現人形，與客握手相見，談鸞談仙談科學，滔滔不絕，地之人卜休咎者，趨之若鶩，門庭若市，政府不禁驅，報紙且爲張之，亦可異矣，此又一端也 至言民風，初本純樸，抗戰軍興，洛陽界首運入之日用物品化粧品外國嗶嘰中國絲綢等，必經西安而分配後方，西安售價不高，人樂使用，遂習爲奢侈，奇伎淫巧，靡所不有 及洛陽淪陷，運物資之孔道，頓形閉塞，而市民仰給外來之物品，轉須自成都採購，價格突漲數十百倍 習爲奢靡者，痛不堪言，自食其咎 陝西以產棉花名中國，近頃不知改良，產量銳爲減削，售價極高，而香烟之捲造，鳳翔酒太白酒貴妃酒之釀製，突飛猛晉，覘國者皆知其本輕末重焉，此又一端也。西安市上豫戰退來之士兵，鶉衣百結，襤褸街頭，女閭之短袖高跟，油頭粉臉者，招搖過市不絕。此種現象，皆極不倫類，當局無法消導之：此又一端也。此旅居西安三日觀感所得者也。

西安名勝古蹟之多，遍訪爲難，予僅在南郊一登慈恩寺塔，一訪曲江池，一望杜曲人家而已。今姑就此一登一訪一望，排列三詩如左：

慈恩寺古含元殿，殿化荊榛塔聳空。象教莊嚴尊萬稅，雄封猥褻笑兒童。終南城色橫欄外，直北關山起眼中。萬里烽烟消白盡，七層星斗挂蒼穹。（登慈恩寺塔）

鮮車寶馬滿山谷，艷姬嬌妾面紅玉，香風醉倒五陵兒，曲江花草富春服。芙蓉園外紫雲樓，朱雀坊邊上綵舟，年少多遊趙李過，名公只許

衆傳遊。開元之間常全盛，宮殿千門湖柳淨，當時黃河作左輔，豈料羣雞厄東狼？詩老痛哭望霓旌，美人血污祭祠凝。樂極哀來會有時，千秋仍唱江頭詠，今來無水且無花，曲江誰問舊繁華。可憐汾上飛秋雁，猶得三郎淚濕斜。（訪曲江池）

杜曲桑麻一望斜，雲低野水有人家。韋微寺靜深藏雨，黃子陂清不見沙。衣桁福霜晴韶綢，園亭橋柏老煙霞。樓前新雁隨陽至，牛下蘆洲啄荻花。（望杜曲人家）

二十日離西安返寶雞，車經咸陽馬嵬坡，均未下車。仍各作一詩：

西秦宮闕夜咸陽，一片斜陽草樹蒼。不是寢處揮劍短，只因飄竿揭竿長。應歎河梁歎奇蹟，西歸深愛類假王。華屋山丘無限感，渭流猶自帶腥香。

六軍倉卒竟如何？無復昭陽艷綺羅。若使玄宗能救國，胭脂此地更名坡。」

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均在寶雞候車赴留壩廟台子，二十四日始成行，當晚抵達廟台子站，宿留侯中學任校長曼逸處。

二十五日任曼逸邀謁廟台子張留侯廟　留侯廟者，不知建於何時，廟中碑刻無可明者，大約創始於清初　留侯從沛公至漢中，獻策公燒棧道，曾經留壩，（當時地名或不爲留壩，）羽士附會，因爲立廟紫柏山，造說黃石赤松爲一人，隱於是間，而張良從之遊，因而仙去，且爲建進履橋授書樓，亦太支離可笑矣。吾人來茲者，姑妄信之，以留侯本不朽人，其精神長存於天地間，謂其仙去殺城亦可，辟穀其間，亦無不可也。留侯相業之彪炳，本非其人本意，其人蓋在假劉項作贏秦之，以報韓仇而已　後又爲人事所羈，助劉滅項，引商山四老人安劉後，事業增多，爲人仍極瀟灑，此誠亙古未有之聰敏人，遇事未肯賣力，而皆恰到好處也。後世諸葛孔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落在儒家窠臼中，非道家本色。李鄴侯領取十年宰相屢踏長安陌，徒有樹建功名之跡象，皆不及先生之從容談笑如神龍見首而不見尾也。吾人得如先主馬體之一毛，亦可遇事少齟齬，寡鑿枘，不至張脈僨興頭上青筋冒起也，噫！余知留侯至深刻，世人焉得一一爲之告語哉？作詩一首，敬伸崇仰，兼道己懷：

紫關嶺結百重雲，紫柏山凝大漠芬。太華歸車得奇賞，廟台恭謁敬偉人。先生智勇出忠孝，平生爲義非爲恩，博浪一椎天下動，陳吳韓火賓繽紛，身懷奇略初未遇，一逢天授倚相親，君臣帷幄異常契，笑談入關摧強秦。子嬰面縛降軹道，韓仇已報宜歸奔，鴻門事急辭沛公，翻因項伯求弟昆。後此佐築非得已，裂地韓彭開帝勛。雍齒且侯人心定，沙中偶語迴祥溫。力贊定都尊關都，遠招四皓定儲君。報韓已畢出餘緒，扶翼顛覆非策勳。川舍豈得會功狗，本心甘在學龍鱗，英雄遯迹有如此，與赤松遊聊云云。刀同庖丁人有謝，靜如處女當八垠。爲帝者師偶然事，辟穀乃侯樂邊貧。此山宜屬先生步，紫柏穆穆蔭暉昏。我拜公像三歎息，天授未嘗猶適。

廟台子山深氣寒，每多陰雨，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全在雨中，日與留侯祠馬含眞方丈閒談，倘不寂寞，新友鄧鳴玉君，邀宿其家，款談殷勤。中國旅行社招待所主任史惠生，亦屢相款接。

十月一日，恰爲舊歷中秋節，廟台苦雨七日，傍晚始放晴。予寓北平鄧鳴玉家，新晤姑蘇張君禮文，萍蹤偶聚，肝膽相照，極爲相得　鄧君治饌買餅，予出臨潼石榴，欣然作授書樓賞月之舉　鄧君健談好遊山水，約定明歲同遊太白山

。張君新自金陵遠道來陝，有虎穴吟稿紀事。月果解人意，於纖雲四卷中，翩翩騰出，宛如白玉之盤，樓臺浸入寒水中，山翠作翻綠可愛之色，踏石而振落松花，杜杖而穿入鶴巢，此種幽逈淸奇之致；自東坡化後千年，未有能繼承天寺夜遊如吾人者也。急作一詩，以當起舞：

我登太華峯，月如白玉弓。今來紫柏山，月如白玉盤。江山萬里同皎潔，出入浮雲光不滅。異地共倶異鄉賓，淸秋同賞中秋月。寒衣振落松上花，踏石驚飛巢底鶴，此山赤松傳久仙。寥望相望幾千年 遠憶子房從沛公，曾燒棧道來周旋，吾人來此何爲者？不威興王兼賦霸。若逢天投贈受書，豈欲儒冠更遺誤。高談午夜未知還，雄姿逸氣凌關山，不識羈相倡歸信，此月當圓或更彎。苦雨相羈成此晤，明朝且向褒城去。喚看浮雲天地間，一段奇遇須留句。

十月二日趁車返漢中　下午三時過褒城，翠雲屏石門洞在眼，別近一個月矣　陝南風景，閱歷雖不多，予終以褒城爲第一。作詩一首，結束西安華山之游　是日傍晚抵南鄭。

秋半南歸未覺遲，況逢紅葉艷山眉？遠峯、路雖容憶　劍石棧道誤當誇。巧笑惟應思哲婦，娟娟何取動京師。行蹤幾嶺重收拾，寫創關中錦外詩。

十月三日返城，問西北大學，問講詩詞二課，寫定關中詩草。憩息一月又半，成都四川大學當局，拍電催歸　遂於十一月十一日起程返川　在此一個半月中，一游楡林，一賞七星寺菊花，一宿露村，皆有詩，不贅錄　惟骨鯁在喉，不得不一吐爲快者，即在城中深感役政之紊亂，作有壯丁嘆一詩，非借此稍末披露，不足以副詩人哀此惸獨之義。所謂壯丁者，實天下慘苦無告之人民也　役政當局如賜觀予詩，必當有以肅其狂蠹，庶幾兵可強民無怨乎？如以余此詩爲時事新樂府，獻其譏評，則余豈敢。

李唐窮黷兵，發自李杜甫，百代相沿襲，用未於強弩。港爾當夜與，老嫗晨別侶，流傳詩人詠，兵役鹹慘苦。今逢神聖戰，正義重禦侮，保家先保國，不兵即廿虜。兵額三百萬，編制嚴師旅，東南既陷落，丁額西北戶。我適來城固，觀感令心傷；所遇諸壯丁，短衣不掩股，瘦弱類疾纏，行路先咻咻。側聞保甲長，抽丁擇富豪，拘之餓三日，傭金請苦楚。勒贖幣五萬，不得稍撐拒，時過即發賣，救死徒飛羽。官戶匿兒歸，更購貧兒補。貧戶多瘦男，壯丁名徒取。況復困饑寒，鞭笞至無所。以此驅之戰，寧復成列伍。更有惡少輩，冒頂勇自賈。入門行苞苴，賄引帆心許。衛國竟乾沒，貨財相鼓舞。吁嗟我役政！欺狂邁今古。讒丁不勝衣，何以固吾圉。願有言責者，上書明其蠹。

十日晨六時，收拾行囊，離西大校舍赴大西關車站，送行者，有陸詠沂，徐褐夫，孫巾鈺，傅仲嘉，王華庭，涂宜堂諸教授，賀理璟，張德堃二教官，余企霓女士等。男女學生四十餘人，悉來道別。小住不及兩月得友好如此殷勤惜別，殊令人感涕不已！國文系畢業班學生李少白，伍延墇，王蔭桐各贈詩一首，附錄篇末，以當尾聲，且謝多珍云爾。

送譚秋師入蜀　李少白

落葉蕭蕭秋正濃，驪歌低唱計避征塵。他年願立程門雪，入蜀翻嫌蜀道艱。佳句錦城驚鉅力，龍潭秋水見精神。歸期未卜還秋落，寄語梅花歸寄頻。

前題　伍延墇

他鄉邂逅幾人同，別後相逢惜夢中。默默青衫秋依劍，飄飄丹旐酷顏紅。時來有幸沾化雨，春去何時觀惠風？遙想崎嶇南劍路，高山流水一時翁。

前題　王蔭桐

風塵辭治鬪書天，望月懷師別緒牽。萬仞金峯聽泰嶽，千層玉浪酌春泉。見聞傳雅河南首，作格尚奇江右傳。漢上杏壇逆化雨，眉視峰峽是何年。

峨眉四勝

——峨山八記之七——

黃大受

一 靈岩疊翠

平視峨眉翠黛青，扶孀步步倚雲屏，松濤四合山疑海，竹杖孤行客似星：銅塔殿高龍護佛，（雲霧中可見金頂）曇華洞黑蟒聽經（寺有曇華洞洞蟠巨蟒九老洞神僧安禪咒制於此），前明斑駁摩崖字，尙帶霜威御史腥，（明賢摩崖刻辭隱約見御史銜）

——邵潭秋先生靈巖寺詩

「靈岩疊翠」，是峨山十景之一，但不在峨山範圍以內，由縣城沿樂西公路南行三十里到高橋，由高橋走二里多路，便到靈岩寺了！高橋跨右河上，是石質的，橋面很寬，現在樂西公路利用這橋走汽車，橋有四丈多長，離河面也有一丈五六尺，恐怕這就是高橋取名的來由，橋下水流湍急，全是大石堆，每當漲水時節，由水湧流而下，極爲壯觀，在橋上遠望這條石河，氣象頗爲雄偉

從青龍場也有路到高橋，沿河而行，泉聲淙淙，高橋到靈巖寺路上，沿途有許多榕樹，佇在地上，極爲有趣。河流有些地方湍急，有些地方波平如鏡，有一段沙底河流，水清波平，是夏天游泳的好地方，有些水深的地方 水成碧綠色，和兩岸綠草相映成趣，有些地方水中突出大石，水衝過來，變成浪花，像玉珠亂飛也似的。

先經過三四層石坡，就到了靈巖寺的大門，殿門雄偉，氣魄很大，可惜現在已破敗了，前殿只有幾尊大佛，空空無人，只有後殿還住了些和尙，四週菜園很多，廟產也富。

據說從前這廟有四十八殿，爲峨山下第一大廟，橫直有兩里路長，如今只剩兩殿，一片凋零衰敗之象，眞令人有今昔之感，而且因爲道路不便，遊這裏要花一天的工夫，游客也就稀少了！

在陰天雨天，這裏風景是不足取的；只有在晴天，便可以欣賞疊翠的風光，這時，因爲滿天無雲，環繞四周的山，也看得淸淸楚楚，金頂千佛頂，萬佛頂，雄峙目前，其下的九老洞，弓背山，華嚴峯，不論大小，都一層層可以看見，二峨山也可看見，不過看大峨山，是看它的背影，然而這重重疊疊的青山，環繞得是美麗異常，太陽射在四山的樹林上，顯出金黃色，假使在下雨之後，格外顯得出山青水秀

廟後而有一個小山峯，據說是觀光台，也可看見佛光，但可能性實在是太少了！因爲到這兒來的目的，除了是看疊翠以外，便是看疑紅上的江南風光，誰還在這兒看佛光呢！

二 龍池水色

全峨山亘八百里，西南繳接峨邊吏，峨邊吏與漢人市

，茶馬舟運登龍池，今朝考記騰虫車，吾宗潤甫同騁馳，車行蜿蜒入深谷，桃李花開山家離，薇斷烟斷綴白雲，紛紅紫綠春風吹，谷口密飾竹聯陣，巖邊怪石森成帷，突下坡陀一千丈　忽見開闔翠岑奇　天馬脫閑各點海，岌嶪峰呢渾天倪，龍池遠受衆水滙，噴玉迴遞搖颭黎，傳聞其中伏百怪，而今但賞清漣漪，池面小舟維一二，同心或弋鳧與翳，醒龍亭上一杯酒，卵色天光映陸離，峨邊積雪浮樹杪，千佛頂與欄杆齊，客行更西地愈拔，金頂在下星辰低，覽峨形勢此第一，強宜名天非龍爲，峨眉絕色應有辟，月明靜聽蒼猿啼。

——邵潭秋先生龍池行

這一首龍池行，把沿途的景色，和龍池的水色山光，說得有聲有色，讀起來音調鏗鏘，使人如入其境，筆者大可不必多費一辭，無法再介紹了；不過既有了這一節，筆者仍然寫上一些關於龍池的事情。

龍池離縣城是八十里，沿公路直達，快到峨眉縣的邊界了，再前進不遠，便是峨邊縣境，這裏就可以看見夷人，每逢趕場的時日，夷人紛紛來這兒買賣貨物，不過這些夷人，都是漢化了的，而且會說漢話，這兒不遠的山裏，出產水晶石，六角透明，極爲美觀，這一帶屬於銅河區域，都出產水晶，收購水晶的人，都到龍池收買，有時要事先和當地的老百姓接洽好，由他們通知土人轉來賣，大的有幾十斤重的，幾斤重的也很多，峨眉山佛寺裏陳列的水晶石很多是從這兒來的。

龍池方圓十里，像一個▢▢▢，▢山▢▢▢陷的地方，就是龍池是在山後懸崖下，山光水色，不能打成一片，令人欣賞，眞是遺憾，當然繞道龍池來自然可以看見美麗風光，不過未免多費時間　林故主席在峨山暑居時候，省府曾打算修條路通洪椿坪，道路也不長，不知因何沒有修成，遂使峨山的山光水色，不能成爲一氣，只好讓西湖山水，享盛名於全國了。

湖裏出產魚，很肥美，附近賣魚的人很多，在四川難得吃到魚，到龍池可以大嚼一頓。湖面波平如鏡，有捕漁的小划可以借來划划，也不亞於西湖泛舟，仰望峨山絕頂之峯，壁立半天，是多麼的莊嚴而崇高啊！到龍池的公路上，高低起伏不平，萬山重重，從樂山到峨眉的一百多里平路，突然走到這樣險峻的路上，不免要感覺到奇怪呀，龍池，這峨山的鏡子，願妳永遠波平浪靜。

三　四峨獨游

大峨山振峨眉儀，二峨綏桃仙實異，二峨遂飲青衣光，四峨淡掃夾江翠，夾江諸山勢秀遠，競學四峨照鏡麗，四峨花冠去不顧，（四峨一名花山）翠羽明▢濺天峨，山耶人耶雨不分，以山爲人姿絕獨；今期我踏花蛇足，（花蛇溪名）洗馬谿頭綏按轡，吉行四十里今少十，諸女取美當取季，杖頭錢作聘錢來；一笑山靈莫予詈，雙崖雕立南天門，一徑石氣青虹彎，山巔危閣禮觀音，孤僧瓶花自獻替，青天白日▢開闢，閣後烟雲四面合，石箭拔地羅紺玉，女蘿或疑髮如髢，爾折闢秋樓苑窗，黍邪失路方歸睞，姑射仙人不臨汾，有蹊佚女高丘致，落鑄幸未挂臣冠，石顯生口體離對，此中人語不足道，洞殘春▢千歲，金旗

五四—〇二二

錫反浮言詰，儼個齷齪令人厭，何當幽捿贈此擧，以易占之得歸妹。

——邵潭秋先生四峨山詩

四峨山孤獨地矗立峨眉縣北門外，和大峨山毫無關連，游山的人，因爲不方便，游人極少，就是住在峨眉山的人，也很少去游覽，一則因爲路遠，離縣城北有三十里，二則道途紛岐，路不容易認識，三則山上廟宇貧苦，吃飯都不方便，因此名也就不顯了。

從城北沿小路，沿符文河，走五六里，漸漸走入山裏，道路始終盤旋在黃土山裏，有時在樹林裏穿走，走了十五六里路，還是上山下山，中間經過不少的坡道，雖不險峻，却也吃力，沿途所見風光，都是邱陵起伏，蜿蜒不絕。

離山下五六里處，漸漸走進一個山峽，形勢不甚雄壯，中間溪流淙淙，人在水裏石頭上走來走去，極爲有趣。這峽小巧玲瓏，溪流就是花蛇溪和洗馬溪，可惜毫未加以人工整理，道路漸漸壞了。

再走不多遠，便看見靈官樓，像城頭似的高聳在路上，穿過樓洞，兩三里路，順着石板大路到了山頂，看見廟門氣象雄偉，一層層的石級，全是就石山鑿成的，從下面望去，和南京的中山陵也似的，石級盡頭，便是南天門，有一尊極大的彌勒佛，迎面笑人，回頭西望，大峨山隱約在雲霧中，山前一片平野，綠色無際，一行行的白臘樹雜生在稻田間，眞像天公巧手，織就一幅偉大的圖案。

進了廟裏，却很狹小，廟旁有許多大石，形狀奇怪，就石刻成佛像，是大峨山所沒有的，後面懸崖，有個觀音閣，快要倒了，隔崖一排欄杆，可以遠眺，俯視羣山排列在下面，層層疊疊，有金頂的模樣，所以這頂也叫小金頂，台也叫觀光台，因爲有時也可以看見佛光，崖下可以望見一條大路，可通大峨山的黑水寺，再到澬音閣，這條路是從縣城北門出發，據說是唐時上山的大路，現在除了種黃連的人和山僧行走以外，沒有游人，所以沿途風景如何？也就不得而知了！從山返城，下坡路走得極快，不到兩點鐘便回縣城了。

四　峨山郊景

錦雲疊疊翠天低，潤氣常含貫國時，二月春陰詩何在，此間無不與花宜。

秋田若織遍山隈，坐看成屏盤意饒，形形色色都不辨，臨風還愛野花嬌。

——黃聯芝先生峨郊即景詩

峨眉山四季有四季的風景，雖然冬天樹葉凋零，然而峨山還有許多冬季不落葉的青樹，有些樹木在落葉的季節，並不是秋天，而長葉也不在春天，這是很奇怪的事，春天可以落葉，夏天也可生葉。峨山四季是美麗的，季季有花開，特別是在山麓下的茶舖，揀一個清風日暖的日子，坐在溪流旁聽着泉聲，欣賞郊景，是令人平添詩意。

當春天農人把秧插下田裏，織成花紋，從山坡上看去，只覺得生意勃勃，許多白鷺，在田裏飛來飛去，頗有「西塞山前白鷺飛」的景色，等到禾苗長成，白臘樹也長滿了葉子，綠得更是美麗。十里山的樓閣，枝頭絲絲，點綴在萬綠叢中，色彩是分外的調和。

秋天了，樹葉也，開始凋零，峨山的叢桂飄香，菊花露

五四一〇二三

放，又把峨山帶到圖畫裏去。滿山滿谷的楓葉，紅得像火一般，增加人不少的暖意。

在峨眉縣城外，遠望三頂和弓背山，就像蛾子一樣，有時雲在山腰，露出三頂，有時此隱彼現，在你從城裏走到報國寺的途中，千變萬化，逐步改觀。在如此一塊大平地上，欣賞着如此大的一個高山，真是難得的機會。

有時菜子開花，大地一片金黃，香氣撲鼻，加上太陽在天上高照，令人活潑不少。有時小孩子唱起山歌：「菜子開花一片黃，兩個辮子掛兩旁……」使你感覺到惱人的時節又到了！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只有峨眉春郊的山水平野，才會使你有如歸故鄉江南的滋味。公路上的汽車來往很少，只有趕場的人來來往往，或者到峨邊做生意發洋財的人。要不然，就是朝山的季節到了，成羣成萬的善男信女，一羣羣的沿公路登山，求菩薩的保佑，使這青的山，黃的路，又添上了不少的顏色，

偶而有人騎來了一匹馬，蹄聲得得，是春郊試馬嗎？蹄聲埋沒在遙遠的路盡頭，路旁的野花，臨風搖擺，溪邊的小草，隨波逐流，春天的峨山郊原，是有江南的旖旎風光，再加上遠山近水，不是很美嗎？和一羣知心的朋友，暢談天下大事；說得眉飛色舞，或者是挽着愛人的手臂，緩步道中，順手折折路旁的野花，蜜語密密，情話綿綿，這不是更美更好嗎？啊！峨山春郊，是陶醉人心靈的搖籃！

釋四川話（二）

下江人

土匪喊成「綁客」「綁老二」「老二兒」「兩股頭」。小偷為「賊（讀若趲）娃子」「標狗」開剿土匪，逮捕小偷，稱作「獨強盜」，土匪落馬，叫做「栽了」。

扒手剪絡，稱做「摸包包」，敲詐，受賄，詐騙和劫掠，均名「拾包袱」。

打抽豐稱「打起法」，沒財中飽叫「打來吃起」，無中生有，意圖訛詐，稱作「開方打條」，訛騙安分守己的鄉人，叫做「禁瘟豬子」。

「飛機」「天棒」「歸袖」「滾龍」「燕龍」，雖指流氓地痞，也有神通大小，本領高下的分別，不能概為一談。

富商巨賈，達官貴人，以及小康之家，統稱「紳糧」，貧無立錐，又無職業的無產階級，叫做「乾人」，救濟窮人，或扶助他人成功，稱為「抽合」。

「討口子」是乞丐，失業叫「垮桿」，因失業而流落江湖，名曰「打濫仗」。

村店名「幺店子」，市集稱「場」，場與場稱「鄰封場」，負販各場之間，叫做「趕流之場」。

醫卜星相，演技賣解，……稱為「跑灘匠」，跑灘匠的謀食江湖，到處為家，稱作「跑灘」，謀事他方，無所成就，也可引用這二個字，作為術語。

賭場是為「場夥」，攏賭抽頭稱為「攏場夥」，賭友作軍師，叫做「狗膀子」，代賭稱為「揣士」。

點燈是為「點亮」，拿個火來，叫做「掌個紅來」。

面巾是「帕子」，茶館，酒樓的抹布名「隨手」，雨傘叫作「撐子」，撐船的竹篙，稱做「篙桿」，另僱小船登陸，喊成「遛號。」

喝茶喊作「吃茶」，吃飯稱為「吃飲食」，早點稱「過早」，午餐稱「吃晌午」，晚飯稱為「消夜」。

瓜菜菜蔬名「小菜」，肉喊成「膘」，吃肉稱為「撿油大」，辣椒喊成「海椒」。「包谷」，「紅苕」，「洋芋」，是為玉蜀黍，番薯和馬鈴薯。

五四一〇二四

五千里流浪追憶錄

學 暇

是去年正月十九的那天早上，寒假已經期滿，我和平時一樣地離開了家，提着行囊踏上大道。

由洛陽出發，過龍門入伊川，途中經過二程（程顥、程頤、）故里後，次日抵達嵩縣，再從這山城動身南行，二十里登伏牛山，越過峪嶺，經大章，舊縣望見潭頭。

潭頭是嵩南大鎮，距嵩城百里，稱古潭州，據說伊水發源於寨南，故得其名。以前它是豫、鄂、晉、陝的交通要道，故曾有一度繁華，後因交通工具發達，這條山路就很少有人走了，昔日的繁榮也跟着冷落下去。二十九年冬，國立河南大學遷到那裏，於是商店、飯館、像社、郵局相繼設立，潭頭遂又活躍了起來。潭頭是伏牛山中的一個盆地，那裏有青松翠柏，碧山綠水，環境幽美，空氣清新，確是個讀書的好地方。

去年四月，敵人發動河南攻勢，兇焰很快地擴到了嵩縣，安居在潭頭讀書的河大師生，於敵勢日迫之下就不得不忍痛撇開書本丟下行李，去過那流浪的逃難生活了。

五月十二日，是我們永不能忘記的日子，從那天起我們踏上了茫茫無頭的流浪長途。

早晨傳說敵人已過大章鎮，距潭頭僅有五十多里，大砲聲隱約可聞，校中師生都拋棄了心愛的貴重東西走了，冷靜的宿舍裏只剩下我們幾個同行的老鄉，本欲隨學校赴西安，因傳敵人已自澠池渡河，西行路阻，而學校亦改合走欒川，且我們所僱挑夫又被抓去，山路既生，土匪又多，無奈自己帶了行李奔出村來。

正行間，遇敵機來襲，大家都躲在麥田裏。半小時後，敵機低空飛過，幸未發見這一批目標，所以大家于敵機走後都倉惶失措，搶着過河，也不分渡口，橫七豎八地亂走，女同學們也撩起褲角，絲毫不猶豫地汩了過去。

這時聽說敵人已到舊縣，距潭頭只不過二十多里，有人已聽到機關槍聲，於是所有的逃難者皆於過河後拼命向谷口跑，我也揩揩頭上的汗擠了進去。

小谷的路上堆滿了亂石，石下流着澗水，夠渴的人都爬在地下渴。由溝底踏着碎石前進，漸上漸高，愈高愈危險，於是推着的腳踏車一輛一輛地被拋到了山溝裏，沉重的行李亦棄置路旁，然而誰也不可惜那些丟了的東西，因為生命重於一切啊！

在夕陽的山影裏走到大青溝，計行四十五里，已經疲乏不堪。大青溝有居民數十家，但因戰事關係今已逃光，所以吃飯大成問題，有人餓得慌就上山「搜索」，結果向老百姓借到些麥子，自己下手親自推磨，才於夜半喝到一頓麥粥，而一夜找不到東西吃者，尚大有人在。

次日，學校尚未決定動向，一部分同學因大青溝無糧，故繼續前進。出大青溝不遠就是廟尖嶺，嶺高而險，稍一不慎，即有性命之憂。自山麓上爬，約一時達山頂，嶺頭樹木參天枯葉遍地，道路似尚未經人行過者，我們開闢路前進，晚至廟子鎮。

因雨住廟子三日，可清晰地聽到砲聲，槍響雨自大青溝來人談，情況不佳，遂於微雨中相率起程。

十一日抵伏牛山之最高峯——老界嶺，山徑曲折，路道不平，澗水一股股地流在路上，我們就赤脚向上走。路旁古樹蔽天，怪石林立，無一處可見到地皮，樹下也只生些下等植物。這時，水從樹上滴下，打濕了我們的行李和衣服。後來逐漸升高，在樹下看不到一絲天，地下也軟綿綿地盡是苔蘚。那些樹木既高又大，老朽者皆斜架於半空，像絲子就綴滿了它的枝幹，那裏沒有人，沒有其他的動物，只有我們那一羣逃難者在喘着走着，宛如太古時代的原人在荒林中遷移的一樣。

越過老界嶺，住到太平鎮。次晨復起程，路仍是高山長水，僅為一條河就涉了五十餘次，河水深而且急，過時異常危險，常有女同學跌落水內沖至數丈遠者，其狀極狼狽。晚至二郎坪，翌日又涉水四十餘次始到蛇尾溝，聞敵人已竄過欒

子館，盧氏縣已失守，宿後甚爲耽心。再從蛇尾溝動身。在山路走盡後，我們看到了豫南的大鎮——西峽口，遂住歇到那裏。

西峽口爲內鄉縣屬地，有當地別動司令廷芳（香齋）組織之鎮（鎮平）內（內鄉）鄧（鄧縣）淅（淅川）四縣聯防隊，用以保衛地方維持治安，曾風譽全國稱爲標準自治區，其勢力之雄厚，深爲各縣民衆所信仰。鎮分南北二城，南城多機關，北城多學校，街爲南北向，交通便利，商業發達，豫南及鄂北商貨多集散於此。距城東二里有發電廠，規模雖小，卻可自給，兩城所用電流，皆仰賴於此。

住西峽口三日，聞學校大部已越山至西坪鎮，遂亦趕去，諸同學相見之下不覺悽然下淚，蓋有許多好友遭難也。西坪爲巨鎮，距西峽口一百二十里，屬淅川縣境，爲豫陝之交通孔道，故商業尚稱繁盛，除因戰時人口激增食物特貴外，其他日用品則因逃難者之拋售，故價格極廉。

因學校動向未定，復課尚須若干時日，故同鄉數人，決計暫赴西安待命，遂於五月二十七日早上，邀集同鄉三人踏上了大道。

西行二十里，漸入山路，越界牌經富水關，下午抵商南，縣城甚小，僅一街，生意多雜貨店，南關有汽車站，較城內稍熱鬧，爲行動便利計，我們住在車站附近的飯店裏。鄉間夜晚睡覺不關門，據說乃前某省長劉臨之遺蹟，故至今尚有「夜不閉戶」的風尚，眞想不到這個小小的縣城會有這樣好的治安。

因爲行李過重，天氣又熱，所以想搭運子彈車西上，不巧這幾天車子奉令停開，等了一天，看沒希望，就自己扛起行李慢慢前進。一路上多植桐油樹，聞爲豫、陝、鄂邊界之一大出產，其桐油多以土法榨製，輸出省外，銷路頗廣，路上關卡與檢查站甚多，我們沒帶非法品，所以都很順利地通過了。

三十日穿武關，下午到龍駒寨。該鎮因陸路爲由豫入陝之大道，水路又有丹江之便利，所以是一個相當熱鬧的大碼頭，晚與茶房商洽，以兩千元乘坐運子彈大卡車，遂於三十一日離開龍駒寨。車破而速率小，故到商縣已下午四時餘矣。

商縣爲陝西巨縣，前清爲州治，今當公路要衝，街道整齊，生意繁榮，機關學校亦甚多，地距西坪三百三十里，適爲西安與西坪間之中心點。

六月一日晨五時開車，一路車行顛簸，頭昏眼花，幾欲嘔吐。八時漸入深山，越險關數座，始達秦嶺之巔，站高路陡，車行極緩，山中無樹，山上無風，空氣悶熱，登山頗苦，因恐車出危險，故乘客皆下車步行。十時車經黑龍口穿藍關，越藍田縣，中午過灞橋抵西安，於是假珍珠泉洗澡，紫羅蘭理髮，而飽經風雨之身體舒爽矣。晚宿友人家中。

西安城垣廣大街道寬闊，生意興隆人口繁多，乃西北之第一大都市也，街心栽植花木，兩傍分闢車馬及人行道，表現出十足的都市氣象。

聞北大街青年團內設有戰區學生救濟站，遂於次日前往登記，三日復往辦理審核手續，幸順利辦竣。當局准許[illegible][illegible]發放，計學生每人每日四十元，教師每人每日六十元。惟有許多中學生因證件不合不能批准，因之站立一傍哭泣懇請者不在少數，此乃因有無恥之徒冒名頂替從中代領，致使若干戰區學生橫遭無辜，諸此情形，不勝悽慘。

余姑母家客居寶鷄經商，余既來陝，理應探望，遂於三日晚乘十時快車離西安，次晨黎明抵寶鷄，時天正落雨，下車後，路上泥濘不堪，遂覓車將行李拉至三民街姑母家，見姑母之闔家及親友，詢及一路逃難情形及家鄉淪陷消息，不禁同聲下淚。

寶鷄本小縣，戰後才新興起來，故街市頗繁華，車站在東關。甚爲熱鬧，今爲陝，甘，川諸省交通要道，工廠林立，儼然工業區矣。其南河灘有娛樂市場，戲院，飯館，茶社，浴室以及各項娛樂場所皆集中於此，故爲寶鷄之繁盛區。

胞兄服務於[illegible][illegible]，已年餘未晤，今晚遂至陝，兄曾蒙召，當即於六月八日由寶乘車東下。車至武功，適經站北，一片叢林處，露出幾座西班牙式洋樓，天然景緻與人工建築配合得異常調和，聞乃國立西北農學院張家崗校址。下午二時車抵西安，住北關花紗布管制局同學處。

九日夜乘快車東行，車上極爲擁擠。次晨四時抵渭南站，因有軍車開過，故候至八時始繼續前進，十時到下營。下營本小鎮，自大華（大荔華陰）公路通車後，交通頓形發達。因天熱

，僱車一輛向大荔進發。中午達渭河岸，時天氣乾燥陽光強射，立河濱候船者達三小時之久，始得渡過。一路上正值農忙之際，家家戶戶皆在收麥打場，不禁觸動鄉思。天晚抵大荔，城郭甚大，乃一專員區，即前清同州府治，街道平直，生意亦繁，聞為前縣長王升初闢治之功。夜宿客店中，床上臭蟲極多，困極而臥，晨起渾身奇癢，皮膚已起紅斑而微微浮腫矣。

十一日由大荔起身步行，沿途二十五里無賣吃者，後饑極，至一小村，僅有飯舖一家，飯內鹽苦不能下嚥，僅食饅頭一枚而行。十五里至蔡莊，於鄉公所見同鄉王君，先以電話告兄，下午即借馬代步。馬老行遲，故至澄城已暮色蒼茫矣。兄曾接余於十里外，因路異而未即見，旋於縣府見兄及數同鄉，慰問沿途情形極為關心。晚與兄談至夜半始睡。

澄城為陝之偏僻小縣，城小而生意蕭條，因地居山叢故市內無井，用水多取自三里外，水源為山溪或深約六十餘丈之旱井，運水多以驢騾之，人挑者極少。

十四日聞敵人攻關底鎮，居澄甚為就憂，故十五日晨離澄，兄將其應用衣物裝一箱送余，余即攜之登車，與兄及衆同鄉灑淚而別。晚至大荔，見街頭號外張貼，觀者如堵，余亦趨前探聽，知乃我軍克復靈寶及長沙俘敵四萬餘人之消息，讀後不勝快慰。

十六日下午抵大營，因日來戰事緊急，除軍用車外，客車極少。午後三時東來客車飛過，因未停，故站上乘客皆大失所望。五時餘，一輛車車停站，我提著箱子跨了上去，至渭南，因搭人過多，交涉不果，只得於夜半趁客車西上。

十七日晨抵西安，站上行李堆若高山，候車者亦擁擠不堪，聞乃日前豫戰緊急，西安疏散人口，市民皆向寶雞遷移，故每日開寶班車增加多次，每次皆不分等次擠滿了人，後來寶雞人口增加，空房均被佔用，麵粉亦漲到三十元一斤，可謂非常時期之特殊現象矣。中午抵寶雞下車，將行李存放姑母家，次日即返西安居住。

居西安三週，遍遊西京附近及市區名勝古蹟，除大小雁塔，灞橋，阿房宮故址而外，中以革命與蓮湖兩公園去者為最多，其次則常赴民教館閱讀書報。革命公園在市東北區，其對面有運動場，場址甚大。公園內有抗戰將士紀念碑、忠烈祠，革命亭，暨樓台花木，布置得頗雅緻，而茶社之生意則尤為興隆。

蓮湖公園在市西北區，園內蓮湖已涸，雜草叢生其中，荒蕪不堪，惟各處楊柳栽道，綠樹成陰，清風習習極宜遊人，因之門若鬧市仕女如雲，每日散步於花陰柳下者不可勝計矣。園之東北隅設有茶社食店，用以憩息遊人，座上客常滿。

民衆教育館在南院門，內分設閱書雜誌及書報閱覽室，並懸掛各戰場近圖與防空展覽之模型照片，又闢有動物園，飼養猴、豹等動物，餘如假山草亭荷池魚盆均極雅緻。

於西安獲友人由渝覆電，謂轉學事可望成功，遂決計赴渝續讀，當即於七月七日離西安，八日晨抵寶雞，十三日赴站登記。汽車站在龍泉巷極北端，往返頗遠，至則繳費一千元以了登記手續，十五日購到車票，下午將所帶行李送站過磅，十六日晨拜別姑母登上車，同行者惟同鄉吉君耳。

西北公路局由寶雞至重慶之長途線，多為中國銀行西北運輸處之新車，座位舒適速率極快，頗為一般旅客所稱頌。

汽車經寶雞街道，再穿過寶雞的河灘市場即馳入公路，我遙望著飛機場後的小山，默默地說：「別矣寶雞。」

過渭河，車入山徑，經益門，大散關，中午抵雙石舖，公路自此分為兩支，一為入川赴廣元，一為入甘赴天水，午飯後我們走上入川線，下午車經廟台子，留壩，四時抵褒城，縣城在河彼岸，因橋梁尚未修竣，故未遊覽。由此可赴南鄭，城固，汽車亦常往來。

十七日晨五時由褒城開車，河淺，車即涉水而過。回憶當時情形，汽車皆沿高山旁大水行駛，路乃自山腰鑿成之半圓形石洞，車即由洞下穿過，稍一不慎即有覆車之險。十時抵寧羌，停車進餐。寧羌城位於大山下，為汽車休息加油之所，羣山環繞，形勢險要，乃川陝之邊防要隘。過此入川境至廣元。一路上峭壁峻峰、亂石矗聳，山中林木極少，而廣元附近之峭岩尤多。由寧固關至朝天關一帶之公路，皆自大山中闢出一條小道，僅能容一車通過，汽車傍岩而行，極其危險。

因西北公路止於此，故抵廣元後，行李皆卸下，於是重新登記而另換車輛。廣元為川北門戶，城垣不大，惟工廠甚多，乃正在建設之現代化城市也，惟房宇矮小街道仄狹。欲發展其商業恐須重加整頓，然北馬路鐘樓，機關商店皆已粗備，已具城市之雄偉氣概矣。嘉陵江在城西，江流城牆而過，江面寬約半里，水濁而流急，船隻頗多，聞可通重慶，惟需時甚久。

十九日晨改乘川陝公路局客車，車破而舊，上路後，車頂搖搖欲墜，乘車極為耽心。趨劍門關，果不出衆人所料，車突於路傍停下，檢查結果，知為電瓶損壞，乘客無奈，皆下車休息。至天晚仍未修竣，遂出衆資覓伕十餘人推至劍門關。「拋錨」處在劍門關南兩公里，乘客推車時莫不大叫其苦。

回憶由廣元至劍門關途中，一路皆大山，常有一石而爲立成山者，公路即闢過其間，汽車亦盤旋於此岩石夾道中，往來迴繞，行進頗遲。

劍門關爲古之勝地，兩傍懸崖絕壁，中豎一線小路，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無怪乎古之兵家所必爭也。關之入口處豎一巨石，上書「古劍門關」，座落路之當衝，極其雄偉，此外古今名人所題詩詞甚多，尤以清季某臣所書「瑱雲發翠」爲最雄壯，字之直徑約五尺，石長數丈，非健筆者所能出也。路傍有碑，誌曰「漢大將軍襄平侯姜公百約屯兵處」，姜維之墓祠即在東山，惜年久失修已頹敗不堪矣。

二十日晨，司機助手由廣元修電瓶回，復修理達三時之久，始於頭鎮中開出劍門關。川鎮南行六十里抵劍閣縣，該縣乃依山爲城，傍水爲寨，形勢甚爲險要，惜城小，但頗熱鬧，食物亦較劍門關便宜，越劍閣，則一路山中多天然柏林，柏濤傳來清激心胸。晚抵梓潼縣，城小，僅一街，頗繁華，旅館以華北旅行社爲最講究，房舍亦清潔。

二十一日晨開車，一路上多植古柏，粗可環抱，古幹參天，綠蔭遍野，相傳爲三國桓侯張飛命軍隊所植，有早晨栽樹，下午乘涼之命令，瞻仰至此，不禁勵懷古之思。約五十公里抵綿陽，渡涪江，穿城而過，下午四時爲江水所阻，遂住魏口鎮，魏口附近多橘林，遙臨原野，一望無際，景緻絕佳。

二十二日黎明由魏口開車，至遂寧吃早飯。遂寧街道廣闊，生意繁盛，建築修造均甚講究。飯後車行甚速，下午經北溫泉、縉山、歌樂山、穿山洞而入重慶市區，隔江遙望，見南岸工廠林立，屋宇比櫛，於夜色蒼茫中眺望重慶市，房舍層層，階級顯然，想爲建築時，鑿山爲徑，致留此種痕跡也。八時達兩路口川陝公路局車站，時已萬家燈火矣。於站檢查行李即爲麻煩，直至九時餘始同吉君攜伕將行李挑至兩路口，聞社會服務處在附近，惜至則已無空地矣。復於各旅舍探詢皆告客滿，誠友人之謂「重慶找房難於找事」也，不得已住明月小旅社中，室小而設備簡陋，遣去腳力後即倒頭睡去。

余乃初次入川者，故重慶相識極少，即有親友，因係初來，亦無從會見。同行吉君有親戚居歌樂山，故相約暫至歌樂山小住，惟公共汽車不准多帶行李，馬車又不遠去，不得已於二十三日同吉君坐轎子（滑杆）前去，但索價竟達千元，終因路生而如其數。由兩路口至歌樂山，沿途多汽車，亦有破爛不堪之洋車。入山徑，則小道崎嶇頗不易行，山上皆松栗柏相互掩映，洋房大樓點綴其間頗富詩意，下午於水利委員會見吉處長，即借宿其家。

常聞歌樂山爲重慶風景區，可與江西之廬山媲美，故輒乘暇遊之。山中別墅頗多，建築精美，位置雅靜，無數包車穿梭於松林樹隙間，風景極佳。登其最高峯——雲頂寺，須踏石階數千級，寺在山頂，規模頗大，內祀神像，香火甚盛，廊下懸鐘鼓，直徑約五丈餘，高可數丈，藉以乘涼，極其舒爽。寺後即山峯之絕處，上植高竿，約計三丈，超出於山中樹梢，用以掛球作警報。站立山巔，遙望重慶市，沙坪壩、磁器口之房舍比櫛，烟[illegible]空，江水如帶帆檣林立，清風吹來頓消汗漬。

歌樂山駐紮之機關學校亦甚多，如水利委員會，銓敘部，中央林業實驗所，國立上海醫學院，國立藥專等，皆建築在半山間或平原上，環境優美，頗爲一般遊人所欣羨。

居歌樂山兩月，其間或至重慶市區及其附近遊覽名勝，或於山中潛心自修，不知暑期已過去矣。九月底接奉教部命令，吉君分發同濟，余則分於川大，遂於十月四日拜辭吉處長下山。由磁

體口乘輪而下，幸午角沱登岸，住同慶旅館候車，惜天不湊巧，淫雨連天，而赴蓉者又人多車少，故閒居旅舍甚爲焦急。

十月十日雙十節，天仍下着大雨，余前一日得獲有車開蓉信，遂於斯日四時起床前往車站購票，幸登記在先，故當日即買到車票。

九點鐘汽車開到，突見之不勝驚訝，蓋該車既破又無蓬頂也。余等行李皆墊於車底，乘客則按號依次坐其上，車小人多異常擁擠，車未行而已全身淋濕而滿沾污泥矣。

車於十時開動，風聲忽忽頓感寒冷，下午於陰雨中開抵壁山，時僅四時，而司機揚言無油，不得已覓店住下。回憶由重慶至壁山，沿途共計大小「拋錨」十三次，每次修竣皆由乘客下車推行，雨中不勝其苦。

十一日晨爲雨聲驚醒，起床後捆好行李準備登車，逆料車剛推出站外三十碼即停，檢查結果，謂汽缸爆破，無奈復卸下行李候修，一等兩天，仍未修竣，而派遣之救濟車亦無消息，最後壁山站長見責任未盡，遂親赴重慶催救濟車，好容易救濟車催到青木關，又告「拋錨」，緩闢在青木關修好後，因無發動汽油仍不能如期開到，吾人命運之乖也如此！

住壁山三日，恐後吾人開出之車已抵成都矣，而救濟吾人之車輛僅於十四上午開抵壁山，倘未候吾人登車又告壞矣！及至修竣而輪胎又爆，於是繼續修理至十一時才勉強成行，望眼欲穿之乘客入坐後仍不免就心。午抵來鳳驛，途中時停時修，車行極緩。飯後開車，行至距永川八里之半途，車箱油漏罄，大部乘客皆步行至永川，後車夫由永川取油回，再開抵永川時已萬家燈火矣。

十五日晨開車之早，爲離渝後之首次，六時上路，而十時半即抵榮昌，其縣城由河水圍繞，市面頗繁榮。早餐後繼續前進，至安福鎮即「休息」，蓋又「拋錨」也。安福鎮出產瓷器及土製陶器，燒成各種生物模型，各項玩具頗爲美觀，乘客皆下車購買以贈友人。半時後，車已修竣，再行十餘里突停曠野中，於是卸輪粘帶，至補貼以後已下午四時矣，復前行不及五里，宣告輪胎跑氣，車中既無工具修理又無氣筒裝氣，衆智之下想出妙策，即卸一後輪而充前胎而車復動矣。車抵隆昌已昏黑而入夜矣，一路既無車燈又無喇叭，如此摸黑啓行，其狼狽之狀。今日憶之，猶寒心如昔。

十六日上午八時，車在濛濛細雨中開出隆昌，途中依然是十里一停，五里一修，從無暢快通行者。憶余所見之汽車，無如四川公路上之破者，而四川公路上之破車，尤以吾人之所乘者爲最，由渝至蓉不及千里，通常不過三日之程，而吾人行七日而仍在半途，可謂至遲矣，中午勉強開抵椑木鎮，乘客皆下車步行。越江至四川公路局修車廠之分修處，廠在河灘，草深數尺，頗爲荒涼。車入廠修理達三時之久始起程，下午四時抵內江，停車大加修理。沿途除水田外，多植甘蔗，綠禾遍野別具風景。

內江爲川省巨縣，國內各大銀行皆於此設有分行，而私家之錢莊銀號亦滿佈市面，餘如各項貿易均已具備，故市面繁榮遊人如織，熙熙攘攘吵雜不堪，附近多種甘蔗，故產糖之富風擧全省，同行者均於肆中購買內江特產品糖，用以送友，價較他處爲廉。

因車胎破裂無法修補，故十七日在內江換票，改乘商用大卡車，車小人多，極感擁擠，惟速率大「拋錨」少，尚爲乘客所稱贊。十一時抵球溪鎮，飯後繼續前進，以爲當日當可抵達成都，逆料下午三時半到簡陽即停車，乘客在司機指揮之下只得忍耐住下。

簡陽城垣不大，街道窄狹，建築多古式，商業不甚發達；南門外有萬安橋，長約三百碼，修造頗工，兩旁闢有人行道，甚爲寬敞；橋之右前方有中山公園，園址甚大，廣植花木，小徑曲折樓台掩映，較重慶之公園强多多矣。

十八日晨離簡陽車站，沿途因路甚不佳，故車行極爲泥濘，中午抵龍泉驛，停車檢查，飯後上車，在大平原中看到一片水田，於二時抵達成都車站，遂覓車經九眼橋過錦江而達望江樓，由葱綠的桑園間露出幾座大樓，此即余之目的地——國立四川大學。回憶數千里路之長途奔波，至此則旅程之流浪可告一段落矣。

旅行在昆明與元謀間

黃一滋

經過了十天的忙亂，我們同事一行三十餘人總算在一月二十日的正午，離開了繁華的昆明，踏上了我們的征途。在清明媚的春光裏我們將要步行六日達到距昆明西北四百里的元謀——我們的目的地——本來從昆明到元謀有汽車到武定再經馬鞍山馬頭山兩地就可達到縣城，不過這次因為公路太壞人數過多，行李和公物太重，所以才決定步行。

我們一羣人在漫長的石路上走着，相熟的朋友集在一堆，自然地分成若干小組，大家都懷着一種依依不捨的心情；雖然沒有說出，但彼此都互相了解，一致讚美昆明的好處。

走了十五里到達一個小鎮——普基——那裏有建設廳規模宏大的農場，但終是逃不了農村的特色，就是牛馬的汚糞和成羣的蒼蠅。我們這一羣從早就忙亂着什麼馱馬綑紮的事，到這時都已飢腸轆轆，須加以補充了，但食館又是這麼小，只好仍尚各小組臨時指了負責人，約好了會集的地點時間，各自分散去找食物。因為過了普基，便是漸漸地近那「不寧之區」了，非集體不足以言安全。我們雖然有了槍，又是武裝，但分散了仍然是危險的。我覺得一個人如果平平穩穩地過了一生，是沒有什麼大的樂趣的。這裏我們這一小組正在一家小館吃飯的時候，門外進來了一個約莫三十歲的鄉下人，一進門便對隔座的老頭子說：「你等也不等一下，到處找你不着，你什麼時候回去？」老者冷冷地回道：「你還背找我，早上來趕街，要不是我跑得快，差一點就着那些人洗刷了。媽的，六個人四個有槍，不知道是從那裏弄來的，還有兩套軍服。」

「那麼回去怎麼辦呢」

「等他們一塊兒走就是了」。老頭子用眼睛望着我們示意給他。我忍不住問道：「老大哥，有匪麼？在那裏？」「前面山上十五里，天生關差不一街子了，他們天天做生意，趕街天回去。更是危險。唉！有什麼辦法！」老頭子低了頭，這樣結束了我們的談話。飯後，大約兩點一刻我忙着分配職務前哨和後衛，我們分散了走，但都保持着一定的距離，全部六十馱開始登山。由氣壓計的報告，我們知道已經升高二百六十公尺，這是山的頂點。回頭一看，灣曲的道路明晰可見，美麗的昆明，只餘下了輪廓，浸在烟霧瀰漫裏。大約又過了五十分鐘，先前在飯館裏的老頭子和鄉下人，始終跟着我們，而且在半途加入的不少，我們一羣再加上他們——小販、趕馬人，送軍米回來的農人。將近百人之數，浩浩蕩蕩的走着，別具風味。四時到了天生關，這是三條山脈形成「丁」字形，所夾的溪流也成「丁」字，可是山脈在丁字一橫一直的相交處，並沒有被河流沖斷，而只在這全部灰色石灰岩縫裏鑿了一個洞使流出去。天生關上面距河底高約六七十尺，這地形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概，」難怪豪客們選定這裏作他的市場呢！」我正這樣想着，忽然同事一人（他是被指定作在前監視者）驚惶地大叫：「快看山頭上草綠色的一個」，一陣緊張的心情掠過心頭，但我不能不厭抑住這種興奮的情事：「不要亂，不必怕，這也許是一個砍柴的兄弟呢？」但暗中我早將手槍上了膛了，而且計畫着如何應付這個威脅，心中自然不免有點驚慌，因為轉眼之間，突然找不到我們的目標。一個趕馬人說，親眼見他閃過山那面去了。我想着總是那六個了，無疑地他已經回去報告其餘的五個，也許已經在前面埡口上等待着，獵取這些慢慢看的食品。但慢慢地一想，我們一羣一百人有十餘支槍，他只有六人四支槍，實力懸殊甚大，然而事實上我們猜錯了，他們是迴避。前面五里有村莊，路是漸漸下坡，達到溪邊山澗裏，顯出了二三十間房子，就便是李子坪，有清潔的茶舖，我們坐着休息加水，老闆殷勤地獻着茶，據說前面路很好了，很清靜，於是我們放心了，茶後仍戒備着。路沿溪而行，這時正當夕陽西下，黃金色的陽光，照耀着西邊的山坡，映着碧綠的松林，雪白

的鷺鷥，在靜靜地淺水田裏，陣陣的微風，吹起層層的麥浪。放田水的女人和牧牛的童子，做完了他們一天的工作，慢慢地向着自己的邨莊移動，「多麼動人的景色啊！」一個同事很欣然地說。這一聲，提醒了溶化在大自然中的行列，大家開始用客觀的態度欣賞着自然的美，把一小時前緊張的印像，早付諸東流了。人類原是健忘的，只要處在順境中，以往的慘痛的經驗及仇恨，會很快的忘懷的。在蒼茫的暮色裏到達三村，總算是結束了第一天的行程。——預算離昆明五十五里，晚餐後我們聚會一塊，喝茶抽烟，順便討論和分配旅行時的職務。我們是因材施用的，把職責分配爲保衛、出納、伙食、行李、工具、打店及醫藥等部門，並規定明早起程時間。我們耐不住房裏的熱，大家都擠到馬店樓面三大間客房去，因爲沒牀，只好和衣而臥，雖然有點冷，但因辛苦的關係，睡得很好。

第二天早上，忙壞了管伙食的C君，工作的效率，還不大理想，到六點鐘才吃飯，六時四十分我們便沿着西面的山脚，在清冷的空氣中，又開始了我們的旅程。西行三里，山勢突變，有小河自西來，自兩山間急降，水流甚速。兩岸絕壁峭峻，河中巨石纍積，水擊其上，鏗然有聲，百丈可聞，風起處浪沫飛舞。此時朝日初上，由很小的角度，斜照在這夾谷裏，映激谷霧，變成五彩，又是一番景色。約行五百公尺，路較前開展，過一橋路便較向北，氣壓計減少五十公尺。小規模聚落若設一個在谷裏，頗爲理想。又走幾里，轉出山谷，便可見許多村落和田畝，大概已進入富民境的壩子了。兩邊的山漸低漸平，進入了邱陵地帶，在越過一小丘，富民城在望了。又行十里，到了富民城，此處海拔一七八〇公尺，較昆明低一二〇公尺。螳螂川水自西南來，城在川水西，街在川水東，螳螂川發源於滇池，經安寧而到此，有一百多里，百十尺的相差（高度），自是意中事。

計由三村到此約三十五里，因沿途休息，已經是十一時半，負責打店的P君和D君，已爲我們找了兩個飯店，分配了坐次，叫好菜蔬茶水等，我們在團體享受着。直到十二時半，大家都感到腿酸脚疼，但我們忍耐着用力拖起了一雙疲乏的腿，繼續前進。在這條街的盡頭，直立着一座牌坊，下面用磚砌成拱洞門，約十級石階，看了去向看家的大門，但走上去卻另是一番風味，原來是一座全部蓋瓦的石礅木面橋，屋頂很低，光線不够，但因在正午，河中水光反射很强。成羣的騾馬，脫了背上的負担，欣快地在沙灘上或是長鳴或是打滾，映着碧綠的水、婀娜的河堤柳「春風麥浪」「翠黛遠山」「天邊白雲」在上齊房檐下齊欄杆的長方形圖畫裏，是多麼的富有詩意呀！因而留連了十餘分鐘，方才下橋進城，由南向北，直穿而過在平整而有條道上，走着這羣雜色服裝的隊伍，常常引起店裏人的驚奇。出城數十步，我們又投到自然的懷抱裏了，不消說又先得經過向小山，小河，一連好幾次，我橫渡過螳川的支流。這時天公不作美，油然作雲，迎來有隱隱的雷聲。回望富民城中，已是大雨傾盆，於是我們不得不加油，希望在大雨未光臨前，趕到兩天來所想念的「者北」去。但雨來眞快，離者北還有五里，大雨來了，我心裏發出莫明其妙的咀咒，大點雨滴無情地在每個人頭上亂打，一個像狂飲後的醉漢，踉踉蹌蹌地到了者北。於是洗澡洗腳亂做一團，最後才漸漸平靜下來，覓好了宿處一齊睡覺。

昨夜臭虫享福，大得溫飽，今天趕馬人說路比昨天還要長得多，眞是「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個個都在說苦，討論昨夜臭虫的事。到了六點鐘，東方現出魚肚皮似的白色，我們又只得拖起了酸疼的腿，踏上了第三日的旅途。出門二里，就得上坡，上坡後路轉向西，濃霧籠罩着大地，山腰中一些紅色的陽光射進霧來，把那一段霧——染成粉紅，像一片大蛋糕嵌上一層紅玫瑰醬。陽光映在青石上，變成紫色，這時候雖然氣溫很低，可是人人流汗。當我們爬到山頂，才知道這山是被一條大河包圍着，我們得下山渡水，再爬對面的山。明明是大路和我們開玩笑，何必定要爬上山來，恨不得架一大橋，直達對面山上去，到了對面山，便是崗丘起伏的地帶。又行了二三里，便到一個名字奇特的村落，冷飯橋，十數家人，三面環山，破舊的矮房，汚臭不堪地伏在這些寸草不生的小山間，這才覺得名符其實，很有點冷飯味道。

略事休息，便繼續登山，直到山頂，又費去一點十分，氣壓表指着拔海二千二百八十公尺。遠望東北邊，有座大山，高出雲表，與羣山相較，

眞如鶴立雞羣。瞭其方位，隱在巧家縣屬東鋼之地，西北便是武定縣，順大路而下，再經過些邱陵起伏之地帶，就到武定縣城。大路漸轉向，山谷又是一依個山傍水的冷村，這時已是十一時，氣壓計爲一九二〇公尺，較昆明高出十公尺。此處爲本日「開稍」（趕馬人語意指休息吃飯處）處所，開稍後又往前走，約四十五里，大家實在疲乏得很，便在路旁坐下。坐下就不想動，趕馬人三番五次催促，這才勉强起來。

這段路雖然險要，但我們都隨時戒備着。下午四時半，我們踏進了這高靜的城市——武定，城外長街相當熱鬧，是馬店集中之地。我們魚貫地入了一家飯店，飯後已是夕陽黃昏，我們分成些小組，隨着興趣所之，逛街找朋友等，各自分散。我們一組五個，願意到田野裏去玩，參觀此地最大的運動場，沿着田邊走去，越過了去祿勸縣的公路，便是目的地。一塊長方形的地，南北高，中部低，長約八十公尺，廣約五十公尺，小得很，我們大失所望。不過在南面山溝裏的一個平台上，瞧着一個灰色的東西，睡在那裏，爲好奇心所動，我們都一齊過去看，原來是一架破碎了的運輸機所遺下來的空殼。我們進機身，大家詳細地研究着內部的構造，螺釘、輪軸、銅皮，無一不精巧無比，既堅且輕，大家不約而同地讚嘆着科學之偉大。又想到我們的可憐的科學，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自製飛機？據機旁的人家說，在去年的八月裏，一架運輸機，因爲機械發生障礙，找地方降落，以爲此地是飛機場，結果因爲地方不够大，而跌這小溝裏來，幸而人沒有死。歸途中我注意山川的形勢，武定縣是居於一個長形的河谷中，東面山低，西面山高，河流沿着東邊山脚，順水下行十里，即祿勸縣城，再五十里歸入螳川。武定公路未通，商業蕭條，只雞一項於最出名。在昆明市謠中，早有「玉溪姑娘河西布，通海醬油陸良醋，東川掛麵楊林酒，武定壯雞六斤重，」足見是馳名的了。我們五人找了一家菜館，要了一盤壯雞，又叫了三十元的升酒，但又大失所望，雞並不大，只有鴿子大小，掃興得很！

此處的名勝，有獅山，山上有一寺爲明朝永曆皇帝淪落至此出家修行，以爲從此不問世事，後來漢奸吳三桂終於放不了他，把他解送昆明，死於逼死坡前，（逼死坡即今昆明昇平坡）漢奸的心，是多麼狠毒啊！可惜這次因時間關係，未得一遊，富民，武定，皆是漢夷雜處，漢人佔三分之一，夷人中又有許多種族，男子的服飾與漢人同，女子則穿和服，腰及頭均有帶頭上是圓頂帽，大半均會說普通話。縣城居民則十分之九是漢人。回到店中，已是八時半，據趕馬人說，明日的路程更長且有匪，須早早入睡。

昨夜明明是睡在牀上，今早却個個從地板上起來，原來是臭蟲的威力所使然，我當然不能倖免。碘酒塗了一身，大家各忙各的事，四時半在燭光輝耀之下早餐，五點十分我們動身了。一出門，便看見斜月西天，星斗棋佈，寒風刺骨，寒透大衣。三里後，走上了公路，才算解除了隨時注意草間霜露的麻煩。公路沿着一條小河而上，坡度很好，只有溝流之處涵洞未修，常常需要跳過。東方呈現魚肚皮色的時候，我們已走出十五里了。到了烏龍洞，曙色漸明，但霧也漸濃，我們很精神地走着，一面談笑，不覺得辛苦。S君說：「太陽未出前的行程，恰如就地拾物，並不費神費事。」我給他一個會意的微笑，同時說：「那麼你從黃昏走到天亮，不是等於沒有走嗎？」大家都笑了。

公路仍沿小河向西，漸漸升高，到了哨房村，陽光已照在背上，稍事休息，便又離開公路，走到石板路上，不久，又轉入公路。自此而後，水流漸小，坡度也漸緩，樹木也逐漸濃密了。九時抵一山夾，古木參天，陰森可怕。公路鑿石而過，寬僅三公尺，由路邊至溪水，深可二三十尺，只聞水聲，不見水流，心中有點戒備。過此十五公里，到了村民搭車草棚，專賣菜飯茶水，然而價昂物醜，我們團坐四張桌子，大吃起來，呼湯喚茶之聲，不絕於耳，把一個老板娘，弄得手忙脚亂，後來算賬，飯是以碗計，我們沒有騙她，前後共吃九十六碗，她硬要說是一百零四碗，我們說她錯，她又說我們錯，亂個不休，結果來了一個折中，以一百碗計數了事。中國人折中的本領眞了不得，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中國人若是遇到不可解決的事，每每是折中，假設許多人在一間空氣不流通的屋子裏，如果有人提議開一窗子，必定遭衆人的反對，如果你一來就說要將屋頂拆去，必定

會有人出來折中——開一窗子！」這話很有道理。

從武定到此地，已走了四十五公里，海拔二三四〇公尺，我們休息到十一時半才動身，公路來去的紆迴着，取得高度轉向西北走，我們流着汗在烈日普照下，爬着山坡，路後公路同着一條水流來歸併。下午一點鐘，我們到高橋草棚裏加了許多客人，女人們忙茶水，賣燒餅（燒餌䬸，滇中點心，以米麵製成。）當我們沿公路走時，地勢仍舊是慢慢下坡，走了十里到油炸關。傳說永曆帝，被吳三桂命當地知縣追捕，帝逃到龍街被捕了，押解回來，爲人民所知，義憤塡胸，結集數百人於此，埋伏山上。某知縣成功歸來，正在馬上做什麼升官發財美夢時，起而攻之，官軍無備潰敗，某知縣被捉，人民找得火鍋一口，菜油多斤，下燒烈火油沸時，將該知縣投入鍋中炸死，然後保護永曆帝逃走。然因組織未當，消息洩漏，終被漢奸拿回，押送至昆明，死於逼死坡。

此處地形險要，河谷突被兩山所阻，水流從左邊石山繞作九十度之灣，昔日大路翻兩山間啞口而過，聽說啞口處尚有炸官時所用之鐵鍋，惜未得一睹，引以爲憾！我們仍沿河邊公路走，故未上山繞向西南河邊，有碉房一所。兩岸危岩高聳，成一半圓形，仍舊慢慢的轉回頭，也是一個好去處。在灣子內做生意，路人既看不到，也喚不應，若果看到了，已進入勢力範圍內，灣頭上之巡風者，與內部相應，前後夾攻，所以這裏常有盜匪出沒，當然我們是準備着的，然而沒有遇到表演的機會，安然的渡過這個區域。山谷又展開了，我走在筆直的公路上，太陽漸漸的偏西了，冷氣一陣陣的襲來，我們離開公路，翻過一山，又有水向自西南向東北流去，河谷寬大，田畝井然。趕馬人指前面一村道：這裏就是龍街河，前左邊一村，叫做花橋，我們問馬頭山在那裏？他用手指道，那藍色的遠山麓，使我增加了內心的焦慮。過橋後，在山灣裏來回的轉着，大家腳底板又在發熱，兩條腿酸痛得不願再動，我們都在找像馬鞍的山，前面出現一個村落，但沒有像馬鞍的山。公路對着另一山溝裏進去，我想最多還應該有五里就可到這村了。走進村中，看見人家大門上紅白旗飄揚，我們眞像犯人遇到特赦，大家都鬆一口氣，才知道此處就是馬鞍山。然而馬鞍呢？我問老鄉，他指着村頭的兩個小丘說那就是了。怪不得我是從「山」字上來着想，望穿了四面的山也找不到，這裏馬店雖大，然而污穢破舊不堪，塵土堆了約有一寸厚，我們不得不鼓起餘勇，分頭打掃一翻，然後抱了大量的稻草到耳房樓上的地板上，我們無力的躺下來了。這裏的炭，眞是便宜，四十五元一百斤，比起昆明的價來，眞是有人不相信的。我們生起火來，這房子眞壞，舉頭可以看見天空的白雲，平視可見門窗戶壁之有無，自可想像了。所以生火取暖，實在是必要的事。飯後我們奏音樂，S.P.二君向我要口琴合奏，聲音悠揚，引人入睡。二十分鐘後，回顧左右，均已入睡鄉，於是我們也躺下去了。今日全程九十里，下午三時到此時，拔海二千二百公尺，又是迎着北風，所以很冷。

昨夜兩塘大火整夜燃燒着，在暖濕軟柔的稻草上，又沒有臭虫的攻擊，很甜密地睡了一覺。四時半便被同事吵醒了，原因是路程有九十里，而且途中極不清靜。同行的趕馬人都是一齊搶早，我們也照列地忙亂了一會。五時正，我們踏着殘月，迎着寒風，出了大門，靜候着我們的同路人，我們燃着火炬立在寒風中等齊了同路人，於是一大羣形形色色的人羣，在我們前前後後走着，火炬照耀，儼如白晝，光亮直射照一二里遠。我們漸漸上坡，東方也現出白色，十里路過去了，我們一步步向上走，冷風吹透了衣服，人馬口裏吐出熱氣，在曉色微茫中，就像都長着白鬍子一般。月曉星稀，百鳥亂鳴，回首東山，朝暾冉冉而上，頗有「泰山觀日」的景色。到了石拉他，有賣餌䬸的，因爲這裏吃飯吃不下，到此正是飢腸轆轆，於是人手一塊，邊走邊吃。走了一段平路，後又上山，我們在森林中穿來穿去，到頂是公路。公路自西南來，紆迴約十公里，對面關坡山巔在望，稍下一些小坡後，又開始爬關坡了。此時日高三丈，但路邊的霜仍未化，陰暗處尚有冰塊，溫度總在零度左右，冷風迎面吹來，刺骨欲斷。公路盡量的紆迴，繞來轉去，十點半到達山頂，氣壓計告訴我們，此地已高出海二九五〇公尺，走上山脈頂上的邱陵地上，四面的森林包圍我們，冷風在襲擊我們，土匪搶劫的氣氛在威脅我們。三里後路漸平，下坡了，到了三叉溝，大路急降，山勢險惡，搶案在這裏，層出不窮，大家都懷着緊

張的心情，四面注視着。忽然間草裏有個打着「大套頭」的（四川人用手巾側頭日套頭）背着一枝槍，同時右邊一人的槍也發現了，我們緊張的情緒已達頂點，進行停止了。我叫出「散開」的命令，並大聲呼喚「什麼人」？「快下來，否則開槍」，不論有無武器，大家都找到了隱蔽所。我一個人蹲在一個乾溝中，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仍不見有什麼動靜。於是S君帶了三個人，從後面山上去抄襲他們的後路，大約有烙一個烙餅的工夫，他們中的一個下到路來，四面地看，然後把一枝毛瑟槍放在肩上，我大膽地走出來，也將槍放在肩上，並告訴同伴嚴密的監視他，終於走得很近。我先問他你們是做什麼的？」他回道「保路的」，我問他為什麼要在山上，他說他們也怕。S君在山上又發現了兩個，把他們一齊趕下來，一共五個，真像些土匪，但他們的武器！只有一枝套筒槍，是一九一〇年造的，算是最好的，經我們詳細盤查後，叫他們在前邊走，嚴密的監視着，走了三里快到三叉河村，才放他們去，一場虛驚，就算了結。公路陪伴着一條水到此，大路陪伴着的一條相會，我們走在公路上，十時五十分到了白露，人馬都在此地休息——吃飯，大家都討論着前半小時發現的事。老闆弄飯給我們吃，他是這地方的甲長，　據他說我們遇到的就是土匪了，我們把那些人的身材，衣服及武器告訴他之後，「那是幾個苗子」，他說：「他們住在冷水溝。保路的固然有，不過是由我們這附近三村派的，今天要不是他們見你們武器多，處置老練，也許要下你們的手也說不定」。他笑了一笑又說：「他們自己計算，如果勢力勝不過你們，就說是保路的，如果勝得過，就是買路的了。」我們感謝着命運，開了三個罐頭，大吃一餐。飯後我又計議了半小時，討論如何應付下半天的難關馬頭山。起身時是十一點半，天氣仍是很冷，氣壓計指着二六〇〇公尺，我們在一個山夾裏走着，約有五里到山口，突然展開大地，在眼裏出現了西康省的雪山，映滿白雲，綠色的田野，對着紅土的山丘，這裏是一個盆地啊！四面都是高山，千萬個小山伏在脚下，五百里金江河谷，奔來眼底，山川壯麗，氣魄雄偉，美不勝收。路又紆迴的盤降了，有時走到山脊上，只見兩邊的峰谷深得可怕。山上除了亂草和岩石外，什麼都沒有。下午二時，到了馬頭山頂，這危機四伏的地方，我們居然平安而過。公路的坡度大得很，轉灣之處，想那世界上第一流的司機，也無法可施的。無疑的，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改善的。下坡後，我們到了武定元謀交界的地方所謂和尚墳是也。轉了兩個灣，到望城坡，在很低很遠的地方，可以看見元謀城，前面沒有山了。山形有變得像牆壁一樣的直，公路又開始紆迴地繞着大路跑起來，山坡是這樣的險，一失足成千古恨，大家只得背轉身來，慢慢爬下，好容易連爬帶滾的下了坡。抵馬頭山村，負責打店的他們太辛苦了，我們臨時找好了一家馬店住下了，大家都忙着休息。兩條負擔過重的腿，再有力氣也不能動了，同事們一面呻吟着腿痛，一面咀咒着像牆一樣的坡。夕陽西下，我們才開始做飯，飯後一個個無聲無臭的睡了。我感覺到悶熱，便約同S君出外乘涼，正是月明星稀的晚夜，一切都沉靜，回想今早的保路者真有趣味呢！從白露到此，一口氣下了一千二百五十公尺，天候由冷轉熱，十時才去睡覺。

今日途程最短，只有三十五里，天亮後才起來。七時吃飯，八時二十分，出了大門，走着些邱陵地，回顧東山（昨日下坡之大山），真如牆壁聳立，由南而北。這時太陽才從山頂上冒出，已覺得熱不可當，自昨天下午起脫去了大衣毛衣和西服，現在只穿一件汗衣了，還是這樣熱不可當。壩子裏完全生長着沙地所有的熱帶植物，松柏一株也找不到，只是些發枝花、黃角樹、酸果樹、仙人掌和金剛鞭之類。田中種的是西瓜，微風吹來，陣陣的熱氣，這盆地中的地質非常特別，全都是砂礫冲積層，可以看到的，不外是大石頭，小石頭，更小石頭，砂和細沙，東山似乎是風中古帶的砂岩斷經過長期的風化而致崩落或裂開，再經雨水，將它們冲到地面，互相撞碰摩擦而成細砂。我們所至的路，全是含砂的，約四十到九十的百分比，差不多到元謀時須越過一小山，又有左林河發源於鎮南縣沙橋經楚雄，牟定，鹽興等縣而流至此，是由西面的一個夾谷流出。河面在平原間展，元謀壩子是狹長形，那河流在繞來轉去，造成許多沙漠，而這裏的氣候，也頗似沙漠，中午熱而夜半冷，中間溫度相差很多。我們這一行一共三十五人，于正午流着汗，懷着希望的心情，踏進了元謀的南城。

五四一〇三四

黔東行

常楓

那是年初的事了，當我離開重慶的時候，尙是嚴寒未解的日子，經過車上五天行程到貴陽，山城的濃霧是拋開得遠了，我看見早春晴朗的太陽，在那小巧悄靜的都市裏住上一週後，我又踏上了東去的湘黔路。

從筑市往東去到湘省的晃縣，是比較冷落的一條公路，西南公路局的筑晃客車本來是一週兩次，但常是為了旅客不足數而落班，所以筑市東駛的車子老是比西路北路與南路都難得，好容易登上了掛燒木炭的客車，那顆懸宕而緊壓在我心頭的憂慮才卸下來。

往黔東去，這是初次啦！在車上的第二天，走過馬場坪，到前面八公里的乾把哨與南去獨山的公路分道，這以後，向東伸去的公路是寂寞的蜿蜒，不像從筑市射出的其他路線樣，車輛銜連着行駛在縱山中，或是節比鱗停放在城鎮上，這一條去到湖南晃縣的路是清冷得多了。

我是回家去的，六年來，故鄉陷落後，我獨個兒浪跡在川黔，我的家也輾轉遷到黔東玉屏，玉屏是國內馳名產簫的地方，在貴州的極東，和湖南接界，晃縣只在它前面三十公里。

回家，在戰爭流離年間，這是多幸運的事啦。我想着家裏衰老的祖母鬢全白了頭髮，想着別時尙是幼小的弟弟，該長得和我比肩了。我的心是一陣陣的興奮，一路上，讓那些仍然披着冬大衣的山川田園和樹木迅速地向後溜去，我高興着，家是一步步近了。

貴州是多山的高原，境內的公路總是起伏盤旋在千山萬嶺間的，這一條路也不能例外，從車窗裏望出去，前面好像永遠是被山峯擋住了去路樣，有時仰面看見頭上白雲中的高峯，有時俯首望到脚底濃霧裏的村屋，冷風從黃褐色的山野中來叩窗門，把冬日殘餘的淒愴吹進了旅人的心。

過了乾把哨後的第一個縣是鑪山，汽車穿過城裏唯一的大街時，司機要那麼小心，路窄人多，這是一個很小的城子，只幾分鐘的時間，我們又登上在層層的山峯間了，再過去，公路像水一樣瀉下坡，幾轉幾轉到了黃平縣，這裏離開貴陽已有一百九十公里了，距晃縣也只有兩百公里，是筑晃路上的中心站，車到時正是午刻，於是大家都跳下來奔去午餐。

黃平正是我不能輕輕放過的地方，老友力羣的太太楊瑞如姊帶着她歲半的孩子住在這兒一年多了，在我尙是候車離開重慶的時候，力羣就曾囑我在車過時去看看她們，而且瑞如也來信約我先去黃平住些日子，這樣，我下了車，不及拍拍身上的灰塵，便一口氣跑着尋到了她的家。

我們原來別後三年了，那還是三十年春天在貴陽匆匆相遇又匆匆離開了的，在我過份的興奮裏，懷着跳動的心緊張的呼吸踏進了她的家門，她正和楊伯母閑坐在火盆邊，頓時這對久別的熱情的笑臉便帶了萬分的驚喜迎住我，大家都為這驟到來臨的歡遇激迷了，我更不知該先問好還是敍說我行旅的經過。

本來，我只是打算這樣短刻的一探後，立刻再回上車去的，但是，「不能！那怎麼行？一定得住下來，多玩些時，這是多難得的聚面啦！」瑞如與楊伯母都同聲堅切地挽留，這樣懇摯的情意有一種使我不能辭却的力量，任何理由都不能讓我不留下來。於是，瑞如熱情地伴我去把行李從車上搬下來，這樣，我就被留在黃平了。

兩年多來，在重慶窮公務員的生活裏，我嘗盡了遊子的淒涼，到黃平，這溫厚的友情，漸消了我內心的寂苦。瑞如更像照料她久別家的弟弟樣地待我，而且我是厭倦了鬧市的囂燥的，一旦還換生活在這僻靜的縣城裏，也眞感到無限的安寧與輕舒。

黃平正是貴州的三等縣，低矮的城牆，建築在山坡上，一條街高在坡上，一條街又在坡脚下，商店都疏稀得很，而且銀耳店佔了多半數，原來這裏的銀耳是黔東的名產，不過使你奇怪的是，這裏旅店也少，不像其他公路上的縣城樣。可是物價的低廉，却使一個重慶的來客要不斷的驚奇，那時這裏三十元一斤肉魚，百元可以購到一隻很肥的雞，鴨子更只要幾十

元一隻的價格，多容易生活的地方啦。

這些小縣城，平日的街頭都是很冷靜的，熱鬧的交易是趕場天，黃平的場期是三天一次，而且爲了公路通過街道的原故，趕場眞是在一塊空曠的壩子上，這壩子原先是作公共體育場的，而結果卻未用於運動而用於交易了。到那一天，壩上擺滿了各種小攤，有菜市、布市、百貨市、魚肉市，作生意的也多是苗婦。

甚至卽令在平日，街頭販賣柴枝和小菜的也幾乎全是苗婦。這裏是靑苗集聚的地方，她們穿着整齊的靑色衣裙，齊衣領的大衫上鑲着三寸寬的花邊，行走起來臀部在百褶的短裙裏有極度的扭擺。她們耐勞而節儉，不像世人樣愛金子，但卻注重銀器，在趕場天，你可以看見成羣的苗家婦人和少女把銀鐲從手腕戴到臂上。愛修飾是人類的天性，她們便以銀飾爲美，少女們也抹些粉，但還不知道胭脂與口紅。

這些日子裏，我過得是夠安慰了，在晴朗的白天，我抱着瑞如的孩子被豁和她們在街上蹓着步子，若是場期，我們都有很好的興緻去趕場。晚上，我們圍坐在火盆邊，陪伯母談談天，我們講着各人別後幾年來的生活，或伴着她的兩個小弟弟講着故事。玉屏和這裏有着長途電話，隔壁就是電話局，我也同家裏通過幾次話了，雖然尚沒有到家，但我已聽着了父親同弟弟的聲音。

可是，家裏都盼我早些回去，他們一次次地在電話裏催我上道，於是八天後，在瑞如她們的留戀裏，我又踏上了車。那是一個淸早，當車輪滾動了，被豁竟哭起來，望着我留下了最後的別詞，也浮起一層濃重的離情。

離開黃平以後，午間到了施秉，這也是一個小縣，汽車不經城，但公路緊貼着城過，兩旁臨邊的造的商店，構成比城內還要熱鬧的街道，在這裏吃了一頓午飯，車子又很快地向前面去了。

前面，山又多起來，車子像老牛似的在山腰山嶺爬行着，坐在沒遮的卡車上望下去，公路像束亂絲散在邱陵間，撲面的風吹着我的頭髮，我一直在回想着黃平居留的日子；默誦，「別時容易見時難」的詩句，心裡滿是惆悵！

車子吃力的爬着，我們又翻過很多山，到一個山頭，深崖隔斷了對面的去路，公路怎麼樣下去啦，工程師在兩山中築起一座橋，讓車子從橋上走到對面，又幾個彎從橋洞裏穿下去，這是多麼神巧的設計，而又多有趣味多麼奇險的景象。遠遠望着那座橋和橋上橋下成丁字形的公路，就像一隻巨大的鵝，張開了兩翅，於是，這就叫做鵝翅膀，是湘黔公路上著稱的工程。

晚上車停在鎭遠，這裏是從前的府治，正是像黔北的遵義黔西的安順一樣地，黔東算是較大的地方。中國旅行社原來設有招待所，但現在已經沒有了。我們到得很早，因之有很長的時間來作這黔東重鎭的巡禮。

其實，這地方在街面上是比不上遵義與安順，僅僅一條很長的長街，稍有一點在黃平施秉買不到的百貨，街右的房子背靠着山，左邊的又緊挨着河，自然的地形使這街道永遠也寬不了，於是來往的行人卻顯得很多。河那邊是疏落的居宅區，兩岸由木船架着厚板聯成活動的長橋，這河就是經過了玉屏晃縣而通到湘西去的舞水。筑市著名的娃娃魚倒沒有這裏的鮮美，那大的長到數尺，形狀也迥異普通的魚類，扁的頭上生着一隻大口，長着齒，人須提防被牠咬着了手指，那是極痛的。聽說吃的時候，必須用刀從它的頭部砍去，而當這一刀下去的刹那，人可以聽到突然的一聲叫：「哇！」這正像小娃娃的啼聲，所以就給了它這個名字。

第二天，離開鎭遠後，車子便爬在鰲山上了。鰲山正是這條路上最難行的地方，從山腳上去，上到山嶺的公路，灣灣折折地長到四十多公里，遙望那後連着雲天的山巖，會叫人驚覺起自己的渺小如蟻，眞不敢想車子是怎麼樣穿過那迷濛的雲霧的。

半天的時間才完了鰲山，我們又休息在三穗了。三穗的縣城離開公路還有三里遠，遠望去，蒼翠的樹林伸首在城牆外，把城牆更顯得矮小，但城邊沒有山，卻是一片空曠的平地，不知什麼時候起修的非穗公路，從這裏到桂林，但並沒有通車。

這以後，公路平坦起來，車的速度也[illegible]」。兩旁的[illegible]山」一瞬

一點的綠芽，更從山邊的竹林裏，我知道五十公里的前面就是玉屛了。還想家人該用什麼樣驚奇的眼光看我，會問我些什麼話？似乎只一忽兒，我果真到了。

黔東的天氣，也是陰沉的日子多，這天又是一個森寒的下午，下了車，撫水安靜的躺在路下邊，河風吹上來，仍有着冬天的冷意。誰知道我這時的情緒，前面展開了玉屛的城牆，過去的日子恍如一場夢，現在，我回家了，遠處那揚起了手的，不正是父親與弟弟嗎？他們已經得到瑞如姊的電話了，我也揚起了手，奔過去，心頭的話是一句也說不出。

我給家裏帶回了歡欣，八十歲的祖母又衰老得多了，她對我流着興奮的眼淚，幾年來家的波還印在父親的額頂，個子高大了的弟弟不住用他變得粗壯了的聲音同我問着瑜筑的情況。站在母親的面前，我覺得又回到了童年。

玉屛比較起當年來算是繁榮可喜，在城圈子裏，有着三合土的街道與寬闊的田園，城外邊，東去的撫水永遠是那麼徜徉，當夕陽噙山的傍晚或是月兒明亮的銀夜，那河邊公路上的散步，會給人一種極恬美的心情。奇怪的是，一個馳名遐邇的地方，卻不能常聽到幽悠揚的簫聲，不過在公路通過的一條街上，倒擠滿了賣簫的店子，而這些名貴的簫都是扁管的，上面刻着精緻的花紋與古雅的詩詞，一對對用漂亮的木盒子盛起來，讓過路的旅客作爲旅途上珍貴的紀念。

這裏的每一家簫店都取着「××山」的店名，像「玉金山」「羅雲山」「鄧芝山」……而「鄧芝山」卻是最古老最有名的一家，並且與玉屛簫的馳名有着相關連的史話。

多少年前，玉屛還叫做平溪，平溪四山秀麗的竹林，不知養活了多少製簫伐枝的匠人，但那時候，還沒有人會製作像如今這樣精緻的扁簫。可是，鄧芝山，這個年青的匠人，爲了奉養他病弱的寡母，他是異樣勤奮地工作着，往往一個人在深山荒涼的靜夜裏採伐着竹枝，就在一夜月色清麗的晚上，他疲乏地放下刀斧躺在竹林中的時候，一陣幽婉的簫聲陶醉了他的呼吸，還不是他們製作的簫能吹得出的聲音。他驚奇着，愈聽愈是那麼動人，不覺便循聲尋去了，在竹林的後面，月光安靜地照耀出一座茅亭，亭中人更安靜得像忘了世界樣的吹奏着他的竹簫，鄧芝山也忘了自己，只對着前面癡癡地發呆。

……………………

「你懂得我這曲子麼？」

「不，我只是一個造簫的人，但我從未造出有這麼好聲音的簫。」

「那你是想知道這是支什麼樣的簫了？」

……………………

「啊，這簫管是扁的，這麼細！孔這麼小！……我可以知道它的做法麼？」

「……………………」

……………………他仔細地撫看這新奇的扁簫，努力地在記着它的製法。

沒有了簫聲，沒有了茅亭，伐竹的刀斧還在身邊，月光把修長的竹影在地上畫成美麗的圖案。他立起來，揉揉眼，那是一個夢，但是他還很清楚地記得那支新奇的扁簫和它的製法。

於是，鄧芝山成了平溪著名的簫匠，一直到現在，他的子孫還承襲着祖先的聲譽，不過如今除了這故事是屬於「鄧芝山」以外，別的簫店也早製得和他家一樣精美了。

在我到家的第二天夜晚，我和弟弟坐在祖母的床上，祖母默默地吸着絲煙，弟弟拿出他收藏的玉屛簫，爲我講敍着這個故事，直到梆聲敲過了三響，祖母打斷了我們的話：「祥，該讓哥哥睡啦，他在路上辛苦了，你留着明天講吧！」其實，過了幾年飄泊的生活，這時從重慶到玉屛，用一個月的時間走完一千多里路，到了家，我沒有一點兒疲乏，我只有興奮，只有安慰。

塔爾寺觀光記

並記十世班禪坐床大典

唐健年

五四一〇三八

塔爾寺和它的廟會，早已縈繞每個人的心頭。在述說西北的文學上，古今中外也都有很多的篇幅，來描繪它的光輝。在宗教信仰上，它的理論統治着無數人民的思想和行動；在藝術上它是中外鮮有的一座大建築，它莊嚴，美麗；它的廟會，是西北民族和文化的總檢閱，同時也就是西北文化的總交流。而且今年（三十三年）的元宵節又當第十世班禪，舉行入座大典，這更促使我前來觀光的素念。

我們一行二十人，經過極大的波折，始能於農曆正月十三日動身去趕十四，十五兩日的廟會。

車子七時出來，出金城關才八時。沿着黃河北岸西行。黃河上閃着一片白光，景緻非常美麗。

到十里店，田陌間的樹木，已透露了春情，早春的晨風拂着面孔，寒冷中透着清鮮，使人有清明之感。九時抵河口鎮，這兒是甘新甘青公路的交叉點，因爲還要趕路，略進早點，便繼續前進，準備趕到享堂鎮午餐。

十二時抵享堂，我們在這個入青省的咽喉，而僅僅乎四五人家的車鎮上，吃了像泥巴色的土麵後，便繼續前進，車窗在車子的疾馳中倒退了下去。這兒的公路很壞，顛簸得更烈，且沿途沒有指路標，時常走錯路，幸好時時遇到人，才知道原來的公路，有九處已經破壞了，現在走的是便道，更有幾處路面，結着很厚的冰，車子走在上面是相當危險的，感謝徐鷗昌工程師的技術和鎮靜，每次安全的越過險境。

西行四十餘公里，經過樂都，路面便開始平坦了，使大家鬆了一口氣，能向窗外看望了，只見綿長無際的林海，隨着山勢，像活動影片，不絕的在我們眼前晃動，雖然，只是一片光禿的樹杆，但已使我們恍然浸入綠海中了。我們見到這偉大的林海，也想到有偉大前途的青海，過去留在國際對青海許多封建的臆測，一齊爲這望不見的海水，冲洗得乾乾淨淨。眞的，我再重複着一句，青海的前途，是寄託在這些新生的樹木上。

一路有樹木陪伴我們，使不覺得寂寞，車子在五點鐘左右駛進了西寧的東關。

下車後，才知本城唯一的崑崙旅社，已經住滿從遠處來觀光的旅客，我們持着青省駐蘭辦事處的介紹信，見到馬國官長，承他向旅社交涉，讓出兩間大房來讓我們住。

夜的西寧，給各種燈火，鑼鼓聲，悅耳的情歌，和熙攘的人聲點綴得更形活潑了。疲倦迫使我們在不到十時就睡了。

塔爾寺巡禮

第二天一早，車子出了西寧的西關沿着雲山，經過老幼堡等地，約二十五公里便到了塔爾寺下的文華館。

寺還在山坡上，車子仍沿着大路開上去，我們從窗口伸出頭來望望，陽光照着一所金黃的屋頂，反映出耀眼的黃光，大家齊聲喊着：「看金瓦啊！」於是原有的窗口不敷應用了，甚至輪流了來看。沿途各族的民衆，擠着地攤和篷帳，據說他她們都在早一個月從各地動身，來趕廟會了。我們可以想像他她們對於宗教信仰之深了。在車邊掠過一羣騎着駿馬的藏族，那疾馳的雄壯的身影，勾起我們不少的羨慕的情緒，西北民族的壯健，是值得一贊的。

車子行了還沒有三分鐘，大家彷彿坐了整天的都嚷着停車，終於在小金瓦寺前下來，我們看到雕龍畫鳳的門面，金色的片瓦，和透着屋頂的一

座金色的塔尖。從西藏隨來的一位嚮導說是這兒可以回轉時，再進去看，裏面只是被年羹堯軍殺死的八個喇嘛的遺蹟。但後來因爲時間的促忙，竟未能進內一觀，引爲憾事。

我們隨着嚮導，沿着石坡路，開始欣賞塔爾寺的偉大和壯麗。路的一旁，是一條澗水，長着很多的古樹，潺潺流水，使人有出塵之感。再向前進，便是一座座的寺院了。我們首先走進塔爾寺的廚房，這是一間高敞的約有五丈立方面積的屋子，沒有什麼裝飾，僅安置着五口銅鍋，似乎却很侷促，鍋邊鑄着動物花草和藏文。灶門是在一個深坑裏，一個喇嘛赤着脚站在裏面，頭部便和地面一般高，他不時將切成一段段之稻草，往灶口裏送進去，灶門便永遠保持着足夠塞沒灶口的草，所以沒有一點烟火透出來，看上去彷彿沒有燒火一樣。嚮導告訴我們，一口鍋一次可以燒八百斤牛肉，或十担米。我們望望那龐大的鍋，估計着他的話，覺得一點也沒有爲它誇張。

從廚房裏走出來，繼續向上走。經過一道小門，便是經堂了。當我們走進去時，立刻爲那森嚴肅穆空氣中的富麗堂皇的裝飾，窒息得不敢使勁呼吸，彷彿走進一座神秘之宮。堂內林立着約有三丈多高，一尺見方的四方形的柱子，上面蓋覆着毡質的毯子，都繪着五彩的龍鳳花草，鮮艷非常。據說這些柱子，都是銅質的，因爲經堂內很暗，僅當中一處透着一線亮光，仍舊不能看清藏在毯子裏面的柱子，然而摸着柱子的硬度，許不會錯誤吧？地上鋪着一行行的軟墊，上面也飾着花紋地毯，可容二千個喇嘛的坐位，可惜當時不是誦經的時候，否則這個偉大的場面，够人讚賞不止的。經堂四週，排列着窗櫥，分着約有三千多個窗洞，每個窗洞裏，便有一座金色的佛像，各有不同的面像，因爲時間的匆促，我們不敢久停，依依不捨地走出經堂，嚮導便帶着我們去看大金瓦寺了。

經過一座壁畫走廊，走上一座樓梯，在扶手邊。掛着幾根皮鞭、這便是寺內執行法律的一種工具。再走上去，又一邊牆壁是用一種黑色的極細的木屑砌成的，如果嚮導不說穿，我們還以爲是文明世界中的柏油鋪成的呢。右首又是一座很長的壁畫走廊，有幾個喇嘛在敲着鑼鈸，見了我們這忙用身披的紅布遮起來，我們就沒有走去看壁畫，一逕走到屋頂上來。當大家夢寐所思的大金瓦寺的外表，在煦和的陽光下，抖着一身金光，像一輪初出的太陽，他放着耀眼的光芒一樣，出現在幾十隻驚奇而閃爍的眼睛。他是一座三層宮殿式的建築，蓋上一層屋頂閃着燦爛的金光，那便是最爲人注目的金瓦。約有一尺平方的大小，二寸來厚，平舖在屋頂上，一般人說這些是紙金的，但據我們的嚮導說，則是鍍金的，每三年鍍一次。關於這，除非去問塔寺當局，可以斷定外，我們連欣賞它的莊嚴，美麗，偉大，尚嫌時間匆促在逼着我們，實在沒有研究的雅緻了。在我們站的屋頂上，可以見到整個塔寺的全景，嚮導東指西劃，說那裏是神寺，那裏又是班禪居住的地方，目不暇接，恨不能插翅飛越過去。幾册銘兒爲塔寺及我們攝了影後，便走下屋頂。

經過一座小門，便到了一個石舖的天井，這裏便是大家所想看的跳神，天井內擠滿了成千的觀衆，你擠我推，有古香古色的藏蒙各族同胞，但接近文明的各省同胞，光怪陸離，景象極是有趣，在人縫裏，響着喧鬧的鑼鼓聲，所謂跳神，即是由人帶着神的面具，神的衣服，神的武器，隨着鑼鼓聲，跳着簡單的步舞。情形有些像在外國影片裏看到的土人跳舞。但據說每一個節目，有一段故事，但我們不懂，也就不感到特別的興趣。加之，受不了潮水式的擁擠，便走了出來，稍事休息，並吃了隨帶的乾糧，便去參觀塔爾寺的內景。

出跳神的天井的一座小門，才是大金瓦寺的正門，我們從偏門走進去。殿中巍然立着一座塔。上面罩着黃色緞幔，據說塔爾寺的起源，是先有這座塔的，然後才有寺院。在塔底下層，還盛傳着一種神話似的故事，就是在塔底下還有一道地窖，裏面有真金的荷花，能走進裏面參觀的，只有委座一人。有了這種傳說，更添了這殿中的神秘的氣氛。在塔的四周，陳列着各種古蹟，最引人注目的，是先幾世佛爺的足印，隔了很長的時間，黑的顏色，還很新鮮。接着走上第二層，這是塔的中部，除了四周佈置着神龕和拜墊外，沒有別的東西，再上第三層，便是塔的尖頂，上面安置着一張坐椅和桌子，佛爺每年出來拜佛時，便在這裏休息，喝茶進點心，

起初喇嘛不讓我們上去，說是已經少掉金瓦，禁止上去了。經鼎銘的交涉，說是省府介紹來的，才能上去，然而總以少了金瓦的關係，我們也就沒有多耽擱，便走了出來，去參觀佛殿。

佛殿便在大金瓦寺的隔壁，門前排舖着一排排木板，正有很多蒙族男女在禮拜。他們先雙手合十舉至額，至後全身俯伏下去，兩手伸直向前，脚尖抵地，便立起身來繼續再拜，經過這不斷的摩擦，使木板陷下去有五六寸深，連兩足立的地位，也陷成兩個洞，我們見到的時候，還是剛換上不久，可見拜佛之盛，邊民信佛之深。沿着殿的四周，排着許多活動的彷彿是走馬燈的「經輪」，上面寫着五彩的藏文經，不會唸經的人，只要轉經輪一轉，便代表走了一卷佛經，有許多女人，正拜完佛，立起來便轉着經輪走過去，旋轉的經輪，格外使人想起兒時的走馬燈來。我們在唸佛的人叢中擠進佛殿去。殿內分做三間，正中是一座主佛，金碧輝皇，莊嚴端正，非一般寺院的佛像可以望其項背。第三間是一座釋迦佛，同樣偉大。佛像前面豎立一塊石頭，一面有一個很深的足印，據說便是祖佛爺留下的，這在我們看來，完全是一種附會的神話，然而看到了石頭上遺下香火的斑跡，幾乎不能辨出石頭的痕跡了，可見它的信徒，是怎樣的崇敬和景仰了。我們走進來是中殿，於從第一間殿門出來，那裏只是附神，猙獰凶惡，自亦有相當威風。

從佛殿出來，暮色已從四山頂跨下來，車子的燈壞了，趕回西寧還有二十五公里，只好往歸途走了。每個人是那末依依不捨的一步一回首的望着大金瓦寺，經堂，佛殿，還有那屋頂上的寶屏，甚至那些虔誠的教徒，這時它們似乎都伸出望不見的手，拉住了我們，但許多現實的手，更在前面拉着我們，明朝再會，偉大的塔爾寺！你，西北高原上的神秘之宮，願你前途無量吧！大家不約而同的說出珍別的心聲，暫時別了塔寺。

我們回到文華鎮去上車，幸運地遇到「河南親王」的大小公主和大駙馬「龍舟」，「龍舟」是他寫在我們紀念冊上的漢文名字，和他們在暮色中攝了一幀團體照。（到現在我們還和這位駙馬爺通着信，他們常問我們要抗戰的畫報看。上次鼎銘兄拍的團體照，寄去他們，他來信說，希望我們今年再去，約在文華鎮相會，再爲他們拍照呢。）算是此行的意外收穫。我們於夜色蒼茫中回到西寧。

坐床大典

第十世班禪是在循化縣尋獲的，今年才七歲，元宵日的中午，便是他正式做塔爾寺的主人的一天。我們在事前曾聽到關於班禪轉世的神秘的傳說，我們便格外神化的憧憬着這個小佛爺的情態，總覺得他是一個異乎常兒的神童。十四晚上，簡直沒有睡，一早大家都起了床，匆匆吃過點心，便又走上塔爾寺的旅途。坐床大典要在中午十二時才舉行，我們便趁着機會去看晒佛。

晒佛是在大金瓦寺前一座空場上舉行的。用木頭搭成一架很高的台，佈置着許多用酥油做成的宮殿人物，繪以五彩，美麗動人，有些高達數丈，莊嚴偉大，就是比起巴黎臘像陳列所的臘像，也無遜色。佛像陳列在走廊的牆壁上，那是用手工繡的佛像，氣象萬千，繡工之精細，顏色之堂皇，嘆爲觀止，不怪塔爾寺的當局，每年才一次讓人欣賞了。

突然人聲喧雜起來，東奔西跑，說是小佛爺來了，我們看看錶，正快到十二點了。便守候着從山上到山下的必經道路去迎候這位萬家憧憬的小活佛。

他穿了一件黃色的佛衣，戴了一頂有些像濟公帽而大有鬚的佛帽。乘着一頂轎子，受着千百喇嘛的前呼後擁，從他的住所出來，在他必經的路上，都爲他臨時舖着黃色的地毯，他一直便到大金瓦寺來行拜佛禮，拜罷便繞寺一週，這時候，觀衆便可以清楚的看見他了，他實在是一個極普通的孩子，而且很清秀，不像一般藏民的醜惡。他好奇地望着圍住他的觀衆，似乎想表示一點孩子的高興，然而，也許是一種特殊的生活習慣，使他失去孩子的天真，他忍耐地現着莊嚴儀態，繞畢寺的一週，沒有一絲「失常」的表示，不過，從他的面部表情看他的心裏還是燃燒着孩子的熱情的。當他繞過寺後，便回到寺內頂層休憩，那裏爲他預備了點心和茶，他隨意吃了一點，便是正午十二點，他仍舊坐着轎子，被抬到在山上的禪寺裏去。那是一座廣大的屋子，小佛爺坐在正中的一張鋪着毯子的一半像床，

一半像椅的椅子上，這便是所謂「床」吧，我想如果見過北平故宮裏的金鑾椅的，便也可想見這張床的神秘性。這時活佛和喇嘛構成一對對，總有數千人之多，向他禮拜，儀式的隆重，場面的偉大，眞是難狀其萬一，我不知道時小佛爺的心中，有着怎樣的感覺，他呆呆地坐着，也許將這些人的動作，在當着跳神在看吧。（小佛爺也要看跳神的。）朝拜以後，許多來賓去謁見，所謂謁見，只是每個人俯頭給小佛爺撫摩一下頭頂，然後他以一根紅緞帶子，繫在你的頸項上，據說這便是代表你已經誠服於他了。有位來賓去見他，當他照例替那位先生繫那紅帶子時，惹起小佛爺的孩子脾氣，用小佛手將那位先生的頭向下一壓，正碰在「床」的邊上，小佛爺抿着嘴吃吃的笑了。還有一位太太，大概太嚮往小佛爺的神秘了，請求與小佛爺拉拉手，結果沒有得到准許。

爲觀衆所注目的也爲觀衆的各族婦女，穿着奇異的服裝，彷彿江南人家齋祖宗像所畫的服式，不過她們的身上，還掛着許多寶貝，琳瑯滿目，光彩奪人，眞是目不暇接，據說每個人的身上，掛一樣東西，便代表她家中有一百件，不足此數，便不能掛出來，眞是如此，她個人的財產，倒是很容易在她的身上計算出來的。我們請求與他合攝一影，有些羞答答的容避了我們，有些則微笑地走開了，有些已經與我們立好在一起，正要拍攝時，她們突然走了，累得鼎銘兄望穿她們嘆氣。只好以快鏡，冷不防的偷攝她們一下。

因爲還要回到西寧去參觀，便與塔爾寺的一切告別。

西寧巡禮

也許是我們對於西寧的認識太疏遠了些，這一種過去的偏愛吧，當我們的車子駛進東關和到狹窄的街道，我們還都說這是街頭，還沒有到達市中心呢，但車子慢慢地前進，一直到達中心區的鼓樓大旗杆門前停下來，我們尖叫了，是的，西寧的市容，在外觀上仍是古老的，沒有新式建築，還有了不久的電燈，也是那末暗淡，而且要到晚上六點才有，至十時便不供給了。但這些是不能代表西寧的，如果你稍微深入的看到那繁盛的煤屑鋪的街道，時常由路旁的店家潑着水，沒有一點灰塵揚起，光滑得像平坦的柏油路。兩旁砌着很深的水溝，沒有一點渣物，到一定的時候，從上原放進水來，以備每[illegible]用溝路之用。單從這一點路政上看，可以看到青海當局奮鬥求治的精神。

本省人多半是回教徒，他們的兩腮，都有一束濃髭子，對人有一種嚴肅而和愛的神氣，使人望之敬畏。街上也有各族同胞走過，在商店裏購買東西，能說青海話。他們都使用銀幣，一塊銀幣可抵國幣一百十餘元，（這是中央銀行的牌價，也有黑市。）我們踱進商店裏去，時時聽到銀幣的撞擊聲，使古老的西寧人顯得更古老了。

馬氏一族的枝葉，在西寧很廣，我們見到面而請教的，十之九爲馬姓。可見馬氏在青當政，上下融貫的道理，不是偶然的。

全西寧的飯館，十分之九是清眞教館以致我們吃飯便成了問題，就是找到普通館子，也是帶賣羊肉，以致在菜內總有羊腥氣，不能下嚥。如果外省人到青海去常住，第一件事是要加入回教吃會羊肉。

我們實際在西寧除了晚上外，僅僅逗留了幾小時，對於西寧：我只能作以上簡單的介紹而已。

釋四川話（三）

下江人

豬血稱「旺子」，豆腐爲「灰末兒」，豆油，豆瓣醬，醬，醋，生薑，和葱，蒜，統名「作料」，而醋又號「甜寶」。

談天稱「擺龍門陣」，吹牛叫「沖殼子」，「乾叫喚」是形容亂吵亂鬧，不能生效的容言。「甜謂子」和「扯堋子」是說笑與說謊。「開黃腔」「談黃話」，是指說不講理的強詞。

嘮氣名「叫喚」，「吼」是大聲叫喊，「吼跳了」是道中他人秘密，使其驚惶，說破企圖，使之無法實現，則名「吼黃了」。

吝嗇爲「還」，狡猾是「梟」，多誤爲「水」。敢作敢爲，或名選播叫「寮口」，大刀闊斧的披荊斬棘，稱爲「毛煞」，「鷹覺」和「麻辣」。

「腦筋活動」「八面玲瓏」是聰明，呆笨是「吓子」和「寶氣」。貌似精明強幹，內實糊塗不堪，或是假充內行，處處弄巧反拙者，名爲「光子行」。

扯謊爲「冬心」，欺人無稽名「扯[illegible]」，「行家」是內行，善爲應付爲「[illegible]數」。

「攪毛了」是激怒的反應，「順到毛摸」是有所作爲，而隨聲附和。「硬起」不是起，也可說起起，語氣放柔和一點，還可作爲疑問詞。

不怕爲「害怕得」，好笑稱「笑人」，是「安逸」，明白曰「曉然」，[illegible]是名「受方」「方一手」。

「八個西」雖指什麼，不若「嚼子」之皆知，「鬧個」「喝酒」「要不爲什麼」語所[illegible]，倘可作爲怎樣，沒有關係之用。

「殺角」與「歸一」，是爲終結。

遊學西康追憶錄

唐翊平

前言

二十八年，抗戰進入第三年代，我廣大幅員相繼淪陷，舉國騰沸，烽煙遍野。國立西康技藝專科學校於此時奉命成立於西陲。爰依政府開發邊疆蘊資源，造就建國人才之要旨，廣招全國有志邊省事業青年，從事學術研究，以奠定開發邊康之基石，一時蜂湧雲集而至者不下四五百人。校設西康寧屬西昌，其時樂西公路尚未完成，赴校須取道雅安翻越大小相嶺，路踰大渡急流，跋涉千里，費時半月方能抵達。該校偏處一隅，交通阻塞，人物供應均感缺乏。然值此風雲叱咤，駭浪驚濤之際，莘莘學子，濟濟一堂，不受敵機驚擾，更未聞血腥砲火，不啻爲西南角落一世外桃源。況又深入邊陲，身體力行，學於斯而用於斯，自有一番作爲也。余入西康就讀該校，爲時一年有半。後以水土不服，體質欠佳，中途轉學金大，於茲有年矣。總昔跋涉關山，共驚天涯，歷歷目前，如昨日事。因略述往事以紀此行，更藉所見聞瑣屑，以便觀光者之採擇，惟見聞或有未盡，所記不免疏漏，倘祈邊事專家有以正之。

（一）赴甯道上

成都——雅安（三百餘里）

二十八年冬，余與同學周昂君聯袂入康。自蓉城出發以雅安爲第一目標。其時川康公路車輛太少，不及久候，而洋車索價過昂，乃改雇洋車一部載運行李，吾等則徒步隨行。公路新築未久，崎嶇不平，而車行至速，步行時別費力。全程三百餘里，三日內兼程趕到。計踏破新草鞋凡五雙，旅程艱辛，概可想見。到雅後即宿四川旅行社。雅安原屬四川，清雅州府治，民國廢棄府制，乃改爲雅安縣。二十八年西康建省，遂與寧屬八縣同歸隸西康。今爲康省最大之城市，同時亦爲西康之門戶。城據青衣江上游，東鄰岷江，西襟大渡，北依邛崍，南障峨眉，扼蜀康之孔道。西上康定，南下甯遠，皆以此爲出發點。由此則崇高谷深，天險陡絕，山岳縱亘，萬壑千山。故遠行者，至此必須稍留，始敢再上征途。蓋以橫斷山脈縱列於前，一由大雪山脈南延，縱貫於小金川雅礱江之間，爲赴瀘者必須踰越；一由大涼山脈自川西來，南下縱貫於金沙江大渡河之間，爲下寧者必須迂迴。況我等初到康境，觸目新奇，即不欲休息，亦思嬉遊。殊不料竟爲[illegible]一席話，將留連之念全部打消也。據稱赴寧道上，既有險阻，入冬以後，高山積雪，白化風吹，寒氣逼人，非老於此途者，不敢冒行，經常往來者唯有滑竿夫肩送人物而已。彼輩皆係中鴉片烟毒之徒，視烟如命，骨瘦如柴，衣不蔽體，徒以滑竿力資換取烟資。烟土爲滑竿工之原動力，則滑竿之工資亦以烟價之高低爲準。其時烟價漸昂，工資遂亦倍增。抑尤甚者，途中治安欠佳，時有夷匪出沒，搶劫路人，擄去漢人，以爲奴隸，驅役終身。我兩人手無寸鐵，深入不毛之地，得無懼乎？然在當日，康行已決，勢在必行，雖窮困艱危，未遑計也。當晚夜闌人靜，二人盡出囊中所存，共計不過百五十元，當無久住可能，遂決合雇一滑竿，以運行李，人仍步行。計議既定，然後安寢。

雅安——麻柳場（七十里）

晨發，穿城而出，走馬看花，城內詳情未能細察。又聞滑竿夫言城郊有錢堆、武侯祠、司馬長卿讀書台、邛碼旅行坊，內有萬坡池、薛公井、慈禧太后出生處，均未觀光，至爲憾事。行至涼水井，上對岩間，途見背茶者，朝康定者，肩負者，自滎經來，絡繹不絕。茶葉爲康省對藏貿易之惟一輸出品，計邊藏茶葉年可達一千萬斤，其時每斤價值以三元五角計，則其貿易額達三千五百萬元。由康省輸藏之茶，限於雅安、天全、名山、邛崍、滎經等五縣所產，因係銷行於邊地，故稱「邊茶」，以示有別於銷行內地之「腹茶」。邊茶之特色爲每四觔打爲一包，裝於一特製篾簍，頭

謂「茶葉包」是也。茶廠將茶交伕行層背子背運，每背爲十二包，每包十八斤計，則已負重至二百六十斤。背運之法，亦有足述。彼等將其層層疊積，中用竹籤貫穿，外用篾條紮緊，承以背架再用兩根篾鞭掛在肩上，用背負之而行。手持丁字拐，休息時將拐棍置於地上，將茶葉包支起，恰與兩脚配成一三角架，名之曰「休息」。所負既重，行程甚慢，每日最多行四十里。此種背茶「力士」，得謂之行軍鐵道矣。榮經之鐵，據官方調查報，謂榮經附近皆鐵，尤以在天滿大鑼山脊，滿小鑼山之赤鐵鑛，載黃滿山溪林之鋼鐵爲最有開採價值，單此二處天滿大鑼山之藏量，即約有五百萬噸。全日路程大致平坦，惟經觀音岩一段，沿山傍水，上坡窄險，及吉子崗一程，陡坡險峻坎坷，無何即到第一宿站麻柳場矣。鎭位於山麓，住戶僅五六十家，旅店七八皆骯髒雜擾，惟與此之山間客舍，初到者頗感不慣。歇入舍後，瞥見一戎裝人物，儀表端莊，態度大方，叩之乃系其西昌行轅稽會計科長也。頃由雅公幹完畢，回轅復命。彼此認識後，感情融洽，談興極濃。蓋此後西康之開發，必須政治軍事經濟建設及教育文化相提並進。在政治軍事方面，西昌行轅之設置，對西康一切政治軍事上之設施，積極推進；在教育文化方面，特設康專以教授各種技工應用科學，養成各級技工技術專門人才，以應西康建設之需要。總之，彼行轅同人與我康專同學實站在同一條戰線上也。當晚叨承程先生設宴招待，並約今後同行。

麻柳場——鳳儀堡（七十里）

次日我二人與稽科長及其隨從一行十人，浩浩蕩蕩，深入叢山中，再不感孤單寂寞之苦。由麻柳場行至榮經縣約五十里，爲本日路程中站。榮縣城位於寬平十餘里平壩中，榮經二水左右環繞，因以得名。城東門外有鐵索橋一座，其結構宏偉，用材堅實。不啻爲礦業區之代表。人行其間，搖曳不定。飄飄然有羽化而登仙之意。迄今憶之，當時過橋情景，有若小學時代走獨木之戲，不過足下所見者，易平地爲萬丈急流耳！晚宿鳳儀堡（又名黃泥堡）。鎭位大相嶺山麓。高峯聳立，深壑雷鳴。鎭內有關岳，城圍甚簡，行人亦覺甚多。

鳳儀堡——漢源（六十里）

□發，疾行十里許，至小關，隨憩隨食，以加足馬力，繼續翻山再上十里過大關，路見積雪。以後過羊坡子，長老寨，山勢更高，路愈險峻，顧名思義，是間蓋皆綠林出沒之所，不便久留，縱有雲海奇觀，亦無心玩賞；一口氣直衝上草鞋坪。爲時正三時鐘，計一日行程，翻山已去其大半矣。既達絕頂，驟見平夷碑，屹然鎭立。頓憶當年諸葛丞相，受命於危難之時，肩負興漢大任。五月渡瀘，深入不毛，靖平南亂之偉績，不禁肅然起敬　唯武侯南征，是否曾親自率兵經此，則尚待考　但可推想而知者，武侯對此路必曾大加改善，後人因紀念其功，命名爲「相嶺」，亦含伯甘棠之意。絕頂狂風直刮，寒氣逼人，轉過山南，山上草木漸稀。緣因坡度極大，土壤沖刷殆盡，植物得難深根蒂固也。下山至漢源十五里中，九迴十八拐，急轉直下，備嘗顛躓勞頓之苦。漢源乃一荒城古市，位黃沙河當之高壩中。常吹大風，塵沙揚塵，牲畜禾木恆受其害。諺云「清風雅雨」——意謂清溪（漢源）多風，雅安多雨——此行「雅雨」幸未遇着，而「清風」卻已領教矣。漢源之梨馳名川康，雖得到此痛啖一頓，此梨碩大而甘，啖之清嫩爽口。竊思其味所以如是甘美，固係其梨種之特點，但自植物生理學觀之，則其與環境，不無相關，蓋漢源風大氣冷，正足以刺激梨果細胞液糖分之增加。緣以細胞液內糖之濃度增加。即提高其冰點，細胞不致脹裂，其理與霜後之菜特甜一耳。既有如是優美之產品，所惜不能作合理的充分利用。由於地域與時間之牽制，此地雖有千萬甘果，而礙於交通之不便，不能運往外地，甚致賤賣不成，任其腐敗損失，實至可惜。若使「加工」事業發達，產品經過□□變成罐裝或菓醬等，體積縮小，運輸便利，且經久不腐，無遠弗屆，則可謂充分利用矣。

漢源——富林（七十八里）

出漢源五里至兩路口。赴康者由此西走，往西昌者由此南下。此去山嶺盡赤，氣候亦漸乾燥炙人。及至漢源街，氣候乃漸轉佳，市場繁榮亦遠超縣城之上過此一路平坦無坡，直達富林。沿途油桐樹頗多，蠶桑亦不少。蓋以低窪河谷之區，因橫斷山脈自北而南，得受南面海洋氣候之調劑。氣候極溫和，花草繁茂，樹木滋榮，實不亞於江南之鶯花三月也。漢源□

距此，行程不過一日，路程不滿百里，而寒暖天壤。古人云：「十里殊褒氣」，其西康氣候之謂歟？富林位於寧雅二屬交界一狹狹平壩間，流沙大渡二河經過場南。追源溯流，大金川自大雪山西出南流與東源（四川理番）會合後經丹巴、康定、瀘定、而入漢源縣，再東流至富林、場南，受流沙河之水，至大樹堡而入越嶲縣境。西受越嶲河之水，是名大渡河。傳即宋藝祖玉斧劃江處也。雅富路與樂西路修築至此，擬以此河水急灘險，橋梁工程至艱，全程迄未銜接。公路建設於萬山叢中，工程艱巨，自不待言。挖山填谷，斬荊伐棘，不知耗去幾千萬民工血汗。其爲民族受苦，爲世界爭光，其豐功偉績，不亞於前方抗戰英雄，應受國人之最高崇敬。

富林—河南站（五十里）

橫過大渡河至大樹堡。往南自然產物及社會環境又轉荒涼。途經晒經關，場內有武聖廟，廟內殿前鋪地有晒經石一片，傳爲唐僧所遺。晒經關前十里有白馬舖，白馬二字傳亦爲唐僧之關係。史稱唐僧玄奘爲洛州緱氏人，於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六二八年）西行求佛法，歷十七年始歸。特以譯經傳教著稱，此種跋涉千山萬水，百折不撓，一往無前之精神誠可欽佩，其溝通中西文化之供獻，更未可抹煞。本日行程原定七十里，投宿平夷堡，奈以該處已接近危險地帶，爲匪人出沒之所，不如少行二十里，在河南站歇下。河南站位于一小平壩內，區署所在，治安較佳。

河南站—海棠（一百零六里）

今日路程較遠，晨五時許，程科長即發施號令，全體整裝出發。途中午膳以米缺價昂，且不易購得，而以洋芋（馬鈴薯）代飯。蓋山地土瘠氣寒不適稻作，但宜洋芋生長，第以交通不便，穀米運輸不靈，成本高則米價貴。山地民貧，無購米能力，造成以洋芋代米之現象。暮宿海棠，此爲百餘里內唯一大鎮。

海棠—保安（七十里）

今日正式踏入夷區，路見夷人漸多。夷人散居於越嶲道一帶，一名倮倮，或呼蠻子。有生熟二種：生蠻概住於涼山山脈之山地；熟夷與漢人雜居。此族人種，其體長大，氣質慓悍。生蠻不受官府節制，其種族有黑白之分，或謂黑由於衣色上之區別。黑夷尚黑，白夷尚白。白夷原爲漢人被黑夷擄去，役使苦工，虐視如待俘虜。久久與夷同化。與漢人雜處之夷族——熟夷，浸漬漢人文化已久，舉措文明，奉法守禮，反與漢人同化。夷人衣毛氈製成之長袍—土名「察爾瓦」，是一種與西式大氅略同之服制，而領之形式迥異，其上並無翻領，領口繫以毛繩兩根，其下襬吊滿以纓絡。髮髮於頂，並結小辮一條，曰天菩薩，其作用有避災護身之意。跨馬而行，狀甚似一羽士，赤足若阿比西尼亞之步兵。女子未嫁者，衣短袍，已嫁者則改曳長裙。髮盤於頂，成十字形，旁插鳥羽或山花。晚宿保安。一夜槍聲不絕於耳，風聲鶴唳。此係放哨者之示威乎？抑壯膽乎？

保安—中所壩（九十八里）

頃悉保安前站十五里處連三坡昨曾出「亂子」——路人遭匪搶刦，損失貨物數千元，失蹤者一人，飲彈而死者兩人，負傷免倖一人。程科長爲策個安全計，特囑聯保處代雇武裝壯丁三名，荷槍實彈，護送一程，乃安然通過，至越嶲城，北風瀰野，寒氣逼人。城位於平壩中，夷務總部駐此。乃出雅第八宿站。時以兼程趕站，須多行十二里，改宿中所壩。

中所壩—登相營（八十二里）

今日翻越小相嶺，除重溫大相嶺之困難外，不期遇到一種意外之麻煩——馬之行列是也。其行列在山上四十里之路程中，斷斷續續至少延二十里，我等須爲馬隊讓路。在小哨附近與馬隊前鋒接觸後，無論轉一彎，打一拐，都可碰撞迎面而來之馱馬。平路間相讓無妨，但在坡度陡峭，路甚崩壞之地，卽不能不令人惴惴危懼矣。

登相營—松林坪（一百三十里）

由雅抵此經歷千危萬險，克服多少困難，以爲大事已定，以後旅途大道，準可安然到達目的地矣。詎料所僱挑夫竟有一名以體力不支中途病倒，乃須臨時另僱挑夫分挑行李。兩位伕子之負重不一，行速各異，我等二人，唯有先後隨行，分別監視，半日而後，前後失却聯絡。午後七時先頭部隊周昂君已到達松林坪歇下之時，而後援部隊我與伕子兩人僅到瀘沽途中兩地相距尚有三十里之遙。幸藉新月微光，公路平坦，方能兼程趕到

。但憶當時情景——暮色蒼茫，舉指莫見。滿月荒涼，萬籟俱寂。二人踯躅其間，強相慰勉，不敢言聲，得謂危哉險矣。當晚重聚甚歡，並打破「緊縮政策」傾囊購食，大嚼一頓，而後寢。

松林坪—西昌（九十里）

途遇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奔向前來，詢之乃威鎮漢夷之鄧靖邊司令行列也。人馬中有快轎三乘，皆密閉莫知誰者。前後簇擁騎衛不下百人，快馬利槍極威武之能事。揚塵三丈，聲遍四野。據云鄧司令係一漢化夷人之代表者。其人深明大義，知時務，當日靖平夷亂，促進康省新政爲己任。恩威並施，蠻夷鮮敢抗拒者。今日九十里盡平大道，行之甚適。沿途與挑夫且行且語，不感寂寞。且從而得知該夫曾一度爲蠻子所擄——當娃子，半年後逃出，今日尚能操流利夷語，茲將當日所教我者譯音如下：「吃飯」——「扎子所」，「吃肉」——「阿斯多」，「走路」——「牙片多」，「雞蛋」——「挖茄」，「母豬」——「阿盛」。又憶與滑竿夫同行時，尚有一事不能忘懷者，即巧妙合作之滑竿夫術語是也。滑竿夫之所以有術語者，因在抬滑竿時，前行者見有應注意之處，須報告後行者，方不致後行者爲滑竿所過，盲目亂撞，後行者答應一聲，即云已悉，放心前行。如是一唱一答，即成韻語。遇見路滑——前呼「把緊」，後應「站穩」；至斜坡——前呼「越下越抖」，後應：「下去就好走」；路上有水——前：「天上明晃晃」，後：「地下水蕩蕩」；路有溝缺——前：「右（左）手一個缺」，後：「新官把印接」；將上坡——前：「山神土地」，後：「各打主意」；獨木橋——前：「丹田一根線」，後：「跑得馬來使得箭」；路有牛糞——前：「天上鷂子飛」，後：「地下屎一堆」；挑担子——前：「右手兩歪」，後：「老調賞號」；牛當道——前：「右手力大」，後：「剝皮好上架」。行抵西昌城垣，已薄暮矣。詢及康專所在，曰：出城尚有十五里許，懔於日昨夜行之苦，不敢再試，乃歇城內客棧，翌晨方赴校。

（二）西昌素描

城西南隅有周圍四五十華里之邛海，萬山環繞，形成一天然石盆。朝霞夜月，譎雲巧影，即由此石盆反應出無窮之妙景，時而發生不定期之浪潮，巨濤澎湃，有如萬馬奔騰，「有景皆就海，無風也揚波。」而風平浪靜之頃，湖上輕柔碧波，襯以小巧魚舟，狀若滑行於玻璃鏡上，詩情畫意，令人憶及江南景色西子湖上之風光：前人有形容西昌月之詩句：「雅雨漢風西昌月」，其所謂西昌月之奧妙，應歸功於邛海之襯托。海濱聳立着峨葱蘢之瀘山——一座天南勝地，亦爲寧屬人民宗教信仰之仙境。西康之最高學府——國立西康專即設於瀘山山腰，校以山傳，山以校著，由是瀘山與康專之聲名即聯成一貫，迅即傳遍遐邇矣。西昌之氣候大半晴和，若無風季與雨季之劃分，誠難以分出季節。一遇大雨，即有綠茵滿地，佳木繁陰之初夏，亦可見遠山積雪。「節無時令之變，氣有四時之殊」，所謂「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冬」，可以作爲西昌氣候之寫照。在十幾年前，此間夷匪猖獗，時幹其殺人越貨之勾當，如今瀘山附近尚可見剝敗瓦頹垣。今日寧屬偏僻之處，尚有匪跡，但吾人可深信此種邊疆障礙，終將爲時代之洪流，席捲以去。

此間有熱鬧繁榮之街道飯館，荣廳如雨後春筍正在不斷發展，並有新館、銀行、電影院、新書店、合作社、公私立學校、民衆教育館、公共體育場，以及中央及地方之大小機關。西昌亦已具近代中國都市之各種條件，在人口及文化內移之狀況下，西昌正在加速邁進。

五月之西昌乃最悶人，黃沙漫漫，景物黯淡，一片荒凉景象，瀰漫於此古城之週遭。沙漠狀之沉寂幾使人窒息。能怡人者，惟有遍地榴花耳。

（三）印瀘生活與學府風光

康專設於西昌城郊風景區瀘山之上前臨印海，距城約十五里。戰爭狂潮將一羣流浪青年捲至荒僻之邊疆，先時誰會料及。佛寺之鐘聲與號音相和而弦歌之聲，亦朝夕與梵音交響此秀麗之天南勝境已非昔日之寧靜矣。茲就所得印象略述一二：

瀘山自來水——入校第一印象即爲蜿蜒數里，規模宏偉之導水竹管。遠從高處泉水，源源不絕，集中使用，此種科學措施，較諸自山下挑水，

登百丈高級省事多矣。據稱係由水利專家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工學博士周宗蓮教務長所設計。

、邛海游泳池——陽光煦照，滿地綠茵，百十成羣，席地而坐，仰天而臥於邛海之濱者，康專同學泳罷稍憩，並受日光浴也；追波逐浪，浮沉於碧水之間者，康校游泳家作「海水浴」也。時或全校動員，萬人空巷，圍觀如堵，百十所指，游泳健將正作渡湖壯舉也。

大殿圖書館——瀘山諸寺，創自晚唐，屢經歷代之建修，始有今日之奇偉。尤為巍峨者，首推大雄殿。高閣穹隆，中供三世尊佛，金色輝煌，光采奪目。讀書其間，萬籟俱寂，世慾盡去。此誠為息心養性之「淨土」，而康校以之為圖書館，可謂「絕」矣。

劉公與教室——教室設在劉公祠內，劉公延珍為清同治年間一位有功寧屬名將，當地人民為紀念其功，特為之建祠塑像，其神采奕奕之坐像，直伴我等年餘，有若為我等應獻身邊疆之啓示然。

菩薩與寢室——本校經地方特准撥用瀘山大寺及劉公祠為基本校址，寄宿舍即係一部分佛殿。原有佛像以地方信仰關係不便移動，故仍其舊。我等即寢臥於佛叢中，初住頗不慣，尤易引起畏鬼者夜視之錯覺。久之則習以為常矣。

古柏與宿舍——一部分同學住蒙段祠內。祠前有一古柏，傳為司馬相如手植。大可十圍，枝幹參天，氣勢雄偉。朝夕與之相對，給與同學等不少性靈之薰陶。

讀書風氣——校長係前北洋工學院院長李書田氏，素以辦學嚴緊著稱，其「大北洋」之好學精神，在康校師生間，依然存在。趕功課者，往往於別人睡醒一覺之時，尚在搖曳之孤燈下埋頭苦幹。深更夜靜，正為其用功之時。每日清晨，下早功夫，聞鷄起舞者大不乏人。每逢考試期近，又值天朗氣清，陽光煦照之時，三五成羣，漫山遍野，埋頭研讀於山間者，康專同學也。

經濟伙食——每逢青黃不接，米珠薪桂之時，同學等乃急謀應付之策，根據營養學原理，配合經濟學原則，乃實行短期間之「以洋芋（馬鈴薯）代飯，以大豆代肉」運動。蓋以米飯之主要營養成份，厥為炭水化合物，而洋芋有之，肉之主要營養成份為蛋白質，而豆有之。其質味雖差，然其價低廉多矣，暫以之為代替品，以渡過青黃不接之時，亦未嘗不可也。其初西昌尚未設電燈，校方每日發給點燈，所領燈油可節省一部分加鹽煎黃，作為炒菜之用，以彌補伙食油食之不足，無中生有，得謂之「開源」，廢物利用，得謂之「節流」。故校方亦極表同情，在所發燈用菜油中，絕不參雜桐油，以便食燃兼用也。

登峯樂趣——由大寺（校舍）而登，有古寺凡十三：曰，三教菴，曰，文昌宮，曰，祖師殿，曰，觀音閣，曰，瑤池宮，曰，財神殿，曰，斗母閣，曰，玉皇閣，曰，三教殿，曰，青羊宮，曰，文武宮，曰，青牛宮，曰，東嶽祖師殿，上即為紗帽頂。登斯峯也，舉目四眺，茂林蔥鬱之處，梯然特立，樓閣玲瓏者，瀘峯諸寺也。汪洋一片，天光相接者邛海也。烟火萬象，商賈雲集者，建城（西昌）也。平原窪地，沃野數百里者，西昌盆地也。叢峯競秀，萬山爭拱，尤為奇特，此則瀘山之大觀也。

（四）鹽源之遊

三十年寒假，康專畜牧科同學受其專業機關之託，前往鹽源調查毛草情況。同學等四人，曾在該縣作半月勾留，爰錄見聞瑣屑，以紀此行。

到城後隨即往謁縣長，擬獲相當招待或便宜房屋寄宿未果，轉住客店，將就住下。

藉官方介紹，得訪西番先循楊大隊長珍擶。楊大隊長西番之望族也。素以豪俠見稱。受命大隊長以來，政績斐然，頗得官民敬仰。楊大隊長又係一大地主，地大物博，擁有極大之農牧場所，有僕役專司其事。其一切生活之原料，取給於外者，僅茶葉布疋烟葉等數種而已。其衣則以老羊皮毪布為大宗。家人婦女着毪布，男者多穿老羊皮，製皮之法又極簡單，僅將老羊皮面，塗以油質，搓使柔軟，即可製為衣，所謂無面裘是也。食則以奶渣酥油，牛羊肉為唯一食料。我等一行頗得主人歡迎，寵承殷懃招待，除正餐飽嘗山野獵味，牛羊醃肉，火腿，鷄子外，並時飲酥油茶。酥油茶乃康人特殊飲料，有如外人之視咖啡。泡製之法，將自牛乳提煉之乳

酪，置濃茶中加鹽共煮，乃煮成一種極富營養而又略帶刺激性之香茗。是晚明月當空，適值包穀（玉蜀黍）收穫之期，四鄰青年男女都來幫工。廣庭中置包穀一堆，圍坐男女一群。去皮剝粒，嘶喇喇之聲不絕於耳。其時也，興高采烈，一女引吭高歌，而衆男和之，其聲悠揚。楊隊長有犛牛三頭，遠飼於高山上。據稱係毛牛與黃牛之雜交種。乳量頗豐，但以性嗜寒冷須養於高山上云。我等以時間所限，不便前往參觀。見有駿馬一匹，體幹宏偉，遠非常馬可比，乃建昌馬之純種也。建昌馬俗名「川馬」，乃中國三大獨立馬種之一，與蒙古伊犂馬齊名，體驅較小而爬山越嶺之本領過之。惜以後人不知撫育之道，徒滿一時之利慾，不顧純系繁殖，以致種系日漸劣化。

毛草業觀感——毛草俱關軍用，亟應由政府遴派專家，擇水草極佳之地，設場牧養牛羊，以選種改良其品質，以獸藥預防其疾疫，期以皮毛供毛織製革之用，俾利軍實。並應附設有精製乳油之設備，以所製之乳油製成罐頭，運銷各地。不獨可裨益軍實，且可杜止漏卮。因地制宜，此實要務。場內並應充實獸醫設備，除供本場之用外，更應爲民間所畜之牛、馬、羊作防疫注射，則人民受其利，自易傾心。然後教以改良選種飼養之方法，定可事半功倍。民裕則國富，心歸則邊自安，此又必然之理也。

南華遊記

王直民

韶關之南，約二十餘公里，有華南名刹，南華禪寺在焉，相傳六祖惠能，曾採樵於此，觀茂林修竹，山水秀麗，捧曹溪水而飲，沁香入肺，乃歎曰：西方極樂世界，瓊林瑤池，亦不過如是，遂修道於此，現有六祖肉身菩薩在，余敬仰已久，曾約同仁伍君往遊焉。憶汽車駛近馬壩，山光水色，風景奇佳，一脈曹溪在望，公路沿溪水蜿蜒，渡過山坡，進入一小盆地，遙見綠瓦朱牆，建築雄偉，掩映於叢林中者，即南華禪寺也。

就公路中有一牌坊，上書「曹溪勝境」四字，有河便是寺院，山門高聳，兩旁八字粉牆，門上懸一匾，爲「南華禪寺」四大金字，落款林森書兩邊對聯係虛雲法師手筆，上聯「庾嶺繼東山法脈」，下聯「曹溪開洙泗門」，入門即一廣坪，寬可百步，中有放生池，池上架橋，橋中央置八角亭，名五香，五香者佛語五戒香也，亦有一聯曰：「塵從佛法消諸劫，知有魚龍來聽經」，

第二重爲道林寶場，一排高樓，十分巍峨，門旁對聯爲「粵東第一寶刹」「南宗不二法門」，再行數十步，登石階七八級，方是天王寶殿，正中端坐彌勒佛，含笑迎人，一似內心歡善，天下萬無憂慮然，更進一層，迎面即是大雄寶殿，跨進寶殿，但覺崇高莊嚴，空曠靜寂，仰觀正中三佛，乃西方三聖也，兩旁五百尊羅漢，或坐或立，余等遂志心朝禮，虔誠膜拜，出殿後繞過靈影塔而至六祖殿，所云六祖惠能之肉身，即在此殿，余等好奇心殊勝，請登壇近身賞鑒，詳確諦視，其身之大小尺度，與常人無異，體披紅緞，面部染漆色　端莊趺坐於玻璃龕中，兩目垂簾，安然入定，詢之香火僧云，耳鼻及眼，不能久留，當已物化，此係後裝者，其他各部均六祖當年玉體也，出六祖殿後門，有藏經閣，閣後有樓可十數間，甚是清靜，主持虛雲法師，即在此樓修養，虛雲法師爲當代闡宗泰斗，聲名遐邇。海內敬仰，年九十許，身瘦長，鬚髮已純白，眉眼慈善，而道貌岸然，某次打坐蒲團達五晝夜，不飲不食，寺僧以爲圓寂，而法師復下蒲團，爲僧衆講經，余等向法師頂禮已，復出至客堂午餐，餐畢微出堂來，看匾額齋堂二字，筆力勁遒，落款爲蘇東坡居士，因憶東坡詩有：「水香知是曹溪口，眼淨同看古佛衣，不向南華結香火，此身何處足眞依」，東坡居士，或曾至此，再遊，往曹溪水邊一弔，見清泉一流，洞徹溪底，底係小卵石鋪成，無土質，故水澄清之至，溪闊可丈許，兩岸蘆葦稀疏，清風微漾，煞是仙境，余等樂極，躍下捧溪水而飲，效當年六祖韻事，固覺清香淡潔，可以療渴，但並無何種奇特，伍君曰：憶同此溪水，俗者以爲平淡無奇，高士聞有清香，有出世之想，醫者以爲有微菌不能飲，鄉人則司空見慣用以濯足盥漱，仙家飲便[illegible]瓊漿，此之謂「三界惟心，萬法唯識」，[illegible]噫然笑曰：伍兄出此機語，不愧爲居士也，[illegible]夕陽西下，時近黃昏，遂搭車而返，還後拙筆記略，聊誌鴻泥云爾。

★　★　★

輝縣「百泉」

何敏先

在北方提起「百泉」這個地方，沒有人不曉得它是河南有名的勝蹟，自平漢線新鄉車站前往，約四十里，可通汽車。百泉本爲輝縣唯一著名的勝景，因交通的關係，却無端地被新鄉縣沾了光，使遠道來遊者都錯認是新鄉的百泉。

出輝縣西關四五里，一過「陽泉」鄉，迎面就可望見「蘇門山」。山當太行之陽，因山上有「百門泉」，所以也叫「百門山」，又名「百泉山」，山之東南爲「百泉」鄉，由鄉入東華門，迤西行數十武，就能見到長約里許，清澈可數游魚往來的「百泉」，水聲嗡嗡而不急，那滿佈水中，一叢叢青綠細軟的藻草，載浮載沉，于躍金的波光底層，有如海洋裏的珊瑚一般地玲瓏可愛，隨湧隨散的點點珠泡，與濟南的「趵突泉」，亦不相上下。

經「欸竹廬」，穿「白露閣」，乃係該泉管理處辦公的地方，過「半郎橋」，橋分十一孔，整個的泉脈，就在那裏匯合後而流進去，故所發的水聲，特別響亮，從橋轉北入「雲台觀」，可見「太湖石」一塊，狀頗奇特，嵌在刻花的窗檻中，跨過「雲石渡」，「鳳虹橋」，就到「清輝閣」，進東爲洗心亭，從一曲一直的石條透橋，走到亭中，憑欄瞻眺北岸蘇門山上，那座孫登嘯台的紅垣殿宇，掩映于泉上，所呈出那一幅倒影畫圖，好像當時就是置身于故都的「頤和園」，倚十七孔玉帶橋，觀賞萬壽山佛香閣浴在昆明湖中，那樣水天一色的美景。正可滌塵洗心，使凡間的一切俗慮，一筆勾銷。

出西華門北行，沿岸所經，係「孫徵君祠」「靜樂園」「蕭孝庵」「邵康節祠」，邵祠之旁有「桃竹園」，相傳此園乃邵子隱居讀書之所，過小橋迤西爲「噴玉亭」，據云這座亭，在元朝時許衡嘗與門人遊詠于此，循岸西行所過「衛源廟」「稽公泉」，「二張祠」「新安樂窩」「啓賢祠」「甘泉」「馮公泉」等處，在「衛源廟」那座廟宇大殿前，有一方亭，亭之前面，掛着馮玉祥氏所書那一對楹聯，文曰：「因流溯源根本三民主義」「式歌且舞發揚民族精神」措詞新穎，值得玩味。所謂「新安樂窩」，係當時西安事變，不幸被殺身亡中委邵元冲氏之老祖宋康節先生退隱林下之舊地，全座經修葺後，頗有可觀，門口有邵氏親撰重修該窩之碑誌一塊，豎立道左。

衛源廟前，有「噴玉」「靈源」「湧金」三亭，建於泉之北岸旁，「靈源亭」中，有泉竇一口，曰「聖水」，相傳爲薛仁貴磨刀處，「湧金亭」裏面宋淸題詠甚多，由湧金亭東進入「周程祠」，登「蘇門山」，入「百泉洞」，上「擊壤亭」有小規模孔廟一座，廟前有石坊，額曰：「子在川上」，進戟門，就是大成殿，東西兩廡，已改頭換面，環境的佈置，頗具藝術的匠心，殿內當中有泥塑孔子偶像一尊，兩旁另有顏曾思孟四賢，由大成殿左行，到振衣亭，再拾級而登數百階，至孫登嘯台，遠眺疊巒重峯環抱，近覽山下亭台景物，如繪如畫，凡百泉全勝，可於此一覽無遺，台下尚有乾隆御筆書登此台時所詠之詩一首，在振衣亭之左，有一碑亭，亭中立三碑，當中那塊係袁世凱撰，徐世昌書，重修「百泉山碑記」文，而整篇文字，均清秀無瑕，惟「世凱」兩字，竟被人毀得模糊不可辨，或因袁氏晚節不修，而抱有洪憲稱帝之野心，致留千古的臭名，而予世人極深刻惡劣的印象，才有此反響。

過此亭左向，乃「餓夫墓」，墓裏就是明逸民彭了凡，當明室覆亡，來蘇門依孫夏峯，遍遊大河南北後，絕食於嘯台側，而夏峯乃題之曰「餓夫墓」，墓道之外有一坊，上書「明風亮節」四字表揚之，墓前有石刻「民族精神」四大字，筆力勁健，足以代表彭氏生前激昂的氣概。

下振衣亭，南折過，「耶律文正祠」至「共姜祠」，祠前有「放魚亭」，過「泉心橋」直達「中央亭」，亭峙泉中，極其清幽，靈源一派，四面珠光，身入亭中，神怡心爽，百無牽掛，古今人士題詠尙多，中州的名勝，當以此爲最。

蒙疆拾零

——續第六期——

陳國鈞

時令

各地蒙人沿用的時令，都是依內地漢人的農曆，一年亦是十二個月。雖然他們不像漢人的過節之盛，但每年亦有固定的幾個時令，亦略有其傳統的禮節。每年正月初一日，每個男子須跑到鄰近的喇嘛廟上，向大喇嘛拜年一一叩頭，才回家吃茶，吃畢又跑到廟外四週繞行十餘週後回家，才邀請親朋友吃茶賀年。在新年幾日內，最忌取一火與人。正月十五日，無論男女老幼都到大喇嘛處獻哈達，請他摸摸頭頂，可保吉祥。六月十五日，仍復如此。正月或六月間，各地大喇嘛廟舉行跳鬼，人人絡繹前往，並喜歡上那熱鬧的集會。

祭祀

蒙人非常迷信，很重視祭祀。一般說，最普遍的是人人拜佛，處處有廟宇，家家有佛堂，供酥油長命燈於佛前，每日早晚頂禮唸經，終年不怠。四季中又有一定祭期，往各廟上作大規模的祭祀。每年農曆三月十九日，公祭民族英雄成吉思汗，在他停靈柩的伊金霍洛（在今伊盟郡王旗）視為聖地，屆期有隆重的大典；次是祭鄂博，也可說是祭山神，他們每在山頂或大路的高處，以碎石堆成圓圈，上覆雜柴牛馬骨，更插了經幡，他們視作神祇，平時路過時，必須跪禱，而後始行，每年在春秋兩季中擇一吉日大祭，男女都集，非常熱鬧。

疾病

蒙古人在日常生活中素不講求衛生，根本上缺乏普通的衛生常識和醫藥設備，故而一旦有病時，沒有醫生可請，也沒有藥品。祇得急請喇嘛唸經或設法祛鬼作祟，為一種迷信的精神治療，自然不會有效驗的，總是束手待斃的多，因之他們死亡，常因不該死而死亡的增多了。不過蒙古地方土廣人稀，他們生活在大自然中，呼吸新鮮乾燥的空氣，吃的是營養豐富的乳品羊肉等，故使他們身體強健，很有對疾病的抵抗力，凡患些小疾病時，就毫不介意。一般的蒙古人，大多是有砂眼，梅毒，天花等雜病；現今最可怕的性病者也很多；到夏季，急性的腸胃病，也是難免的流行病；還有他們的婦女，枉死于難產，和嬰兒保養不好而死的也不少。目前，內外蒙古的旗政府，亦漸知注意衛生，都分設了小規模的醫院，使一般的蒙人所患普通疾病，有易於求醫得藥的機會，不過蒙人對此的信仰力仍然很薄弱。

生育

蒙人男女生殖率很低，絕嗣者不少，乃今嚴重問題之一，當生育子女時，產婦須移出原住的屋外，而居于臨時搭設的蒙古包之內，包前高掛紅布一塊，俗稱「忌門」，意即表示禁止外邊人入門。大多是由產母自己收生，用火燒紅了的鐵鍬割斷臍帶，將臍埋於門外的土下，產婦日食米湯山羊肉等，他物都忌食，約過二十多日或一月之後，產婦仍出門操作如前，小兒生後不剃髮，留髮至第三年，由喇嘛定一吉日，邀集諸親長來家，以酒肉宴之，並抱出小兒請諸親長用小刀分剃頭髮，剃者須先說明送兒的賀禮，其數很豐。

美術

從蒙古的喇嘛廟中，我們可看見蒙人在美術上的表現亦很高，這完全是隨喇嘛教而發達的。在每個廟的喇嘛中專有擔任這類美術工作者，他們都係老師所傳授，永遠保存亘古不變的風格。就繪畫說，各廟有許多的壁畫絹畫，有大至十餘丈者，色彩經久如新，價值極高。就雕刻說，各廟有許多的佛像，有高至數丈者，大多是很精巧的。就鑄造說，各廟有許多的銅佛銅塔，有重數百斤者，鑄得亦很精巧。就塑像說，各廟有許多泥塑的佛像，非常肖妙，尤以用彩色的酥油所捏成的佛像鳥獸花卉樓閣等，更是精美絕倫。就建築說，各廟的建築，大多是層樓高聳，畫棟雕樑，金碧輝煌，外表上極盡宏大壯麗之能事。

各蒙旗的王府，亦多建築華麗，尤為荒漠生色不少。

唱歌

蒙古的男女，都很喜愛唱歌，人人能唱幾首流行的歌曲，故有人說「蒙古人是歌唱的民族」，他們還能自己編得很好的歌曲，傳達出內蘊的情感。所以歌曲的內容多半是關乎男女的愛情，也有宗教意義，我們旅行蒙古，時見遙遠的沙原上遠近的男女在牧東，或做其他工作，彼此唱和，或大家合唱，歌聲隨風搖曳，確很美妙動聽，像這種唱歌可以說是他們枯燥生活中惟一的精神安慰了。現將蒙歌詞意，譯述兩首為例：

我越山走，為的是俯槍打圍，
不然不走；為的是搶人牛馬，
不然不走；我到那裏去走，
為的是赴約我女人，不然不走。
紅山頭的泥土，黏住了鞋底，
和你年輕的愛情是膠似的黏着；
白山頭的泥土，黏住了腳踝，
和你潔白肌膚的愛情是膠似的黏纏；
山羊羣中，選中那最漂亮的；
情婦羣中，選中那同歲的；
一羣駱駝中，選中那純用色的；
選中那個同歲的；
一羣綿羊中，選中那同心的，
選中那禿頭同歲的（禿頭是指喇嘛）。

音樂

蒙古人因遊牧生活之故，不能使傳統的音樂很發達，祗有很簡單的幾種樂器而已。各召廟用的樂器，有大號，小號，小鑼，串鈴等，都是在法會中低音合奏的；在民間用的樂器有笛，箏，三弦，二胡，胡笳，馬頭胡等，他們特別善操這幾種「胡」，胡笳多在外蒙，在唱歌時就用這幾種樂器伴奏，所奏的曲調大都平和優美，極饒風趣。

跳鬼

每年中農曆正月或六月之十四、十五、十六等日，蒙古各地的大喇嘛廟，都必須有跳鬼一舉，屆時住在遠近的男女紛來集會，正如我們內地的廟會一樣：由三十二個喇嘛扮裝衆鬼，身穿五彩花袍，戴了紙造的大鬼頭（假面具），有獅，虎，牛，犀，馬，象，鶴，鴨，鷺，及骷髏，小頭，大頭等，大小長短，奇形怪狀，無不畢備，另有個大喇嘛扮裝護法神，也穿五彩繡花袍，戴着黑牛面的兇惡假面具，共是十六對，分對出來跳，鑼鼓大號等齊奏，狀極熱鬧。最後由那護法神舞動木做的刀劍，施用法力降伏惡鬼，手執着衆鬼頭，送到半里以外的空地，將鬼頭拋入火堆焚化了事。這類如我國古代流行的「儺」俗之舉。且是蒙人集體娛樂之一。同時還有幾個說法：有說是為紀念釋迦牟尼佛的誕生和修成，就以跳鬼表示慶賀；也有說是超度散在附近的野鬼，以免其作亂生災，經此驅逐乾淨，可保祐大家此年的平安；再有說是最初在西藏的喇嘛教與其他宗教鬥爭失敗，後欲重振教威，便發動大規模的跳鬼，以引人入勝，好擴大其威信。

賽馬

這是蒙地普遍的娛樂之一。一般精于騎馬術的年輕小伙子，騎了無鞍的壯馬，平時常在牧場上互相競賽，尤其在每年廟會或大祭後便舉行大競賽，先由指導人領騎着馬的與賽人等至一里路外並列一行，然後發令奔回至標竿處，爭先恐後，以到達的先後而論等第，才由官吏分別發獎，四周的觀衆更大聲喝彩不止，極形熱鬧。

摔跤

又名摜交或角力，這亦是蒙地最盛行的娛樂之一，同時亦流行于內地。一般少壯男子平日隨時在練習技術。每屆廟會或大祭後，就正式舉行「摔跤」為娛，有官員親臨場監視。行時壯男等分列兩隊，各裸着上下身，惟以綢帶繫住腰處，穿了長統皮靴，樣子很威風，由一裁判員喝名出場，兩兩相撲，很是緊張，以能使對方跌倒着地，方判定勝利，勝者可獲獎品，我們外行亦僅看看熱鬧而已。

狩獵

這既是他們的娛樂，亦是他們的副業，得了獸皮可賣出錢。許多人在冬閒之時，尤其冬季（以雪中易尋獸跡之故），約幾個同好騎馬出門，帶了火槍，沙狗，和獵狗等，往遠處射擊鳥獸，所獲很豐，以獵取野兔、狐狸、黃羊為多。每年中又有一定期的大狩獵，大都在農曆四月間舉行，由旗府佐官召集精于行獵者比賽，分別定好部位，且有人監視，看此日那個獵取較多，為優勝，王公也來近處一觀，並給優者獎賞。我們由此益見蒙人冒險尚武的精神。

賭博

這是完全隨漢俗的，在貴族喇嘛間很盛，且賭的錢數亦大，因他們生活優裕，終日無所事事

，才能有此娛樂，一般平民則少有；最普通的賭具是撲克牌和骨牌，近年還有打麻將的，這些都是向漢商學來的。

刑罰

蒙古各地的律法，迄今還用舊制，小事由各旗處理，大事由盟政府所派的審官處理，如特殊重大案件，由各旗開會解決。對犯罪者的處罰，都係舊法，即爲下列幾種：（一）刑具，有鐵鏈手銬，鐵等，放在政府及各參領處；（二）笞刑，在旗府門邊，拼着兩根皮鞭子；（三）監禁，在旗府內有一禁閉的牢房；（四）遊刑，帶了刑具，押解到各處遊行示衆；（五）死刑，但比較要少。外蒙古於改革後，已在施行新的法律，有法院，監獄等。

嗜好

藏，接近敵區，鴉片烟秘密輸入很多，無法制止，而一部分淪陷已久的蒙地在僞政權下，即以此毒化蒙胞，設有烟政機關，更公開售吸，到處有鴉片，因之蒙古官民嗜吸鴉片者不少，尤其官員大半吸之，此亦是嚴重的問題之一。他們男女又多喜吸鼻烟，但能吸到紙烟更喜。多數年高者，尤以喇嘛爲最，莫不有一共通的嗜好，但是「吸鼻烟」形成社交中不可少之物，此烟係一種灰白色粉末香料，像我們常用的胡椒末，以購自西藏、海者爲上品，裝烟的是一小壺，壺質以玉石，瑪瑙爲貴重品，有貴至數萬元一個者，不時將壺放在隨身所佩的花褡褳內，要吸時取出壺，倒出一些烟於大姆指甲上，送至鼻孔擦吸，不斷取吸，覺有無窮味道，像我們吸香烟般，若我們吸那種烟，送還之時已禁不住打噴嚏了。他們更喜喝酒和吃糖，不過這兩樣東西須由高價購自漢商，極不易得，故自爲珍品。

忌諱

蒙古文化低落，除少數進步份子外，大都迷信甚深，忌諱亦最多，倘稍有疏忽，社會上即目之爲最大不敬了。我們初入蒙地者，往往因爲不熟識他們的忌諱，每致惹起他們的厭惡，或引起衝突，這是常有的。最普通的忌諱，如：一、初次見面的時候，要表示謙恭，不宜多發問題，以後相識較久，則可暢談：二、每家門前都豎有一丈台，台上插懸小旗幟或叉的長木杆，俗稱此爲嘛呢杆，每家戶主早晚在此叩頭敬香，旅行此台者，須過台外向左行，若是直朝內行，蒙人以爲很不吉，其家中人畜必遭病亡：三、進門之前，須先喚人，不可無聲闖入；四、每家供佛，設有佛座，視爲尊位，客人入屋不可面向佛座而坐；五、家中有病人或產婦，門上插有一標識，表示忌門數日，外人不可任意闖入其室；六、入廟中經堂，因爲有佛像經卷法器之類，要特別安靜，不可到處亂動；七、男女界限要清楚，我們在閒談要絕對謹慎，態度保持莊重；八、路遇王公，活佛，大官等，須步下馬致敬禮。此外的禁忌，不勝枚述。

×　　×　　×

以上是我隨手的拾零，限於本刊的篇幅之故，還不能暢所欲言，我渴切希望讀者們，不要單憑人家片面的著述，更千萬勿受敵奸的以爲真實的影響，我們何妨也往蒙古親作考察性的旅行，不僅對蒙古有了徹底的了解和認識，同時，漢蒙大兩民族間的感情，亦藉以團結緊密了。（完）

本社旅行叢書

西北行一集

不日出版

康藏途中

梅幼雲

烏拉，便是蠻子給漢人當差的牛馬。由打箭鑪到西藏，數千里路程中唯一的交通工具。在關外烏拉制度，由來已久。擔負着西康至青海西藏間的交通運輸和郵遞的責任。在這雪山荒野的長途上，的確，沒有比這再好的工具了。

到康定——即打箭鑪——後。常聽見「烏拉」這個名詞。這次出關，才得着親身經歷以烏拉代步之機會，這次的旅程是由康定到甘孜，照每天走一站路——九十里——計算，約有半月路程。行前四五日，天天束裝待發，均因烏拉未到，不能成行。雇烏拉叫催烏拉，牛馬的數目由催的人自定。公務人員須由主管機關函請當地縣府發給馬牌持向俄巴房——蠻保長辦公處——掛號，軍人則由駐軍首長直接填證發交俄巴房。商民則須呈請縣府發給馬牌。我們同行四人連小工士兵乙共要六匹馬二十七頭牛，依照政府規定之脚價付給後，便可由康定騎到長壩村。脚價須分站付給，非常低廉，軍差更廉。較我們所付還要少一半，每一站路，一匹馬才四十元，牛十六元，以康定物價相較。祇够吃一支中等的香煙，經管這些烏拉的蠻子叫烏拉娃，是應役性質，除應領脚價外，並無其他需索，一路上除經管牛馬上下馱子外，還得侍候這些騎烏拉的「奔布」——漢官。

凡是西康境內的蠻子，都有應征當烏拉娃的義務，每個蠻子在差務繁重之際，差不多一個月要有二十幾天須要牽着自己的牛馬來給漢人當烏拉娃。

未出關前。我懷疑為什麼不利用這已修成的康青公路而必需雇用這些笨重的牛馬呢？出關後方始悟到此層。由康定向南行數十里，便已上了終年積雪的大雪山，蜒延山腰的公路線，全掩埋在幾尺厚的積雪下，幸虧有烏拉娃騎着馬在前引路，否則望着這遍地白雪無迹可尋的山路。實無法辨別方向。尤其危險的，是那白雪掩蔽下的深崖陡坎，一脚踏虛，便有棒岩丟命之虞。一直翻完了積雪的折多山。才辨得出那條是山路，那條是公路，頭一天完全在雪中行，雪深之處，常使蠻馬駐足，「雪擁藍關馬不行」，確非虛語，何况汽車！黃昏時趕到長壩村住宿。

關外遼遠的旅途，並無一家旅館客棧，旅客必須趕着站路走，如趕不上站口或是過了站口時，便祇有露宿山上。長壩村是第一個站口，俄巴房在一座高大的官僚寨子裏，是備來專門接待旅客及換烏拉用的，三層大樓，每層樓有十幾個房間，窗戶很多，屋中全係地板。俄巴——蠻保長——帶了幾個蠻子很恭敬的扶我們下馬，請我們到二樓居住，跟着又端了一個燒着熊熊大火的牛糞火盆，並指定了一個蠻了頭作我們的湯役。我們沒有自馬，便沒有派打役，俄巴房的當差，給我們當拿役，——燒茶做飲食的叫湯役，放馬的叫打役，臨時勤務叫拿役，——比任何大碼頭旅館的侍役還要服從週要侍候得周到。一個稍微懂得幾句漢話的蠻子，瀰腰哈背的請我們給他馬牌看，我們把縣府發的馬牌給他，他看着上面的藏文唸：

「中央公路奔布，打朱可麻尼西登及」

「打」是「馬」，「朱」是「六個」，「可麻」是「牛」，「尼西登及」是「二十七個」。第二天，天剛亮，長壩村的烏拉娃已牽了六匹馬二十七頭牛來接收康定烏拉娃馱來的行李公物。湯役燒好了茶，請我們吃過糌巴——蠻子的主食物，以青稞炒熟磨成粉即成，食時加酥油以鹽茶調食——送我們上馬。

長壩到泰寧，山較昨天低得多，氣候也沒有昨天冷，泰寧是個設治局正在籌備改成縣，祇有一條街，約有三四十家人家，有幾家漢人開設的小舖子，還有一家小飯館，金礦局有個辦事處在街上，管理近處的金礦。四鄉土地肥沃，田裏栽滿了青稞，很像野麥子的形式，我們找到住處後，拿着康定縣的馬牌，和設治局管烏拉差務的一位師爺，換領了一張泰寧的馬

五四一〇五二

牌。大片郎又換來泰寧的烏拉赴道孚。

泰寧到道孚是三站路，烏拉直送，毋需再換，所以這三站路的站口全無伺候換差及供旅客住宿的俄巴房子。到站後祇有找漂亮點的蠻家借宿，隨便走進那家蠻房子，「來保」——主人家——便會把他最漂亮的經堂騰出來歡迎。牛奶，雞蛋，茶，火盆，酥油——牛奶提煉而成，用來調糌巴吃的，和西人塗在麵包上的黃油一樣。不過蠻子的製法不良，容易變味，但是買新鮮的酥油，自己再煮一遍，用白布濾過，和黃油一樣的好吃——牛肉，「來保」會自動地拿來供給「郎布」們食用，臨行時隨便你給幾個錢都行。「來保」的婦女很恭敬小心伺候着，假設你認為她漂亮想跟她「俄巴寧」——一作睡——時，也可順從，無怪乎出關道上沒有人做旅館生意了。

道孚是出關道上的一個首縣，街上漢人很多都是跟趙大帥來此征蠻安了家的，衣服飲食也已蠻化，有漢蠻子之稱。生意很鬧熱，有大飯館，有茶館，有各種各式的商店，可是沒有客棧。賭風很盛，到處都可看見些聚賭的人，附近都是產金區，容易發財，錢來得易，自然得想法花得快些，所以弄得到處都是場伙——賭場。

一聽縣府裏馬牌，管烏拉的人說，「貴路新工人員催用烏拉太多了，一時辦不出，×總段員工在此等了八天，今天才催到烏拉。對不起！你們也請住幾天吧，我馬上派俄巴給你們找住處去。烏拉一催到，便來通知。」

俄巴引我們到公路傍邊一家大蠻房子居住，街後山上矗立着一座雄偉富麗的大喇嘛寺，寺中活佛叫區澤林，三十多歲的一個矮胖子。我們抵道孚的次晨，便想上山去參觀，才走上半山，正遇着這位才從重慶得了監察委員官銜榮歸的區澤林佛爺，騎着鑲鞍銀鐙的馬，戴着金色的僧王冠冕，後面跟着幾個騎護衛的喇嘛，出發到幾十里外野地上去「耍塡子」去。這是蠻子的一種消遣法，像我們的郊外旅行野餐似的。他們每當天氣晴朗之際，便呼朋約友帶齊帳篷和食物到野外去耍幾天塡子，每年還有兩次定期的大「塡口會」。附近蠻子全部參加，由當地的喇嘛寺主辦，並有跳鍋庄——跳舞——跳鍋戲。

我們上山進寺裏去轉了半天，左灣右轉，盡是僧房，每個喇嘛有一間住房，便有一根木槽在牆上支出，那便是他們的W·C·屎尿淋漓。寺中樣樣都是清潔靜雅，莊嚴壯麗，祇有這一門太缺德。其次便是那成羣結隊的蠻狗，也能足阻礙遊客之興。

大殿的工程確實偉大，金頂閃耀着萬丈光芒，殿裏墻壁上跟大柱上全是油彩輝煌的佛像，雕梁畫棟，煞是壯觀。

整住了六天，才催到烏拉。臨行時，茶館的一位客人善意的告訴我們：「道孚烏拉娃是出名的賊，路上小心看你們的行李，過了這一站就不怕了。祇有這一站的烏拉娃壞，常偷客人的東西，他們有本事把你馱子上的東西偷了還不會讓你們發現。」

我們開始注意這幾個新的烏拉娃，夜間都跟他們一處露宿，因為牛背上的馱子全放在容易搬上牛背的地方。（烏拉娃因為夜間要招呼烏拉總是野宿）不能放進帳去。三天未曾給他們絲毫偷盜的機會，第三天到了爐霍，幸喜毫無損失。

爐霍縣和道孚差不多，也很熱鬧，我們住在縣立小學裏等烏拉。學校裏有五六十個小學生，蠻漢均有，一個校長，一個教員，教員是本地生長的漢人在蓉軍分校才卒業回來的，蠻話很好，他說：「這裏的教育無法推進，蠻子的子弟祇情願送去當喇嘛讀藏文，不願來當學生，强迫他們子弟入學，他們不敢不來，可是他們始終認為這是當差，縣府規定來讀書的蠻家可免烏拉差，來鼓勵他們也無効。他們當烏拉的期限是由蠻頭人規定的，每家或三月或兩月不定。來讀書的蠻子差期一滿就走，常時一學期未完，學生已換了好幾批。有錢的蠻家，又全是花錢請人替讀的，有什麼辦法推進這種教育呢」！

上縣府催烏拉時，管烏拉的師爺說：「關外要是不興這烏拉時，旅客真無法到這關外來了，我們真得感激蠻子才對！他不但當引路的嚮導，還得拿他自己的牛馬來給我們馱騎，脚價？真是笑話，還不够他們買茶葉吃的。可是他們仍然是絕對地服從着，盡心盡力的工作。這種精神真不易

得。說真的時候也真可憐！六七十歲的老頭，十一二歲的小孩，都被徵集來當差！成天鑽在荒山峻嶺中跋涉！政界的過客跟軍官比較好些，惟有軍差眞要命！他們當時不管人的死活，簡直沒拿蠻子當人。沒有官長率領時，他們對烏拉娃任意敲詐打駡不說。還常時把較好點的馬蹬馬環偷了走，又拚命地加重駄牛的重量來運他們的私貨，時常把當烏拉的毛牛活活壓死！烏拉娃一聽到是給「跪來」——兵——當差，就得多唸幾遍「嗡嘛呢叭咪吽」。」

道孚出來，天氣便大不相同，比康定熱得多，不像康定的峻寒，所以農作物也很繁盛，和那寸草不生的康定相較，這裏可算是關外的福地了。爾後假的蠻房子比比皆是，才從那數十里無人烟的雪山來到這遍野綠苗炊烟裊起的地方，心中漾漾着說不出的欣悅。蠻房子建築得相當美觀，多係平頂樓房。屋頂平地便是收青稞時的打麥場，家家都在門口用鐵鍊拴着條大蠻狗，不像喇嘛寺裏的狗似的讓它自由，蠻狗比內地的狗高大雄壯得多，周身長毛，叫起來不是「汪！汪！汪！」而是一連串的「哄！哄！哄！」咬起人來總是跳起多高衝咬頭部頸部。蠻子因蠻狗咬了漢人有「你咬一口，白米三斗」照價計賠的法律，一見漢人進門，老早就得把狗牽開。

出關來學了幾句半通不通的蠻話，也鬧了不少言語不通的笑話。蠻子進餐，多係在灶前席地而食，我們有點弄不慣，我見廚房裏有個大斗，想拿來當板凳坐，兩手正在調糌巴，祇好請那個當役的蠻丫頭給我拿過來，我想斗是漢物，大約蠻子也是叫斗吧，「拿來」蠻話叫「可學」。我便向那個丫頭說：「啊囉！斗可學！」即「喂喂「斗」拿來！」

沒想到那個丫頭不但不拿來，反而掩面大笑，幾個學生也在傍笑得打跌，一個漢商才告訴我：「先生！你弄錯了。蠻話「斗」就是女人養娃娃的東西」。這個小孩說話倒很文明。

「你會說漢話嗎」？我問他。

「我會說。我媽是扯格娃」。

「扯格娃」是蠻娘漢父的混合種，等於漢話的「雜種」。他並不是罵他母親，而是因為這地方雜種太多了，在關外並不以此為駡人。

道鑪間的蠻丫頭當烏拉娃的也很多，在鑪霍也是等了六天才僱到，烏拉娃中有三個女的，都是用紅頭繩子將髮辮盤在頭上，蠻衫無領，頗似倭奴之和服，皮膚並不黝黑。一個小點的，穿件大紅襯衣，黑布蠻衫，腰繫紅帶，足登蠻靴，眉目如畫。秀色天然，將我原先想像中的黑粗難看的蠻女影像一掃而空。

蠻子男女間沒有什麼界限，祇要雙方願意便可臨時結合，沒有一定的制度，弟兄可以合娶。有了「不通」——丈夫——的蠻女，仍可自由「搭伙計」，還有些未婚以前的「波母」——處女——伙計太找多了，孩子已有了幾個，自己也無法分辨到底那個伙計是孩子的父親，她便終身養着她的小孩住在娘家度她的「波母生涯」而不出嫁。蠻族人口不多，故對私生子也很重視。所以你隨便見了那個蠻子，最好不要問他有沒有父親，那是容易讓他瞪目不知所答的。

鑪霍出來，馬行三日，抵甘孜。這是康青公路去年完工的康甘段的終點，今年趕修的甘玉段——到青海玉樹——的起點，我們在此將有月餘耽擱，才開始甘玉間的運輸工作，還要和這些烏拉打幾個月的交道呢！

下完馱子後。望着那歸去的幾個烏拉娃。我很佩服他們這任勞任苦的服務精神。

歡迎：批評：訂閱：

荷印游記（二）

—南洋遊記卷二—

竝力生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晴　晚陣雨

下午四時，應校聯會之邀，前往對此間教界同仁講演，題爲海外事業與教科問題，由中華公學校長吳曉明，華英中學校長陳洋滋，中華學校校長蔡尤群先生等來迎。會場在華商總會。余講演凡二小時，後又答覆所詢問題，七時許始返。中華公學張校長，原擬於五時半赴遊藝會，後以對余所講，深感興味，乃中止前往。此間教界求知之切，愛國之殷，深爲感佩。九時，承谷校長伴遊今晚之遊藝會，聽馬來戲，歌聲淒愴，似無雄健之氣。蓋云馬來情調，什九如此；民氣銷沉，故有此靡弱之音。土人生活，迄無改進，銅元一枚，即可資以餬口，游閒成性，爲之慨然。在場得晤徐應烈夫婦，及陳潔炳，張添聰先生等，以明晨離此，與徐握手爲別，不無依依之感，十時返旅寓，題字多件，始憊然就寢。

十一月一日　星期五　晴

今日離三寶瓏。余等因繞道赴梭羅，相約於文羅蘇婆與錢公相會，特提早三時出發。五時半起身，與陳挹觀黃天爵及梭羅代表傅直庭先生等一行多人，分乘汽車三輛出發，一路朝氣清新，涼爽宜人。

七時十分抵梭羅Solo，爲土王所在地。今日適逢土人新年——此間稱「番正」。詢諸洪淵源兄，土人「番正」有二，一爲今日，一爲明日。因土曆以月爲標準，而爪哇全島，東西甚長，相距甚遠，故或爲今日，或爲明日。土人慶祝「番正」，甚爲熱鬧。余等先遊王國，鳶飛魚躍，虎嘯猿啼，乃一動物園也。遊人如櫛，攤販如林，或爲食品，或爲玩具。音樂之聲，洋洋盈耳，亦有其怡然自得之樂，惟生活簡陋，衣冠欠正，雙目無神，鼻部扁平，面部表情，似覺無限愁困。余無種族偏見，而富人類同情熱忱，深動惻隱之心，讀張子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深爲感動。夫同爲圓顱方趾之人，因知識水準之不同，而有文野之分。一方則賴其科學之發達，技術之進步，發揮其征服自然改造環境之能力，充分享受其愉快美滿之人生；一方則渾渾噩噩，榛榛狉狉，度其原始之生活；自由被人限制，權利任人攫奪，毫無人生幸福之可言。於是種族之見，強弱之分，無異霄壤之隔，而形成世界紛擾不安之現象，此實人類最不幸最不平之事也。我　總理承先啓後，繼往開來，以悲天憫人之懷，抱救國濟世之願；創造三民主義，興中華，建民國，更進而實現世界大同，俾躋斯民於自由康樂之域。故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一方面固在求中華民族之自由發展；同時亦絕對尊重其他民族之生存權利，而對於文化落後之民族，更寄以深切之同情，主張扶助其發展，毫無侵略之念，與狹義之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逈乎不同；此其精神之偉大，志趣之高超，爲何如也？觀土人生活之可憫，益知弘揚　總理主義爲必要；何日世界大同，普渡衆生，俾得同享人類之樂利，不禁感慨系之，出王國至王宮，余等臨時來遊，事先未及通知，不獲入宮參觀。但適逢其會，王正準備出宮祀祖，旌旗招展，遍覽廣場，羣衆參觀，萬人空巷。文武官佐，王親國戚，或乘馬車，或乘汽車，入宮朝拜；而荷蘭官吏，亦穿大禮服，絡繹來賀。土人官佐，服式甚異，上衣略似西人短禮服，下爲紗籠——裙；大都赤足，其有穿拖鞋者，上殿前亦須除去。其後隨從數人，或攜唾盂，或持雨傘，或負竹席，或帶刀槍，至則下車，趨至宮前庭下，盤膝而坐；其僕從則膝行而前。稍次，樂聲大作，則儀仗列隊而出，擎旗打傘，略似我國古式君王；而儀仗兵及軍樂隊則仿西式，儀容甚盛。亡國之君，威儀猶存，聞行政權已全爲荷人

所有，俾予年俸，以渡其家庭生活而已。

九時，離梭羅，赴日惹Djokja。十一時許抵達。日惹亦爲土王所在地，宮前旌旗飛揚，盛況如前。惟前者爲荷蘭國旗，此則不然。天賜兄云，一似我國古代比武場之旗幟云。余等同遊廣場，觀土人音樂。大部份樂器，銅鑼，銅版數種，其聲叮噹，異常簡單。

十一時離日惹，向瑪吉隴出發，十二時許抵達。將至時，於途中遇鐵公等一行人員。瑪吉隴（Magelonr）有世界著名富有歷史價值之婆羅浮多大佛塔。（Borobudu）相傳往昔爲回教徒以土埋蓋，後佛教復興，又開掘出土，塔形如山，高大如之。余等拾級緊旋而上，攝影數幀。今日適值「番正」，附近鄉民遊戲，遊人如織。余等購土人圖案畫多幀，承送行者傳海珊先生等，惠贈一套，共十二張，惟以不得佛塔畫片爲憾。

余等以亟須趕往文羅蘇波，以致對此世界聞名之大佛塔，未暇爲詳細研究。塔上刻劃甚多，西人有攜書按圖研究者，亦未遑與之深談。一時半抵達文羅蘇波（Wonosobo）之富安旅館。（Hotel Dein）此地氣候清涼，余等越嶺而來，道途不坦，如履平地，甚佩荷人路政之佳。二時進餐，同席均爲華埠伴送人員。席間承華僑女學教員許琦女士惠贈佛塔照片一套，凡十五張，世界奇觀，收入圖中；余正以未得畫片紀念爲憾，接受之餘，彌深感慰。飯後特爲女士題字，以表謝忱。

三時，與送行人員在旅館前合攝相片多幀，旋即一一握手，復踏征途。各埠僑領，均不辭道遠，隨車伴送，至感深情。然送君千里，終須一別；驪歌謳唱，臨別依依，誦李後主「別時容易見時難」之詞，爲之悵然不怡，未知何日，再來南洋，與愛國僑胞相敘也。余等連日勞頓，不遑寧處，此行係赴牙律（Garoet）將在施力克塔（Selecta）李德源先生之別墅，稍作休憩。牙律在萬隆附近，離此甚遠，征車飛馳，每小時行九十餘公里。後以迷途，不辨路向，因於某小鎮下車。到一雜貨店與僑胞寒暄，殷切慰問。繼又至另一店參觀。承店主王清松先生，招待入內，進以香茗。詢知爲福建原籍，遷居於此迄今已六代矣。

五時許，承店主派機器自行車引路前行，直達大道，盛情可感。行至七時，暮色蒼茫，忽不見隨從各車，久待不至，深恐歧途，祇得折返原道，未不久遂見諸車迎面而來，知他車又誤於歧途。因迷途兩次，益以夜宿山間，不敢遽進，致未能按原定時間，到達目的地。九時許抵巴希瑪拉亞。誠恐主人久候，由洪淵源託其友陳君以長途電話通知施力克塔李先生，一面由陳招待，略進茶點。據云，巴希瑪拉亞有如吾鄉蘇州，仕女輕盈貌麗，祇以長途遠征，不暇停留，以致未能領略該地風光，殊爲悵惘。

十時許，抵達牙律，李德源先生，已在中途備車相迎，遂同登山。十一時許，始達施力克塔李氏別墅。此地高出海面四千餘尺，氣候清涼，恍如深秋。余等今晨由[illegible]出發，氣候由熱至溫，由溫至涼，由涼至寒，幾經變化。連日備受酷暑，得此清涼境界，精神爲之一爽！

李氏在此經營茶園，金雞納霜園，規模甚大。爲人溫文閒雅，態度安詳，對於國事，尤爲熱心；抗戰以來，捐輸甚多。據葛總領事言，李氏心氣和平，處事泰然；雖在繁忙，從不急遽，此亦李氏成功之要因也。李氏聞余等來，已準備數日，今日自下午四時起，即於山下相迎，直至深夜，毫無倦容。余等十二時始進晚膳，就寢之際，已三時矣。然以山中夜靜，神志暢然，殊無疲乏之感。

十一月二日　星期六　陰雨

山居幽靜，世慮全消，萬籟無聲，夜眠甚暢，晨起已九時半矣。精神清健，實爲數月以來得未曾有之境。讀孔子閒居：「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清明在躬，氣志如神」。確爲心逸日休之證。早餐以後，與葛總領事同眺山景，雲海微茫，樹木蔥蔚。葛指階前二樹，碧如翡翠。而海棠薔薇，壯麗奪目，較諸祖國花木，遠爲高大肥美，想見南島風土之厚。往讀孫興公遊天台山賦，有「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之句，竊爲詞人渲染之筆，今在南島所見，知山川靈氣所宅，果有奇異之觀。

午後三時休息，五時許始起。終日陰雨，有晦淒淒，以致未能出遊。暇則讀報。欣悉佳音！南寧欽州，相繼克復；而宜昌紹興，敵又不支；精神備感興奮。自抵爪哇，僅及數週，初則國際陣營，對我好轉；繼則演

緬公路，實行開放；今則反攻順利，敵勢日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今敵寇外交孤立，軍事失敗；而我則仗義而動，博得舉世同情。天其默相中國，俾我神明胄裔，奮其武怒，而報其大恥乎？齊襄復九世之仇，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我全民同仇敵愾，視死如歸，以不屈不撓之精神，作再接再厲之奮鬭，必有掃蕩醜虜，重光華夏之日，探盼返國之時，祖國情勢，當更有好轉也。

十一月三日　星期日　晴　途遇雨

晨七時，鐵公叩門，謂天氣轉晴，準備出遊，莫負山中好景，急披衣躍起。進餐時，葛總領事爲談土人風俗，始知前日參拜土王之官吏，足不穿鞋，所以示敬；據云當入宮參觀時，宮女均袒胸而迎，亦所以示敬。土王無行政權，對荷人官吏，備極親愛[illegible]，[illegible]有長爲「爸爸」，呼總督爲「祖父」，呼荷蘭女皇則爲「曾祖母」云。

八時半出遊，十時抵白湖（Telaga bodas）＝英文（Lake White），此地高出海面六千尺，氣候涼爽。前爲火山，硫磺氣味，猶瀰漫於空氣中；惟湖水已涼，想火山年代距今甚久矣。在湖畔遇土人鄉長，由洪淵源先生等介紹，握手懇談，意頗懇摯。余等在湖畔攝影數幀，洪淵源先生復攝活動影片數幅，繼復往遊 Sitoe Bagendit，白景地湖Sitoe 者，土語爲「湖」，與Telaga同意，蓋方言不同也。【Titoe＝Situ 解作山中之湖（Mountain lake）係爪哇語之出於巽他語者Telaga 小湖(是爪哇語)】頃在白湖所遇之土人鄉長，有別墅在此，承招待入座，並於寓所，共攝一影。

午遊溫泉（TJi kenas）其中TJi謂「水」，kanas 謂「溫」。此地與萬隆相距僅一小時，萬隆僑領，知余等來，特來歡迎。別後重逢，倍加懽慰，承招待飲冰。余定今日先行返巴達維亞。先進午餐，羊肉及炒飯各一，土人風味，亦頗可口。飯後，留溫泉洗澡，旋即驅車返巴。行一小時許，即過萬隆。以兩日來，土人過年，且值星期，市街甚鬧，下車購畫片數張，即向巴城開行。途中得觀土人鄉村生活，綠陰深處，茅屋隱現；牧童唱晚，逸興遄飛。然其物質生活，似遠在非人之下，深爲憐惜。七時返抵巴城。承總領事夫人招待晚餐。其女及幼子均同席。家庭之聚，生趣盎然，不禁使萬里遊子，頓起白雲親舍之感。

十一月四日　星期一　晴　夜陣雨

晨爲草告別荷印僑胞書，念僑胞愛國之殷情，精神之隱痛，愴感之極，竟至泣下。

傍晚陳隆老來訪，承贈派克自來水筆一枝，長者盛情，卻之不恭；且筆上已刻「敬贈力生先生，隆吉」等字，祗得拜領。生平受人一絲一縷，輒念念不忘，旅途匆匆，勞人草草，未知何以爲報，深爲歉然。隆老謂「祗須爲國努力，即所以報我之熱情」云云，此老愛國之殷，殊令欽佩。

晚飯後，余以此間報紙徵文，旅中匆匆，無以爲應，承隆老就其所藏拙著「中國民族之改造與自救」中，摘錄二篇，並爲細心核校，因赴其寓取稿。旋與隆老，陳興觀，王尙志，吳愼機等多人，赴快樂世界觀馬來劇。陳興老爲快樂世界創辦人，余等驅車魚貫而入，無須門票，備受款待。劇情平凡，表演技藝，亦欠精細，即此可見土人文化之程度。

十一月五日　星期二　晴

晨，中華女校陳校長露薇來訪，就華僑教育問題，長談逾時。旋陳隆老來，相偕赴其寓，爲題屏條多幅，藉留紀念。

午，邱主席元榮，邀食本地僑生菜，係馬來土菜與粵菜之合璧。隆老愼機等同席。飯後入市選購土產，以本地風俗，午後二時至四時休息，未果。旋隆老偕往參觀其所經營之汽水廠，此廠爲隆老設計創立，汽水能保存半年以上，絕不變質，此間衞生當局，深爲嘉許。隆老爲此間老同志，醫道精通，而業餘之暇，不特於文哲經濟等學，博覽甚富，而於化學技術，造詣尤深，誠南邦有數之先進也。該廠現由其長次二公子經理，承一一介紹；其季子——陳賀夫尙在上海滬江大學肄業云。

晚，僑領公宴。傍晚賴錫熙先生來訪，暢談華僑問題。賴以不通國語，故用英語。賴爲僑生，現任荷印國民會議議員，組織中華會，領導僑衆，主張參政，透過荷印政權，改善華僑地位，乃現實主義之政治家。其苦心孤詣，愛國護僑之精神，殊堪欽佩。惜以時間所限，未能盡情暢談耳。

際下操縱一切，預備明晨離巴。就睡之時，已聞鷄聲，蓋已三時矣。

十二月六日　星期三　晴

六時起，僅睡三小時；朔則通宵未眠也。

七時許，驅車赴站。臨行將所擬告別印荷僑胞書，面交林領事，並爲說明五點，請其注意。抵站，車將開行，匆匆與歡送僑領握手告別。九時半車抵南甲士吻剎（Rangkas Betoeng）僑衆來站歡迎，獻花，並有學生數十隨車送行。晤其數員吳達人先生，爲南京人，來此十餘年矣。十時許抵西朗（Senang），十一時抵萬丹之孔雀港（Merek），即於此下車，渡海峽赴蘇門答臘島。僑衆祥迎；並於車站舉行獻金儀式。席間用慈來詞致詞，誠懇感人，繼又報告獻金，總數三萬餘元。僑胞冒身異域，有如失恃之兒，對於祖國忠誠熱烈之情，幾令感泣淚下。

會罷登輪，與歡送僑衆握手言別，巴城送行者，亦於此一一判襟。往讀江文通別賦，謂「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暫起。是以行子斷腸，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櫂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以爲文人之筆，不免過甚其詞。今與我寄身異域之僑胞一朝話別，充分表現其同胞之愛，眞摯之情，不覺悽惻興感，熱淚盈眶。恍若山靈別恨，水黯離聲。而深佩江文通所摹狀者，誠極纏綿之致也。十二時啓碇，適返巴火車，亦同時開行，彼此揚巾示意，遙望列車窗中，幾都爲我國僑胞，亦見我僑潛力之大也。

考我國與荷印交通，歷史最早，惜乏顯明記載，文獻無徵。兩漢三國之際，通商經略者，不乏其人。東晉義熙之時，高僧法顯至印度求經，遂隨商舶而去，泛海而歸；據其所著佛國記，途中曾停泊於耶婆提——即瓜哇（Java）梵音作DJawa Divipa——是爲吾國有史可徵到達瓜哇之第一人。據瓜哇歷史記載，西曆九二四年（五代後唐莊宗同光二年），有中國大沙船一隻，在三寶瓏附近沉沒，其乘船者獻寶物於直葛（Tegel）王，得王之允許，招集餘衆，寄寓其地，是爲中國人定居瓜哇之始。宋史云：「闍婆（宋代及宋後所稱之闍婆雖指瓜哇）之中國賈人至者，待以賓館」。可見不但往來頻繁，且極受當地土人之禮遇。趙宋被元傾覆以後，遺臣多亡命南移，據南僑故老所傳，著鐵函心史，而稱「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若造化，若氣數，如萬物，而未始有極稱；譬如孝子之於其父，前乎無前，後乎無後，滿眼惟父，與天同大，等以生爲在，死爲不在耶」之鄭所南先生，亦曾流寓巴達維亞。元世祖好武功，曾用兵於南洋，征緬甸，繫占城安南，蘇門答臘等先後降服，惟瓜哇不聽命，世祖使右丞相孟淇往諭降，被黥面之辱，世祖怒，於一二九二年命史弼高興亦黑迷失等將兵二萬，舟千艘往討之，擄其王及妻子官屬百餘人而歸；會經中國河行省於北婆羅洲及蘇祿羣島，元之國威，大震於南洋。明太祖開國，曾遣使赴南洋諸國諭降。明成祖靖難之役，疑惠帝亡命海外，命中官蹤求其蹤跡，而以鄭和七下南洋之成名爲最盛。關於鄭和之遺蹟，前遊三寶瓏時業已述及，惟語焉不詳。鄭和本姓馬，滇之昆陽人，篤信回教，明永樂時入宮，爲內宮監太監，賜姓鄭，宮中呼爲三保（一作三寶），故有三保太監之稱。南洋土著尊之曰三保大人或三保公。與同僚王景弘受命出使，造大船，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艘，容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船艦相接，巨艦雲飛，構造之精巧，規模之宏大，氣魄之雄偉，實堪大書而特書。鄭和自永樂三年（一四〇五）由瀏河口出航，迄宣宗宣德八年（公元一四三三年）航海凡七次，歷南洋及印度洋沿岸凡三十餘國，宣揚威德，頒賜賞賚，否則以兵力脅之，諸國咸服；及和返朝，皆遣使隨之入貢。隨征使者尚有阿拉伯血統之回教徒會稽人馬歡，太倉人費信及應天人鞏珍。三人歸國以後，各撰一書。鞏著西洋番國志，已佚而不傳，馬之瀛涯勝覽，成於永樂十四年；費之星槎勝覽，成於正統元年；均爲隨軍遠征之實地見聞錄，各載其區域，道里，風俗，物產等等。閱此二書，知鄭和經歷之地，在東印度羣島者凡十二國可見銜命遠征，重譯來朝之盛。另據明史所載，有廣東人王某，稱王於爪哇島北端海濱之順塔國，有地三百餘里，最稱富饒，中華及諸番商船，皆輻輳於此。永樂九年，自遣使貢方物。明萬歷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荷人設治巴達維亞，明年，任命華僑蘇鳴崗爲甲必丹（在巴城附近有「明甲必丹蘇鳴崗墓」碑可證

），予以裁判居留該地華僑商民刑事之職權，爲華僑第一任荷蘭官吏，清季廣東潮州有張傑諸者，少孤，年十二，隨航船爲小使，而至南洋各島，止於爪哇。及冠後，往來於爪哇帝汶間，至小巽他羣島貿易。爪哇東端龍目島之安班瀾(Ampenan)，有沙頓人，爲宋明亡兵之後裔，占島中居民七分之一，與傑諸善，組織軍團，推傑諸爲首領。創烟稅，以供國用，並推行及土著。土著不允，戰而服之。土人亦設烟稅，沙頓人抗之，土王下令逐傑諸，爲傑諸所敗，遂往峇厘島。翌年土王率峇厘王攜軍來復仇，又爲傑諸所敗，遂登王位。[illegible]安班瀾華僑甚少，傑諸極力招致，供其膳宿，借以資本，華僑大增。光緒七年，荷人以兵力佔其海口。越數年，登病而卒，身後無嗣。荷人抄沒其財產，計金三千八百萬盾，至前所述及之黃仲涵先生，原籍廈門，世居三寶壠，父名志信，亦富商也。仲涵善於經營，儼然執爪哇實業界之牛耳焉。余之所以不憚詳爲紀述我國與荷印尤其爪哇之歷史淵源者，一以見我先民梯航萬里，艱苦奮鬥之魄力，一以見我僑胞服務人羣，開闢草萊之精神。俾知荷印得有今日之繁榮，無一非我同胞櫛風沐雨，慘澹經營之結果，此余於將離爪哇之際，所望我國人聞風興起，以發揚光大此光榮燦爛之史頁者也。

由萬丹之孔雀港渡海，約須六時，輪中小睡，足補連日疲勞。六時許抵達直荷勿洞(Teloh Betong)，余等於樂聲悠揚中自Qoshear 登岸，來迎者除僑領外，復有此間政府及陸軍代表，旋奏中荷國歌，晚風習習，余等鵠立碼頭，迎風飄颻，殊增中荷親善之感。

余等遍遊全市，萬人空巷，國旗飄揚，路警則舉手示敬。據聞此間政府，與國人感情甚洽。故有荷生自衛團(H.P.=H.lp Police)之組織沿路舉手示敬者，乃自衛團員，夜途維持秩序者云。

下榻Hotel Juliana，離直荷勿洞五基羅，係在丹俄加冷(Tandrong Corang)縣境。據稱[illegible]云；的丹二縣，乃同一縣長，均隸楠榜府(Sam pang)外島地方政府，與爪哇本島，稍有不同，爪哇有省長，故府尹權小；外島(荷印除爪哇與馬都拉外，均爲外島)無省長，故府尹權大。楠榜乃蘇島南部之首府也。

劉又云：距此一百二十基羅，有望加拉縣(Mango Rah)，彼處土人，頗類華種，肌膚較白，智慧尤高，故彼處華僑，不易立足。僑粵人二十餘寄身其間，其風土可誌者：(一)不准與華人結婚，據云係受我國同性不婚之影響（確否待考）；(二)未婚青年，及未成家者，無論到何處，不論是否相識，均可得飲食供應云。

晚飯後，出席僑衆歡迎茶會。當場獻金，達十餘萬金，並稱以後尚須繼續捐輸，可見我僑胞愛國熱忱，固始終弗渝，歷久彌堅者也。

今日美國總統大選揭曉，羅斯福三次蟬聯，雖違習慣，要亦時勢需要，所以使然。益證近代憲政，首貴應變，十九世紀之舊慣，已不適用，此余所以有憲政改造之說，及憲政官殘之論也。

十一月七日　星期四　晴

晨七時登車離楠榜，向巨港出發，路局循例特備專車；惟此次則格外優待，全部免費。具徵此行，對於敦睦邦交，已有偉大成就，殊深忻慰。

沿路遠眺，沃野彌望，草木扶疏。八時二十分，車過葛打丕眉(Rota boemi)；十[illegible]，過瑪打坡抗(Marta poera)；十時五十分，過峇都拉惹(Batoe raja)，十二時二十分抵巴拉模尼(Brojo molih)。均有僑衆來迎，獻花，致詞，攝影奏樂，繼以歡呼，深爲感慰。過峇都拉惹時，酷日當空，余等恐彼等久曬，請早離站休息；一女子振臂高呼，吾人祇望祖國之强，絕不以酷熱爲意也。而過巴拉模尼時，同時播板埠，亦派代表列隊來迎，處處逆行，至情可感。我僑胞遠離祖國，寄迹遐方，有若失恃之兒，備嘗天涯飄泊之苦。民國以後，變亂相尋，對於海外僑胞，未遑顧及。因國勢之不振，啓他人覬覦之心，於是敵人南進政策，積極進行，拓殖移民，不遺餘力，幾有後來居上，取而代之之勢。我僑胞既受居留地之不平等待遇，復受敵人南進之意外打擊，既不能組織團結以相競爭，又無强有力之祖國政府，爲之後援，祇得忍氣吞聲，過此顚連困苦之生活。寄人籬下，呼籲無門，其精神隱痛，可想而知。今祖國發奮圖强，則當地政府之待遇，固可望平等，即敵人南進之陰謀，亦未由而逞，故其盼望祖國之復興，實若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念茲在茲，未嘗須臾或忘者也

。是以不辭遠行，不避盛暑，以致其歡迎之情與殷切之望。詩之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吾人將何以酬其意而慰其望乎？

一時四十分，車抵巨港（Palambong），來迎者，計有巨港古碑邦加萌古倫各埠代表。余等在童子軍以木板搭成之過道中，步出月台，樂聲大作，精神振奮。自車站至巨港，須過輪渡，——有大鐵橋，正在建築，即可完工。輪渡聯列，旌旗飄揚，冠蓋雲集，盛況空前。兩岸房屋，建於水上，如浮動碼頭，隨水漲落。輪渡約行一時，迎風鼓浪，樂聲鏗鏘；兩岸景物，與廣州珠江相彷彿。余等於二時半登岸，歡迎僑衆，人山人海，途爲之塞。情緒之烈，嘆爲觀止。華僑商店，特休假半日，以示歡迎。

三時抵行轅。結燈懸彩，燦爛奪目，內部佈置，富麗堂皇，日常用品，應有盡有，俱爲新製，招待至爲週到，一切部署，尤有組織，僑胞赤忱，情如骨肉，同胞之愛，溢於眉宇之間，自余隨使南來行能無似，對僑胞尤未能稍作貢獻，受此隆遇，彌增慚愧！

考我國與此間海上交通，早在魏晉以前，惜史無明文，難加確證。梁書干陀利傳：「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語焉不詳，且未言明其方位。明史三佛齊傳：「三佛齊古名干陀利，劉宋孝武帝時（公元四五四——四六四），常遣使奉貢。梁武帝時數至，宋名三佛齊，修貢不絕」。又查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知唐高宗咸亨元年，義淨往印度求法，道經蘇門答臘之室利佛逝爲（Srivijaya）之對音。又據阿拉伯人瑪素底（Masudi）於九四三年（黃巢亂後）航經蘇門答臘島所作之遊地，謂「衆多之中國人，耕殖於此島，而尤以巳林邦（即三佛齊今名巨港）區域爲多，蓋避其國中黃巢之亂而至者。宋代自三佛齊至泉州廣州間，有定期航船往來。元以後始稱巨港。當明洪武中葉，滿者伯夷王國西侵三佛齊，舊王朝亡，國大亂，時閩粵人旅三佛齊者千餘人，有廣東南海人梁道明者，乃號召而部勒之，保國之北部，與爪哇相拒。爪哇終不能有。不十年間，閩粵流民泛海從之者數萬人。永樂三年，道明與其黨鄭伯可入朝，貢方物，受賜而還。時有粵人陳祖義者，爲道明所擯，使之爲舊港（今巨港）頭目。永樂四年，遣子士良來朝，然陽雖朝貢，而盜行未改。鄭和從好望角回航歸國，祖義謀害之，其黨施進卿告和，和設備，祖義率衆來，大敗被擒，獻於朝伏誅。時進卿適遣婿丘彥誠入貢，乃命爲舊港宣慰使。嗣後屢入貢。永樂二十二年進卿卒，兒子濟孫襲其職。又據明史外國傳：「張璉作亂，官軍已報克獲。萬歷五年，商人詣舊港者，見璉列肆爲蕃舶長，漳泉人多附之，猶中國市舶官云」。由此可見巨港之開發，全賴我先民篳路藍縷，艱難締造之功。而其歷史關係，尤爲悠久。數十年來，此間僑胞對於祖國之貢獻至爲鉅大；而此間僑胞，孤軍奮鬥，所得政府之保護者殊少，今後當切實注意，以慰僑情。余等歸國以後，尤應妥爲設計，改進僑務，庶不負其歡迎之熱忱也。

五時，赴中華商會大操場歡迎大會，僑衆鵠立參加，凡數小時，精神振奮，無間始終。六時許散會，已夕陽西下，暮色蒼茫矣。

晚各埠代表茶會，余未參加，燈下整理文稿。據報此間今日四埠獻金共一百六十餘萬；另有寒衣捐六十餘萬，共計二百二十餘萬云。

十一月八日 星期五 晴

午荷商公宴，到數十人，主席Jaber氏致詞，親切誠懇，情見乎詞。具徵中荷邦交，大有進展。飯後僑生姚啟豐博士用英語致詞，以懇切得體。姚在荷留學，專攻法學，現任律師。今日之讌，係用馬來式，別有風味。詢諸同座荷人，彼等於星期假日，每用此式，飯後每須續以睡眠，習以爲常云。

午後，整理文稿，六時半至八時，在行轅招待外賓，中西及土著士女，到百餘人，濟濟蹌蹌，頗極一時之盛。

晚公宴，並赴俱樂部。以明日離此，摒擋一切，二時後始就寢。余近隨遇而安，視夙夜無寐爲故常，精神反覺舒暢。

十一月九日 星期六 晴

今日鐵公飛往棉蘭，余則須先赴星洲，預爲佈置，故未隨行。午程領事宗驛在行轅宴。午後四時，赴船埠，承葛總領事，程領事，余隨習領事、商會凌秘書瑞銓及林及時等送至碼頭。余凌二君則招待行李，送至船上。六時啓碇。暮色蒼茫，與蘇島告別，恍若山水有情，使余躑躅徘徊，有

不忍言去之感。夜行內河，水聲潺潺，在月色朦朧之下，兩岸景色，隱約難辨。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日　晴　午後雨

晨抵邦加（Bangkr），以停留不久，且無碼頭，未能登陸。據云此間士人能操華語，想見聲教覃敷，我僑胞化及遐方之盛。

晚餐時，船長報告前英首相張伯倫逝世消息，一代偉人，齎志以沒；蓋已歐戰爆發，匡時乏術；當自悔其綏靖政策，養癰遺患之非計，其必為實志而卒，從可知也！船長談及中國軍事政治問題，謂德籍顧問，雖曰反對國社主義，效忠中國，亦應注意，慎防其另有陰謀云。飯後閒談，船長並為表演算術遊戲，三位至五位之數，或加或乘，不假思索，即得總數。誠神乎其技也。

水波不興，舟行甚平，終日核閱各埠所撰講稿。燈下復精心增刪，成二十七篇，幾十萬言，旅途匆匆，得此鉅帙，彌覺自珍，擬彙編「華僑與祖國卷二」。至告別荷印僑胞書，已請總領事館分發各報，茲錄附如左：

此次奉　命南來，敦睦邦交，宣慰僑胞。於上月十四日抵達荷印。歷經錫江，泗水，瑪琅，巴城，茂物，展玉，蘇甲巫眉，萬隆，直葛，北加浪岸，井里汶，三寶壟，牙津，楠榜，巨港，棉蘭各埠，深蒙各地僑胞，熱烈歡迎，誠摯款待；而其親切歡慰之情，猶如家庭骨肉，相敘一堂。同時，復承荷印朝野，隆重招待，深寄同情；友邦睦誼，尤令感慰！一月以來，奔走各埠；雖舟車勞頓，宵旰接應，然以深受此種偉大的「同胞之愛」與「人類之愛」之感召，非特忘其身心之疲勞，抑且引為生平之快慰。患寇未除，世變方殷，深願此偉大我「同胞之愛」「人類之愛」之精神，永久維繫，繼長增進，以共謀民族之解放，共圖人類之樂利！

人類文化之進步，莫不基於互助合作之精神。稽諸史乘，國人經營南邦，實遠在千餘年前。篳路藍縷，以開荒蕪；尤以十九世紀以後，南洋群島之開發，得力於國人者尤多。而其難能可貴者，則為我和平勤儉，安分尚義之僑胞，祇知服務，不為征取；祇知致力經濟繁殖，絕不稍懷政治的野心。此非吾人主觀的自豪，實為世界學者客觀的公論。用能和衷共濟，守法崇禮；出其血汗，灌溉此土，以開此世界之寶庫，以造其今日之繁榮！月來漫遊全島，仰觀山水之秀，俯察物產之盛，益感家族王道文化之精神，確為人類共存共榮之道德。尚望永維此種和平合作之精神，崇禮守法之美德，進求此邦之繁榮與發展。深信此間當局，亦必能軫念我僑之勞績，愛護我僑之權益；以永維兩邦日進無疆之睦誼也。

我國僑胞，遠涉重洋，寄居異邦；眷懷祖國，其情殊切。此次南來，與我南僑父老，諸姑姊妹，朝夕相接，歡聚暢談；徒念僑胞愛國之深情，精神之穩痛，愴感之極，幾至泣下——唯是所敢向我僑胞保證者：「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非僅為吾人堅定不移之信念，抑且已獲具體可證明之事實。尤以一月以來，國際形勢，日見好轉；各線戰場，捷報頻傳。益證國力日強，敵勢疲竭；勝利之期，已不在遠。此則所堪告慰於我親愛之僑胞者也。

中央近年勵精圖治；凡百建設，莫不以民意為依歸，民生為前提。對於貢獻祖國獨多之僑胞，自尤關懷逾恆。此行博訪周諮，勤求民隱；於我僑胞當前之需要與處境，已有深刻之認識與體會，將來歸國以後，自當勉盡職責，對於僑胞之福利，盡其最善之努力，惟是，現代社會，爭存益烈：優勝劣敗，不進則退；故步自封，恆遭淘汰。尚冀仰體先民艱難創業之精神，近察列強興邦圖治之先例；行健自強，迎頭趕上：日新又新，以期爭勝。於精神上，宜親愛精誠，互助合作；於技術上，宜講求科學，精益求精，愚忝長海外，自維任重；深盼南僑俊彥，不遺在遠，時錫南針，共謀僑胞最大之福利焉。

茲以職務羈身，未克久留海外；而行程匆匆，尤不獲遍遊南島，廣求教益，殊深悵惘，惟我僑胞熱烈歡迎之盛情，固當銘刻肺腑，永誌勿忘，引為生平無上之榮寵；而我僑胞忠愛祖國，擁護　領袖之精神，欽佩之餘，尤當轉報祖國，鼓舞同胞，以提高民族之情緒，蔚為興邦之動力，後會有期，願與共勉！

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　日

台灣風物雜記

陳紀仁

一般說來，台灣是位於我國福建東南海中，在日本列島之南，菲列賓羣島之北，西隔水深八十公尺的台灣海峽，與我福建相對峙，東臨渺茫無際的太平洋，水深陡增至二千公尺以上。這與島上的東部高山，西部平原的地形，適得其反；所以台灣海峽，實為我國的內海，台灣全島，更負有保障大陸的形勝，至於真正位置，是在東經一一九度一八分，至一二二度六分，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至二十五度三十八分之間，北迴歸線適橫貫於全島的中部，在東亞季候風區域之內。

台南是熱帶氣候，台北是亞熱帶氣候，一年中暑期長寒期短，自四月至十月間，均在暑期中，但酷熱的時候，亦很少，最高溫度，鮮有達九十度以上者，真是夏季一如春時。其最寒的時期為二月，但因受海水的調劑與黑潮流的影響，嚴寒結冰的日子卻極少，二三十年中也不過一兩次吧；也正因為這種氣候，才形成台灣的優美的自然環境。一方面決定生產的形態，一方面養成其居民的習性，這真是台灣經濟界的「創造之母」。「諸羅縣誌」曾有云：「……氣候與漳泉相似，熱多於寒，故花則經歲常開，葉則經年不落，春煖獨先，夏熱倍酷，秋多烈日，冬鮮淒風，四五月之交，梅雨連旬，多雷電，山溪水漲，自秋及春，則有風，而無雨，多露少霧，田禾播種以後，亦喜露而畏雨，至月早昇，地常震，風發不時，此一郡之大概……」從這點紀載，我們更可以了解了。

台灣四季風物，由於受着這種熱帶性的與亞熱帶性氣候的支配，也各不相同，黃叔璥氏的「台海使槎錄」對於台灣一年十二個月的每月的農村風物，皆予以適當的描繪，頗饒興味，茲一一錄之如下：

正月：諸邑（按指諸羅）收菜子，一名油芥，（九十月間種）碾油只供膏火不可食。

二三兩月：鳳邑（按指鳳山）收黃豆，（十月十一月種）下淡水八社尤多。諸邑收大麥小麥。（十月十一月種）近台屬者，二月收，遠處者三月收。

四月：台邑（按指台灣府縣）絲瓜，紅涼瓜，甕菜，番茄，菜荳熟，鳳山八社水田收雙冬早稻。（一名安南秫十月正月種）民間西瓜熟。三邑種蔗事畢。

五月：台邑番檨，西瓜熟，鳳山瓜樹菝菓，於四月間先熟，五月幾盡矣，諸邑收早麻，（即芝麻正二月間種）瓜樹亦盛出。台屬地暖，凡所種植，先期先熟，諸邑近北漸寒，頗似內地，所出之物稍遲。

六月：三邑刈黃麻，黃梨，龍眼，波羅蜜，梨仔菝出。民間種晚稻，農務方興，略無閒暇。諸邑收晚麻，番民收稷米、高粱、番麥。

七月：三邑龍目，菱芰，檳榔浮留藤俱盛出。諸邑收大頭婆早稻。

八月：諸邑再收黃豆，及黑豆，菉豆，番民收薏苡。

九月：三邑收菁子，諸邑收四粒粟，（一名一枝香）園田皆可栽種，若早播者，則於八月收。

十月：三邑收白占稻，紅埔占稻，白占種於田，紅埔占種於園，番薯熟，早種者七八月先出，田家食至隔年四月方盡。鳳山下淡水武洛糯米芋，熟，長二尺餘，與別芋迥殊。

十一月：三邑大蔗，竿蔗熟，大蔗（即甘蔗）竿蔗（一名芒蔗一名竹蔗）三邑農家豎廍興工硤糖。鳳山採捕烏魚，內山之番，不拘月日，捕鹿為常。平埔諸社，至此始捕入山，捕捉麞鹿，剝取鹿皮，煎角為膠，漬肉為脯及鹿鞭筋舌等物，交付贌社，運赴郡中，變以完餉。

十二月：台鳳選賣西瓜，及王瓜，匏，茄，熟，南北兩路菜花盛開。塗鱘魚出，天時煖，鱘浮水面，捕者倍多。台邑土壤褊小，絕少水田，農人多種瓜，茄，麻，雜植菉豆蕃薯販賣，間種早稻，以佐食，納糧每於兩路糴買輸收。

這十二個月的農村風物，恰像一篇台灣的「豳風」之章，我們讀了，

更覺得它新奇可愛。講到我們所注意的，就是台灣在歷史上與經濟上的發展所受地形上的限制，也大有影響，正如海南島一樣。台島中部有濃林密佈的山嶽區域，半開化的土著番人，盤踞在上面，且山嶺高聳險峻，劃台灣爲東西兩部，是東亞洲最高聳的一座山脊。新高山高達四千公尺，就是日本的富士山，亦猶有遜色。台灣西部因爲河流沖積，成爲廣闊的平原，田疇相望，溝洫縱橫，久爲閩粵兩省移民長期耕耘之區，也可算是台灣的魚米之鄉，也就因爲一邊是高峯疊嶂，瘴癘橫流，一邊是土肥地沃，物產豐饒，這才造成了土著民族與移入居民的兩個不同的經濟形態。

土著民族的生活，和其習俗，我已另文介紹，移入居民，多係我國閩粵人民，尤以泉漳潮惠四縣人爲最多，所以一切飲食動息，與內地居民大致相彷彿。例如台人嗜客，也有席次，並以正堂爲正位，就席後，先進點心四盤，主人勸酒，亦多交觥籌，菜餚器皿偶數，十碗八碗不等，且極求其精美，款待至爲殷勤，不稍怠慢。再就宗教方面說：除各地多有孔子廟，定期祭祀外，道教亦極發達，凡驅魔禳邪治病，皆由道士擔任。一般婦女，更相信道士有消災延禍的能力，至於佛教狀況，亦與我國相彷彿，各寺院所供佛像，有釋迦牟尼，觀音，文殊，普賢，地藏，尤以供奉觀音者爲最多，可見我漢人移居台島，雖有數百年之久，但祖先的風習，却世世相承，不失原來面目，這確是我民族的特徵，也是我民族一種寶貴的地方。

台北爲台灣重要都市，其人口超過十萬人者，約計有四大城，其中以台北爲最大，人口三十七萬，高雄次之，有人口十八萬，台南居第三位，人口十五萬，基隆更次之，人口十萬六千人，台中新竹僅有九萬數千人，茲略述之如下：

一、台北：台北城位於台北盆地之中心，瀕臨淡水河之東岸，新店溪由城南來會，基隆河由城北來會，均流入淡水河。城區現分三部，[illegible]門內，爲前清城牆，多已拆卸，僅存門樓可資憑弔。滿清時代巡撫劉銘傳即駐蹕於此，現仍爲全台政治中心。城區貿易中心，過去推萬華，（舊稱艋舺）爲最繁榮，後以淡水河河道淤淺，市場移城北之稻埕。附近之北投，位於大屯火山之南，多噴出溫泉，[illegible]，其中以北投溫泉與草山溫泉最爲著名，旅館及公共浴場設備，極爲完善。

二、高雄：高雄爲台灣南方要邑，是台灣第二大城，位於高雄山與高雄川之間，前有旗後島，屏護門戶，形成一天險，成爲高雄之屏蔽。全台縱貫鐵路，復以此爲終點，交通極爲便利，商通閩粵，南通南洋，地位重要。台島糖產，多由此輸出，工業亦甚發達，在商務上僅次於基隆，也是全台的第二大港。

三、台南：台南爲台灣第三大城，是昔年台灣的首都，三百年前，即爲台灣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城內名勝古蹟甚多，有鄭成功所建之孔子廟，孔廟宮祠，以及祭祀鄭成功之開山神社，過去荷蘭人所建之赤崁樓，台人呼爲紅毛城，至今尚存。其外港安平，相距僅有四公里，昔時稱爲台江，[illegible]繁盛，現以沙淤水淺，航業日衰，商務乃爲高雄所奪，不過製糖業尚[illegible]興盛。

四、基隆：基隆爲台灣第一大港，環港皆山，僅港口一面缺而北向，故昔稱爲雞籠港，且爲台島縱貫鐵道之起點，復有宜蘭線，東南通宜蘭蘇澳，交通便利，商務繁盛。城西有仙洞，爲著名古蹟。城東有海濱地名社寮島者，是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法艦隊司令官孤拔中將之葬處。附近水淡多沙，爲天然海水浴場，夏季遊人，均聚集於此。

五、台中：台中是台灣第六大城，北距台北一百六十公里，南距台南一百五十八公里，適居於二者之中間，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改建台灣爲省時，巡撫劉銘傳即奏請設省會於此，後因事中止，即改爲府。其西南十五公里之彰化，爲沿海鐵路與內陸鐵路之交會點，其東門外有小丘陵地名八卦山，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台灣民主國軍隊曾與日軍激戰於此。又彰化之外港，名曰鹿港，相距僅十二公里，昔爲重要商港，台人有「一台二鹿三艋」之諺，現已稍衰落，惟與閩粵間帆船貿易，仍甚發達。

六、新竹：新竹是我國人最初移墾之處，工商業均稱發達，也是台灣最古的府城，因爲文化發達，台人又以「古學府」名之。

此外，台灣尚有幾個風景區，可資一遊：

一、日月潭：潭位在埔里南十六公里，拔海七二二公尺，日潭月潭，兩湖相連，面積四四方公里，周圍十五公里，是台灣惟一的名湖。空氣清新，景色蒼古，凡遊台者必到此，以探絕妙之勝跡。是處居有番人，蕩獨木舟於湖中，野鷺白鷺，相映成趣，有古代遺風，又湖形似瓢，西人常以「瓢湖」名之。

二、蘇澳：蘇澳爲宜蘭鐵道之終點，南西北三面皆山，東爲港灣，水深港闊，昔爲海盜出沒之所，現爲重要漁港。附近山地，盛產大理石。市街北隅，有天然的炭酸泉，可製清潔的飲料。

三、桃園：桃園位於新竹州北端，距離台北僅有一小時的火車行程。乾隆年間，有多數粵人移殖於此，滿植桃花，故有「桃園」之稱。附近產茶，產量古全台茶產之七成，是茶葉中心，柑橘亦爲當地名產。

四、礁溪：礁溪在在宜蘭之北，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築有最大的公共溫泉浴場於此，泉質無色無臭，東臨海中，有龜山島，周景絕勝，遊客四時不絕。

五、北港：北港位於嘉義西北之十一公里，有鐵道東通嘉義，西通新港，商業繁盛，富商巨賈，多廣東籍。市街中央，建有規模宏大之朝天宮，祀天上聖母，亦稱「媽祖廟」，視爲航海之聖祖，爲全島廟宇之冠，每年自正月元旦至三月末日，北至汐止，南至旗山等處，男女老幼來此進香者，達七十萬人之多。梁任公於民國元年遊台之後，親炙台民之餘，曾賦有台灣竹枝詞十首，就有一首論到台人迷信天上聖母的：「郎槌大鼓妾打鑼，稽首天西媽祖婆，今生够受相思苦，乞取他生無折磨。」

總之，台灣風物，是綺麗大成，俗尚淳厚，過去在日本統治下的五十年中，一切風物情致，雖免不受破壞，容有改變，可是大體還是保存着我中華景象之一格，還是值得寶貴的地方，也更增加我們可愛的親切之思。

八步緬懷錄

周素珊

我在八步只住了十八天，然而這個幽靜可愛的小城鎮，卻使我至今尤念念不忘。

八步是廣西賀縣的縣城，它位於賀江上流，是廣西的交通樞紐：東有公路通廣東連縣，西有公路通平樂、荔浦，由賀江可以乘船下廣東開建、信都等地，水陸交通都非常方便，它在去年九月敵犯龍虎關時曾一度告緊，但結果卻平安無事，至今與昭平同爲廣西東部未經敵人騷擾的兩塊幸運的土地。

它本是礦產豐富的地方，城郊外有許多規模宏大的礦場，近年因受不景氣的影響都倒閉了，只剩下一幢幢的房子和一片片的廣場供人憑弔！

因爲靠近廣東的緣故，當地居民都是操粵語，一切起居習慣都與廣東相同。那條長長的大街——東華路上開設了無數的茶樓、晨早粥店、甜品店以及那些繁雜的店口等，充滿了廣東風味！居民都非常淳樸，和靄可親。

八步的出產除了礦產外，米是最有名的。它因爲米的來源豐足，米價便低，其他的物價也跟着比較便宜。所以當時的八步雖然擁塞着一大批疏散前來的居民，然物價仍是十分平穩，許多人仍能享受着一天上兩三次茶樓吃點心品茗的福氣，此外，八步有名的物產有麥芽糖甜山薯乾，和薯莨紗。

八步風景也很不錯，夏天裏可在賀江划船和游泳，月夜裏可在公路旁的蒼翠的松林裏散步，靜聽松濤，市區內有一個可以避飛機的山洞——！獅峯岩，山上有小亭，有石碑，有各種花木，山下有大塊碧綠的草場，黃昏時就有許多人在那裏乘涼或賽球。遠郊的名勝則有浮山及觀音閣等。

這個幽靜的小城，雖然驟然增加了一倍以上的人口，但絕不覺得擁擠，仍然保持着它固有寧靜和平的空氣。晚飯既罷，趁着晚風，聽着枝頭的喧噪的蟬鳴和陣陣歸巢的鳥噪，漫步於那些潔淨的長街上；鄰居們親切地向你微笑打招呼；口渴了你可以到任何一家店裏去吃一碗「綠豆沙」或「芝麻糊」，甚至就在路旁攤子上吃一碗「豆腐花」或「涼粉」吧！那都是一樣清涼適口的！呵！在烽烟籠罩的世紀中，何處去尋得這樣的樂土。

唉！十八天的居留，十八天的避難，留下了懷念的心影。你這可愛的小城，雖然很久沒有接到你的音訊了，但我相信你是依然安謐的，我祝福你永遠無恙！

錫蘭探勝記

……印錫隨軺錄之七……

程志政

記者在錫蘭勾留了十個月，在這十個月中間大部份的時間是在康提。關於康提的詳細情形，我已在上期本誌裏報道過了。錫蘭島的名勝，除了康提以外，還有很多的地方可資介紹，本篇所記述的，是避暑名區「紐雷利亞」，歷史古跡「薛格利亞」和海濱勝地「哥侖坡」三處。

（一）高處不勝寒

當我們在印度各地遊覽的時候，許多朋友告訴我到了錫蘭以後，千萬不要忘記了到「紐雷利亞」去，「紐雷利亞」這個地名在我腦海裏已深深印上了，據朋友們談起，「紐雷利亞」是在錫蘭島上空的頂端，終年氣候寒冷，錫蘭人一到夏季，一般有閒階級便紛紛上山避暑了！那裏不但氣候涼爽，而且風景幽美，市廛繁盛，宛如世外桃源，人間仙境。

到了康提以後，又和當地的朋友們談起，他們也盛讚紐雷利亞，認為是錫蘭島上的最佳去處，不可不去作數日盤桓。可是為了初到康提諸事蝟集，最初兩月之內始終沒有能夠如願以償。直到七月十二日，我們纔有機會到那裏暢遊了一天。

除了我們一行三人之外，可爾門小姐也在被邀參加之列，她是英國倫敦人，在錫蘭陸軍醫院服務，已經好幾年了！那天早晨，我們的汽車先到可爾門小姐的宿舍去接她，一會兒她來了，同時帶着一位奇胖的錫蘭小姐，可爾門小姐介紹給我們，說這位是沙亞薩小姐，因為知道我們有紐雷利亞之行，也想就便參加，不知車內能否擠得下。我們原來預定是去四個人，後面坐三人，前面坐一人，現在臨時增加一人，如果身材瘦小的，到也罷了，沙亞薩小姐體重至少在二百磅以上，差不多要比普通女子大一倍，如何容得下呢？但是可爾門小姐的意思，又不便違拂，祇好言不由衷的滿口表示歡迎，請許小姐坐在後面的中間，另外揀了身材較小的兩人，陪坐着她的兩邊，可爾門小姐體態輕盈，自然合格，另外再就我們三人中間，推出一位較小的代表陪坐，其餘兩人和司機坐在一起，這樣纔把車座問題解決了。

車子離開了康提，沿着柏油路逐漸上山，經過了許多荒無人烟的山地，盤旋曲折，大家都感着一些頭暈。紐雷利亞離康提僅四十五英里，但是因為多半是山路，所以汽車無法疾駛，四十五英里竟走了二小時半。我們在荒山裏繞了無數的圈子，十二時三十分，終於抵達了。

第一個印象是冷，我們下車以後，彷彿把整個的身體放在冰箱裏，令人有瑟縮之感，七月裏在康提還是相當熱，在可侖坡更不消說了！但在紐雷利亞却還是冬天。

第二個印象是奇，我們經過了兩小時半荒山裏的寂寞旅程，盤旋上昇，內心裏正感覺得無限空虛，突然地在山頂上發現了許多巍峨大廈，美麗園林，似乎忽然到了一個神秘的境界。

蘇東坡詞中所謂「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正是這裏最適切的描寫了。

（二）圍爐話舊

在車中匆匆到紐雷利亞的輪廓，已使我們十分興奮了。沙亞薩小姐七年前曾經一遊，她欣然以老馬自居，吩咐車夫開到格倫德旅館停下。格倫德旅館規模很大，雖年代久遠些，但古色古香之中，依然充滿着朝氣和活力。我們經過了半天的征途，誰都感到一種不可言喻的疲乏。在客廳裏坐了一會兒，看見四面壁爐火光熊熊，許多男女武裝同志，正圍在爐邊閒談

。記者自從離開英倫三島以後，已經五年沒有看到這幅饒有詩意的「爐邊絮語」圖了！壁爐是大英帝國的寵物，英國人對它有特別濃厚的興趣，雖然歐洲大陸上的國家和科學最發達的美國，早已改用水汀或電爐，雖然壁爐的熱鬧不廣，又不清潔，但是英國人的住宅裏，幾乎沒有一家不安着壁爐的。我爲了這個問題，曾經問過好幾位英國朋友，他們的答復是「我們喜歡看富有活力的火光，與二三知己圍坐爐邊，看着熊熊爐火，談談上下古今，豈不是一件無上樂事？」？爲了這個根深蒂固的傳統紀念，電力公司特別設計一種新式電爐，在爐上配置着象徵的「煤堆」，當電力通過電綫之後，紅光映到「煤堆」，似乎「煤」都燃着了！再利用電光的強弱，使得「煤火」也有些熊熊之勢，眞可謂想入非非了！可是英國人依然愛着壁爐。格倫德旅館是英國人開的，自然要保持一貫的英國作風。

可爾門小姐看到火爐，不禁引起了鄉愁，她說離家六七年了，希望今年可以回到倫敦去，冬天和家人圍爐話舊。我們引起無限同情，去國萬里，誰不思家呢？

沙亞蘆小姐是錫蘭人，所以對於「紐雷利亞」知道得多些，她說「紐雷利亞」是縮稱，眞正的名稱是「紐華拉愛利亞」（Nevara Eliya），拔海六千一百九十九呎，康提祇有一千六百呎罷了！這裏並不是錫蘭的頂端，錫蘭島最高的地方，叫做亞丹峯，在綠致附近，遊客們是不能上去的。

格倫德旅館的住客，差不多全部是休假或養病的軍人，午餐時，在餐廳裏遇到很多的熟人，餐後，我們開始遊覽，當走出旅館大門的時候，一陣冷風吹來，不覺打了一個寒噤，所幸我們事先略有準備。把厚衣服加上了，勉強可以抵禦寒氣。旅館左邊，是一個廣大的草地，裏面有高爾夫球場，由旅館向前走，夾道蒼松翠柏，蔭蔽天日，約半里，到了大路，左拆不及一里，便是正街，市面自然比康提小多了，但許多大店，如惠羅公司卡幾爾公司等多設有分店，據說，在戰前此地熱鬧得很，戰事發生後，這裏因爲地勢衝要，變成軍事重鎭，強迫疏散了一大部份人民，原來設在這裏的幾家旅館舖子，也被迫停業，因此市面一落千丈，無復當年盛況了。

其次，因爲汽油的限制，遊客也減少了，除了軍人以外，能來避暑的百不得一，我們在大街上徜徉的時候，深深的感到遠方的硝烟彈火已把花團錦簇的紐雷利亞改觀了。

（四）名園隱士

出了市塵，到維多利亞公園去漫步，裏面綠草如茵，滿種着寒帶樹木，比較值得一提的是一座迷宮，這座迷宮是以冬青樹圍成，進去以後，道途分歧，不易找到一條出路，所幸冬青樹不比竹籬笆，必要時可以另謀捷徑，這到是別出心裁的一個園景，可爾門小姐帶着一個攝影機，到處想一試鏡頭，我們跟着她四處跑，到不再乎，祇是苦了胖如彌勒佛的沙亞薩小姐，她穿了印度式的「沙利」長衣，大風一吹，行動更難，只是吁吁的喘着氣。

紐雷利亞既是避暑名區，所以巨商顯宦在此莫不有一所別墅，登高一望，眼底盡是些大大小小的洋樓，和莫干山有些相似。在市內觀光完畢，沙亞薩小姐提議到近郊去遊赫格拉（HV TGALA）植物園，汽車在山堆裏盤旋上下，約摸走了十幾里，開始駛進一個大森林。赫格拉植物園到了！果然林木蔚然，淸幽絕俗，因爲這裏交通不便，所以遊客寥若晨星，園裏有人導遊，由於他的嚮導，我們看到不少的奇花異木，園裏佈置得十分精潔，草地剪得像地毯一樣，我們走了一個圈子，到了一座紀念亭，這亭是紀念誰的，却記不淸了，它的地位，正對着無數的峯巒，因爲地勢高，遠近的山頭，都似乎向它朝拱着。登亭一望，眞是層巒叠嶂氣象萬千，園後有一高峯，形狀怪異，和杭州的飛來峯有異曲同工之妙，有些遊客，不惜披荊斬棘，直造其巔，但據嚮導員說，上面有野獸出沒，不大安全，我們在峯下欣賞園景，徘徊不忍遽去。一會兒，我們走到園長的辦公室，裏面堆着無數的玫瑰花，還有不少的銀杯銀瓶，我們正想去一賞嬌艷欲流的玫瑰花，一位老者却走出來了！他看見我們是遠自中國來錫的一批軍官，不禁表示熱烈的歡迎，他是錫蘭人，在英國學習植物學，在此已工作二十餘年了！他的生活雖然寂寞，但工作上却使他發生無窮的樂趣。我們問他這些銀杯銀瓶，是不是他在蒔花會得來的獎品，他笑着道，這都是他兒子

的，兒子是一位運動健將，在歷次運動會中，獲得不少的獎品！兒子一放假，便來赫格拉消夏。老園長說時，他內心的愉快，充份的表現出來。我們自然也恭賀了他一番。他看見我們愛玫瑰花，特地割愛分贈數枝，又親自陪了我們到各處逛了一遍，他說住在赫格拉，彷彿是個隱士了。看見遊客，便有「空谷聞人足音」之喜。當我們和他告別的時候，他似乎還有些依依不捨的樣子。

回到紐當利亞的格倫德旅館，時針已指在下午四點了。我們四十五英里的歸程，非兩小時不能趕完，在盤旋曲折的山道裏走了一會兒，大家又覺頭暈，好容易回到康提，早已萬家燈火了！

（五）石寨訪古

錫蘭是一個古國，當然古蹟是很多的，我到了康提以後，便留心打聽，朋友們告訴我，「你如果要訪古，不可不到薛格利亞（Sigiriya）去。它不但可以使你激發思古幽情，並且也是一個有數名勝，可以使你流連忘返。」

是八月六號的早晨，和煦的陽光，正從林蔭間透出了光芒，我們的汽車早已準備齊全，向着薛格利亞的大道進發了！這次同去的一共有九人之多，除了我們同事三人之外，還有愛麗絲小姐，康奈小姐，和勃克孫太太的一男三女，愛麗絲自己駕着她的一輛古舊奧斯汀，在前面領路，沿途所經，盡是些橡林，茶園。橡林大的達五六十畝，行列整齊，煞是好看。我們有時下車小憩，步入橡林，看見遠處三五小孩遊戲其間，不禁聯想到童話裏的許多故事。

到了馬太勒，是一個比較大的市鎮，愛麗絲下車去接她的姪女彭琪小姐，她在一個小學教書，也趁便去遊薛格利亞。汽車走了四小時，忽然看見前面一片平原上，突出一方高可六百呎的巨石，正自驚奇，康奈小姐說：「薛格利亞到了。」我們在巨石的面前下了車，急忙走到它的跟前仔細的看了一會，原來這方巨石，分為二層，第一層高二百呎，周圍約二里，花崗岩上面，還有一高達四百呎的奇峯，周圍約一里半。峯頂有舊日的王宮，現在遺跡還是保存着。

提起這兩巨石，卻有一段與錫蘭歷史有關的故事。當第五世紀的時候，達脫西那（Datu Sena）王在位，王有嫡子名麥根倫那（Mogallana）和獨子卡西亞拔（Kasyapa），另有一女，嫁陸軍司令密加拉（Migara），後來國王的獨子和女婿密謀不軌，突然叛變，把國王禁錮起來，殺了，便自己做了國王，幸而那時國王的嫡子，化裝潛逃，未遭毒手，他一直逃到印度，向印度南部的國王求救。獨子篡位以後，知道嫡子未死，赴印請兵，他恐力難抵抗，便離開了 Amaradhapura 宮避居薛格利亞，他在山上擇築了堅強的防禦工事，在山頂上造了宮殿，準備長期抵抗，因為他料想恐恃險阻，縱有千軍萬馬，也決難越雷池一步。他在這座巨石上做了十八年的國王，後來嫡子借到援兵，進攻石寨，僞王經營了十八年的防禦工事，沒有能夠抵住，僞王乘象出奔，不久，追兵已到，僞王自知無法脫身，便在象背上自殺而死。嫡子大仇既報，便還都舊宮，繼續執政。

我們一面看着石寨的奇絕偉大，一面想到當年這古戰場的慘烈鬥爭，不禁發生無窮感喟。這時大家團坐在山腳下的樹蔭下面，舉行野餐，愛麗絲小姐帶了全付炊具，小孩子們很高興的來幫助，一會兒，三明治，牛奶咖啡，都準備齊全了！大家正餓得慌，痛痛快快的吃喝一頓。餐罷，遊興躍然，一羣人便沿着石級上山，約摸走了一百級，到了一個比較寬敞的地方，那裏有一大片草地，右角有巨石鑿成的浴池，完整如故。再拾級上升，又二百餘級，方才走完了三分之一的途程，再上去，還有四百呎纔能到頂，從這裏起，都是懸崖，有人工做成功的棧道，圍着崖邊，遊客可循此上升。可是俯視崖下峭壁，不禁腿為之軟，一部分人停止前進了，記者冒險走了一會，九自心悸起來，便也想中途退出，可是愛麗絲小姐竭力鼓勵我前進，並且說頂上的王宮，如何如何的好玩，我看到她以一弱女子尚且不怕冒險，我如果中途畏縮，豈不貽笑大方，況且來遊的目的，是探勝尋幽，中道而廢，未免可惜。便也鼓起勇氣，隨着愛麗絲前進，在走道裏繞了一個半圓形的圈子，又到了一塊小平台，台前有一塊獅形的巨石，也是到山頂王宮的入口。我看看山頂還有二百餘呎，而且崖石陡峭更甚，幾乎手足並用不能爬上，便又有些躊躇，可是愛麗絲依然一馬當前，她年事已高

，身體又許，毫不遲疑地叫我跟着走，我有什麽理由可以拒絕她呢？祗好硬着頭皮，扶着鐵欄杆向上爬。在轉灣的地方，看見一塊布告牌，上面警告遊客，切勿高聲，切勿吸烟，因爲沿山崖洞裏有毒蜂很多，驚動了它們便會被刺得體無完膚，我看到這些警告，更是着慌。屏息輕步，以防萬一，幸而毒蜂深居未出，我們算是逃過了一段難關。但是第二個難關又來了，因爲由獅子石上來雖然陡峭，還有鐵梯，到了第二段行程，却要在峭壁旁邊爬行了。如此手足並用，走了半小時，到了第三段，也是最後一段的行程，雖有鐵梯，但幾乎是一個垂直的角度，走上去怎不膽戰心驚呢？當我鼓足勇氣踏上了最後一個階級的時候，我便倒下來了！愛麗絲也臉色大變，躺在草地上喘氣。所幸她隨身攜帶了一瓶白蘭地，大家喝了一杯，方纔把精神恢復過來。

但是我理想中的宮殿却沒有了！眼前是一塊廢墟。宮殿的遺址白石做的台階，都還存在，但已沒有一棟完整的屋宇了！究竟是當年被燬，還是日久傾圮，也無從考據了！我們循着一條路，在敗瓦頹垣裏緩步着，也還依稀可以辨出當年王宮的佈置，上面的面積很廣，周圍幾乎一英里，有水池有碉堡，有花園，誰想到這塊怪石上面有這樣大的天地呢？現在這裏已成爲錫蘭的古蹟，過來遊客如雲，騷人墨客，更不少來此覓句的。

由六百呎山頂向四面望出去，更覺得這裏有金湯之固了！四面完全是一片平原，登山仰攻，談何容易，爲什麽經營了十八年的僞王竟不能守住呢？我想大概還是人心向背的關係吧！「地利不如人和」僞王之敗，恐怕與「人和」不無關係吧！

在山頭憑吊了一小時，再循着原路下山，順道參觀懸崖間的壁畫，這些壁畫據說很是名貴，爲了留此紀念，特地買了幾張彩色印的畫片。

遊罷錫格利亞，在歸途中經過鄧甫拉（Dambulla）這裏有一座石廟，也是錫蘭島的名勝，廟在山巔，利用懸崖鑿成，內有巨大臥佛數尊及其他塑像無數，和中國廟宇的格局很是相像。

回到康提，大家都覺得十分疲乏，但是同時，誰都覺得有一種不可言喻的興奮和愉快！

（六）旅邸聽濤

記者在民國二十六年九月間，由上海前往倫敦，曾經一度路過哥倫坡，當拉傑浦特那號船徐徐駛進港口的時候，一個碩大無比的霓紅燈標語「到錫蘭來買好茶」（Ceylon For Good Tea）使我們腦海裏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那天本想上岸暢遊全埠，可是拉傑浦特那號船規定祇停泊兩小時，當地政府代表來招待我們的，因爲時間的限制，便在「噴泉酒店」舉行了一個簡單的茶話會，哥倫坡的全貌，始終沒有能够認識，每次在飲到錫蘭紅茶的時候，總會聯想到那座霓紅燈大標語，聯想到沒有能一識全貌的哥倫坡。

到了康提以後，哥倫坡便祇有七十五英里的間隔了。東南亞總部爲了便利官兵往來，特地每天開專車一列，早晨八點〇五分從康提開出，十一點二十分抵達哥埠，下午六時原車開返，九時二十分到達康提，記者先後因公赴哥，不下十餘次之多，哥埠勝蹟，幾乎都遊遍了。

哥倫坡既是錫蘭島的首府，所以英國派駐錫蘭的總督，也駐節於此，此外還有英國所派的駐軍總司令，海軍司令以及各國所派的領事，軍政重心，完全集中在哥埠一處。總督府建築得美輪美奐，氣象萬千，環繞着他四週的，是許多大小衙門。這是政治區。毗連着政治區，便是商業區了！由碼頭起走不到半里路，便是正街，這一帶是哥倫坡商業中心，大百貨店，大寶石店，大旅館都在此處，和上海的南京路相彷彿。

記者曾經到大小舖子，逐一觀光，實際上高貴的英美貨品已是鳳毛麟角，派克筆，朗金錶，絲襪，香粉，口紅一類的奢侈品，走遍了全市也不能買到。寶石店裏的存貨還相當充足，因爲這是錫蘭土產，但是索價之昂，令人咋舌，記者曾經訪問一家最大的珠寶店，店東看見我進去，十分客氣的請我坐下，他說：你們的駐英大使顧維鈞，是我的朋友，他和夫人曾在此買了很多的珠寶，說罷，翻開一本厚簿子來給我看，上面果然有顧夫人的簽名，他問我要買些什麽，我笑道，我沒有意思買寶石，如果你不怕麻煩的話，我願意參觀參觀。他便取出很多的名貴寶石，讓我仔細欣賞，末了，我取出四塊問他要多少錢，他說：共九千羅比，我請他把寶石收下

，他說可以打一九折，我告訴他，我根本沒有購買寶石之意，他幾失望的去了。

中國人在哥命坡開飯館和百貨店的人有十餘家之多，飯館中以中華為首屈一指，是華僑公會高會長見賓開的，其餘有南京，北京，同盟，重慶，勝利等等都還相當整潔。在錫華僑，胼手胝足辛勤起家，因此頗受錫蘭人的排擠，當記者在駁提的期，錫蘭政府突然規定，凡在抗戰後開設的館子，一律不准出售猪肉牛肉和雞肉，華僑飯館，完全是戰後開設的，自然大受打擊，他們後來幾經研究，總算有了補救的辦法，我們但知華僑在海外發了大財，可是他們所受的壓迫，真是一言難盡，現在中國正和英國並肩作戰，但是錫蘭政府規定華僑不准擅自離開指定地點，並且每週要到警局去報到，試想，這種辦法，不是完全對待敵國僑民的嗎？雖經一再交涉，到記者離開錫蘭為止，此禁仍未解除，未免太可痛心了。

哥命坡的風景線，在由總督府至Galle Face大旅館的一段海濱大道。大道右邊是寬廣的綠草地，左邊却是幾十尊海潛防禦大砲，現在敵人雖不致再來窺伺，但大砲依然嚴陣以待以備萬一。Galle Face大旅館是錫蘭島上唯一的大客寓，面臨海濱，風景十分壯闊，尤其在月明之夜，憑窗觀海，令人蕭然意遠，午夜萬籟俱寂，但聞濤聲澎湃，清新更屬怡人。不消說，這座旅館，又是軍人世界，在外國已真正做到「軍人第一」四個字了。凡是第一流的享受，都要讓給軍人，我希望中國也有做到這一步的一天。

（七）參觀自由輪「中山號」

三十四年國慶日，中國自由輪「中山號」開抵哥埠，船長胡爾夫君，先期柬邀我們一個參加國慶日慶祝會，我久已想參觀這唯一懸掛中國旗的自由輪，這次既有機會，自然不便放過，十月十日清晨，我乘軍用專車由康提出發，十一時半到了哥埠，胡爾夫船長派了人來接我，先到海關領一張通行證，沒有通行證是不能參觀船塢的，那時港裏停泊的巨輪，不下五十餘艘，坐了小火輪，約摸二十分鐘，便到達了「中山」輪，這一萬多噸的貨船，還漆緊去，真是偉大動人，姊妹輪「中正」號，已經中了魚雷沉沒了，中山號是掛中國旗的唯一自由輪，怎不值得珍視呢？

胡爾夫在船艙迎接我，他是一個四十歲左右富有航海經驗的船主，首先，他把全船的高級同事，一一介紹給我，後來又邀我和許多來賓相見，如果不預先曉得這艘是中國船，你一定會認為這是美國船的，因為全船高級職員之中，僅有一個次要職位的中國人，他是商船學校畢業，姓臧名鑑純，現充中山輪的三副。一會兒午餐開始，胡爾夫，我和兩個女賓（美國紅十字會職員）美國駐哥命坡領事華蕭勃同坐一席，其餘的另坐一席，天氣本熱，船上尤其悶人，這一餐飯吃完，已是滿身大汗，胡爾夫陪着我們去參觀全船，各部份布置得井井有條，工人多數是中國人，和他們閒談，對于工作還算滿意，偶然在牆壁上看到慶祝國慶的標語，當胡爾夫領我們到引擎間的時候，更是熱不可耐，這船完全是用油來作燃料，所以特別乾淨，出了引擎間，胡爾夫說，你們怕熱，現在可以請你們涼爽一下子，他把我們領到收藏新鮮食物的冰房裏，真個如同到了北冰洋了！裏面儲藏肉類甚多，鮮果滿架，彷彿一家大雜貨店。

胡爾夫告訴我，這船以加爾各答為起點，到紐約為止，所運的都是作戰物資，因為受戰爭影響，往往繞道航行，以行期無定，他描述遇到敵機和潛艇的危險情形，引起大家不少的興趣。

哥命坡可以一遊的地方，除了海濱以外便是動物園，和一座佛寺，動物園裏比較值得一看的，是一個碩大無朋的巨龜比倫敦動物園的還要大，龜最怕動，巨龜更懶，園丁要它走，祇有在它背上的紋路上用樹枝輕括，果然括了幾下，它便伸出頭來向前走幾步，括的次數多了，背上的紋路，都變成深溝，同時龜的感覺，也沒有那麼銳敏了。佛寺遠不及康提的佛牙寺，而且進去非在門口脫去皮鞋不可，遊客們為了不願脫鞋，進去觀光的人很少。

哥命坡在戰時百業蕭條，為了省電，「到錫蘭來買好茶」的大霓紅燈也早已拆除了！「噴泉酒店」還在營業，但也門庭冷落，顧客寥寥，戰爭已使哥倫坡失去了繁榮，但戰後的哥命坡，依然是會恢復它的繁榮的，誰都是這樣想。

（完）

唐太宗昭陵

何正璜

十月，秋意極濃的天氣，適宜短程的旅行，我們想藉此考察唐代帝陵的形勢制度，以及陵前現存的唐代彫刻，特準備五日的閒暇，並選定有價值的堪爲唐陵代表的太宗昭陵，高宗乾陵和肅宗建陵三處，作爲此行的對象。

我們出發於茂陵驛，清晨六時，各乘木製獨輪手推小車一輛，向正北方推行，雖然由此到昭陵，有七十里的路程，但在曉霧中，已可隱約的遙望昭陵之頂，這當然是因爲昭陵位於九嵕山的絕峯上，地勢特高之故，就從這俯瞰河山的形勢，我們也可以想到獨有唐一代開國創業的英傑，他生前親自選好這以北山絕峯作爲葬地的計劃，是有着怎樣一種不平凡的心胸，雖然陵中枯骨早已化朽，而他這巍然的陵地，却和他寫在中國歷史上的勳業一樣峨峨的長存。

小獨輪車蜿蜒的走在阡陌上，蕎麥深紅，麥苗嫩綠，蘆花雪白，交織成美麗的圖案，平舖在無盡的平野裏，視線盡處，是弧形的綠色地平線，因爲灃水和朝霞的交射，變成一片閃爍的瓔珞。

黃昏後，小車推停在昭陵小學門前，我們被招待在一個窰洞裏。

次日天明，校中派兩個熟悉地情的學生，陪我們同上昭陵，陵在九嵕山上，由山下達山頂約十里，沿途遍生山棗，小而紅，頗能解渴。

約五里，在山坪中，即可看見有石刻的羊，半埋在土中，辨其作風信爲唐物，由此可知已走近唐代開國帝王的陵寢所在了。

再二里，見巨墓遍列山上，點數不清，間或也有碑銘，但因長久風雨的剝蝕，盡皆模糊不顯，且多反仆地上，更難識讀，但巨墓格式猶存，整齊莊嚴，知爲名家無疑，考諸書，知陪葬昭陵的妃嬪，王子，公主，駙馬，大將，功臣，文士等，不下百餘人，一時稱爲空前盛事，今此所見累累巨冢，寔均當日的皇親國戚，和名流貴顯葬地，遍山雜殘仆着石虎，石羊，仲翁，華表等，可見當日盛況之一般。

再上行三里，得抵昭陵，陵鑿山爲墓，高聳雲表，羣山拱侍，氣勢特佳，一代在中國史上寫了極燦爛一頁的唐朝創業者，天可汗太宗李世民，乃埋骨此中！

陵的規模氣魄皆不小，最遠處爲清初畢沅所立巨碑，上書「唐太宗昭陵」五字，再近爲磚門，門有三洞，當爲後人所築，再上爲祭台，及歷代祭祀所在地，祭台二邊有殘牆甚短，即舉行聞名之昭陵六駿的原存處，再近才是山陵所在。

太宗生平喜遊獵於九嵕山上，因自營生壙於此，雖然他曾再三的囑咐要務必儉約，足容一棺即可，但試看關於昭陵的記載：

「昭陵在醴泉東北二十五里，開山七十五尺爲元宮，山旁巖架梁爲棧道，懸絕百仞，繞山三百三十步，始達元宮門，頂上亦起遊殿……」

可見當日的經營，仍舊是不十分儉約，不過自秦始皇豐險厚葬，開成風氣以來，漢武帝繼之於後，一般帝王的喪儀殉制，皆極不簡單，昭陵若比秦漢陵寢的內容，則已算儉樸的多了。

自貞觀二十三年，太宗駕崩葬此，至今千餘年來的風霜侵蝕，以及歷來未成功的英雄們的造反掘發，天然和人爲的二重毀壞，已使這堅牢的山陵，變了舊日的格式，我們繞陵攀行，雖然沒有發現顯露的掘痕，而陵上許多不自然的凹處，及一些特深的溝道，都能清楚的說明它們便是僞迹。

陪葬也是太宗的遺詔：

「……佐命功臣，義深舟楫，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室將相陪陵，又給東園明器，篤終之義，恩義深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

五四一〇七〇

，如有義士，賜塋地一所陪葬……」

一時君臣父子的相依，千秋傳爲佳話，據考陪葬昭陵的有王子十一人，公主二十一人，駙馬十八人，妃嬪八人，宰相七人，此外功臣名士如溫彥博，房玄齡，長孫无忌，杜如晦，虞世南，孔穎達，尉遲敬德，阿史那忠，秦叔寶，豆盧寬，以及新羅國王女眞德等，也都埋骨在這山陵的前後左右，密密的環繞着他們的貞觀令主！

將登峯頂時，遙見峯上有兩個黑物挺立，高大如一常人，引路的學生趕忙指着告訴我們說：「快看！他們正在那裝！他們是昭陵的守護！從古到今，永遠守護昭陵，決不遠去！」正說着，二物翻然飛起，原來是兩隻特大的蒼鷹，展翼平翔，拍風作巨響，轉瞬即向山後飛去不見，我們被這活現的神話呆住了，在這四望盡是烟雲的深山絕頂，其本身即已有很濃厚的神秘性，怎加得再有這一段活鮮的神話，令人感覺着這山陵中的古代英靈，也並立在這絕峯上，和這幾個遠來的憑弔者，同在咫尺呼吸之間，長草亂藤，斷碣西風，實在令人悚然，雖明知深山中也許有適當的巨禽棲息，可是「昭陵的守護」這個名子是可愛的，我願意在這深邃的地方，有這樣美麗的神話存在。

立於絕峯上，風緊幾乎立足不住，起伏綿綿的山嶺，拱立峯下，嵯峨太乙，分障在東南兩方，涇渭二水也分流在這崆峒餘脈的前後，氣象極爲爽闊。關於昭陵和九嵕山的描寫，我們可以看：

唐杜甫經昭陵詩：「草昧英雄起，謳歌歷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歸松柏路，還見五雲飛。」

明張翊詠九嵕山：「黃葉秋深覆故宮，斜陽雁帶落霞紅，煙臨六駿聲聲歇，雲鎖九嵕樹影重，涇水波搖千里月，塞門晴捲五更風，行人欲問昭陵跡，盡在嵐浮翠湧中。」

由陵上向下望，可以看見東南方有三冢一組相連，乃李靖墓，俗稱上冢家。稍遠復有三冢相連，俗稱下三冢，乃李勣墓，墓前碑石猶存，惜刻字均爲村人鑿毀，三冢相連必有道理，或者也和漢霍去病的墓形之肖祁連山以紀其武功一樣的意思，由李靖聯想到慧眼的紅拂妓，不知這位風塵女俠，是否也葬在這裏。

遍山皆是碎的磚瓦，上面很清楚的以其特具的花紋告訴出牠的年代，這是很好的紀念品，我們揀拾了幾片。

峯頂上，風起雲湧，山呼水嘯，大有凜然不可久居之概，乃相率下行，在祭台旁小事休息，學生們爲着祭台兩旁的短垣，絮絮的向我們詢問原在此短垣上排列的六駿消息，他們告訴着說，從父祖處聽到老人對六駿的愛戴懷念，因此想向我們這從長安的來客口中，得到一些六駿的近訊，我被這天眞熱忱的探問者引出許多感觸，關於這海內名藝術作品昭陵六駿的一切，雖然許多人已知道得很詳細，但我覺得仍不妨在此略述一下：

所謂昭陵六駿，即太宗生前藉以立功的六匹馬，一名「青騅」，乃平竇建德時所乘，一名「什伐赤」乃平王世充時所乘；一名「特勒驃」，乃平宋金剛時所乘；一名「颯露紫」，乃平東都時所乘；一名「拳毛騧」乃平劉黑闥時所乘；一名「白蹄烏」，乃平薛仁杲時所乘，六匹馬助成他平定四宇的英雄事業，既登大寶，仍不忘此六馬，乃招當時名刻工，將六馬各刻成青石浮彫，橫約七尺，高約五尺，厚約二尺，刻工極爲洗練，肌肉鬣毛間極生動，精妙，而其最有價値處，乃在於馬的筋骨與神態，皆能表現得極爲好處，遒勁堅實，英姿奕奕，雖是石質浮彫，却令人覺其正待奔躍遨遊，是一件富有强烈生命力的藝術傑作，足以代表初唐時代所有文化的超越風格，其比例的適當，解剖的合理，皆爲唐以後所未見，可說是藝文燦爛的唐朝，留給後世最切要最寶貴的遺產。

文德皇后先崩，即葬入太宗所營的生壙裏，並將六駿石刻分排在祭台二邊，準備太宗駕崩後，六馬可永世相伴，唐代亡了，五代，宋，遼，金，元，明，清，也一代代過去了，時間經過了悠久的一千二百餘年，雖然滄桑多變，幾度興衰，而還在九嵕山頂上的唐代遺品，却還幸運的安然無恙。

一直到民國初年，歐美的遊人發現了這荒山上的寶物，和當時其督軍的老太爺講價，老太爺不曾得到石塊可以換銀子，連夜派人上山，將這六

塊一千多年來的名貴國寶，用大槌敲碎成二十餘塊，分裝十幾輛大車，向海口出發，消息一時傳出，譁然滿縣，有見識的士紳們攔騎去追，一直追到潼關，截下了一大半，而最精好的兩匹（颯露紫和白蹄烏）。則已過關渡洋而去，餘下四匹，運到長安，抗戰後深深埋在省立圖書館的地窖裏，本館曾於民國三十年以石膏在原物上將其模鑄，翻製成與原物完全相同之副品，使國人能普遍認識與賞鑑。現此石膏造品已運赴重慶。

一個強國的成分，是多方面的，斯已甚之不存在於今日，儘是一個文明，如備屬抗戰，自當別論，但卻更須建國，那先民所遺留的文物，皆是寓寄時代文化的作品，實不應使其再有毀滅的命運。

坐在這廢台空殿前，仰望秋空一碧，太宗的埋骨處高聳雲際，陪陵諸墓環列，萃山莽莽，一切皆包容在極其靜寂的沉寂中！

川滇線上的美城——畢節

鄧德定

起伏的山巒，一個緊接一個的連貫者，形成了一個小小的盆地，畢節就位置在這叢體叢集的小盆地里。

畢節，好像一個山體造成的鐵桶，她在地理上的地位是如何重要哩，她是滇川黔三省接壤的所在，是三省交通的孔道。這蘊着封建意識的山城，正天天地隨着抗戰勝利的來臨，人類和平的在望蛻變着，繁榮着，進步着。

假使你從昆明，滇縣或是貴陽出發，那可以隨着汽車由遠的吟奏，很便捷地就可以瞻仰這充滿着新興氣象的古城了。迎面一對峻峭尖利的文筆山，威嚴地矗入藍空，右面的龍蟠山，蜿蜒着圍繞了這古城的大半；左面的虎踞山，活像一個咆哮的猛虎，睥睨着那繁榮的山城。

在龍蟠山的叢頭那像蚯蚓般彎曲的深邃的山谷間，鑾水河的瀑布，永恆地在狂吼着，乳白色的浪花，放肆地隨着一滿數丈的瀑布濺滿了整個的河床，那喧天的聲響，永無停歇地在白鴿般溫柔而太谷蕩漾着，這就是「畢陽八景」之一的「鑾水轟雷」了。

真的那瀑布的偉大和奇觀，會使你的意想越過想像，憧憬到加拉大瀑的神聖和壯偉，回憶到黃桷樹瀑布的雄姿，而感到胸襟的遼闊。

鑾水河是極悠閑地在城東北曲折山谷的龔頭吟詠着，好似唱着一曲歌頌生命永恆的調子，唱得愈來愈大了，宏亮了，然後又通過城區的中心，在城南繞縈成一個葫蘆樣的地形，最後，便流向南方那些不可捉摸的遙遠彎曲的山谷裏去了。

在城的東面，你可看見峻峭山壁的一片蒼鬱，隱蔽着的宇寺，和着稀疏的鐘聲；當晚鐘聲漾在半嶺的谷間，引人類心靈到一個至高的境界時，你將綿綿地眷戀那里的黃昏了。

城西的「靈峯仙景」那一望無垠的參天古樹，那一片寺宇的風鈴，那萬籟俱寂的銀色月夜，圍或穿谷里的一聲鵑啼，也許會盜竊了你的靈魂！

兩條縱橫南北（中華路）橫貫西東（威寧路）的大街——也就是公路穿城的一段——很整齊地直處於滇畢路的入口處；寬闊街道的兩旁，高大的樓房，飄揚着成行的國旗，兩各種商店裏也在泛溢商業社會的氣息——其餘的街道，便是一片灰色了。

畢節人稱爲「一步跨三省」的實地，就是那兩條大街的交角處了。在夜市里，可以如白晝一樣。

只要是經過畢節的人，誰都不會忘那極具自然美的素樸的公園的。那里雖然只用幾座素雅的亭角，點綴一片百齡老樹的濃蔭，雖然只用一座平坦石橋，架着那池邊的小瀑布，雖然只安置幾塊花圃，襯托那一片黃的綠色，但，當你閒坐在那襯着蔚藍天背景的城堞上時，軟風的輕撫，已够暢逸你的心境，綠色自然的美點，就是使你陶醉……

三，六，九趕場，畢節，那古老的山城，就變更過分地興奮一次，四方的人流，一早，就向着街兒集中了，中華路，威寧路，盡是人群的總流地帶。

春天，畢節更會被綠油油的，黃澄澄的顏色塗抹着，因爲畢節的菜蔬是極富盛名的。

說畢節是一個川滇要路上的美城，我想誰也不會否認吧！

五四—〇七二